

窮人





像基斯夫也托思朵

879.57
852-69
(677)



3 0532 0965 0

譯文叢書

朵思托也夫斯基選集

文穎譯

窮

人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本書根據「萬人叢書」版 C. J. Hogarth 英譯本轉譯，只有六月二十一日瑪卡致巴巴拉的信中的某一處是參照原文改了的。（譯者）

四月八日

我最親愛的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昨天晚上我多麼高興啊——無限的，意想不到的高興！那是因為你一生中居然有這麼一回發了慈悲順從了我的心願。大約八點鐘的時候，我從睡夢中醒來（你是知道的，我心愛的人，作完工作我常常喜歡睡一會兒）——我是說，我醒了，點燃了一根蠟燭，預備好寫字的紙，裝好鋼筆尖。這時，突然不知爲了什麼緣故，我抬起眼睛來——我覺得我這顆心在胸腔裏跳動了！因爲你已經明白我需要什麼，你已經明白我的心渴求什麼。是啊，我看見你的窗簾的一角已經捲起來，掛在窗框子上了，就跟我建議的掛法一樣。我覺得你的臉好像是在窗戶那兒朦朧的出現了，你正在黑暗的屋裏向外望着我，你正在想念我。可是我看不清你那嬌美的臉龐，我覺得多麼懷喪！因爲有一個時期我能毫不困難的見着面。唉，可是



老年總不是件可讚美的事，我心愛的人！就是這會兒，樣樣東西在我的眼前都歪歪倒倒起來，因為一個人只要是工作到夜深，寫這寫那的，到了早上，他的眼睛就會發紅，眼淚直流，弄得不好意思見生人了。然而，我的安琪兒，我還是能暗自描出你那燦爛的微笑，我心裏恰好潛伏着那麼一種感情，就跟我第一次吻你時一樣，我的小巴巴拉，你還記得嗎，我的愛人？可是，你却好像伸出你的小手指頭恐嚇我呢。是不是這樣的小淘氣？關於這個，你下一封來信一定得告訴我。

可是對於窗簾的計劃你覺得怎麼樣，巴巴拉？這是個迷人的計劃，對不對？不管我是在工作，或是剛要睡覺，或是正從睡夢中醒來，它使我知道你正在想我，在思念我——知道你好，你快活。還有，你放下窗簾的時候，那意思是說我，瑪卡·阿歷克塞維奇，該睡覺了；等到你再掛起窗簾來，那意思是，你跟我說：早安，問我好不好，還問我睡得好不好。『至於我自己，』那窗簾補充道，『我身體好，精神也好，謝天謝地！』是的，我的心快活了，你看，想出一個計劃夠多麼容易——省了我們多少筆墨！這是個聰明的計劃，對不對？這又是我自己發明的，對這些事情我不是很聰明嗎，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那麼，最親愛的，其次讓我告訴你，昨天夜裏我睡得比我所希望的還要好，還要香，因此

我更滿意了，你知道的，我剛搬了家——普通一個新環境頂容易叫人睡不著覺的！今天早上，還是雞叫的時候，我就起來了（快活，滿腔的熱愛。）那當兒，好像萬物都很美好，我的愛！我打開我的窗子，看見太陽照着大地，聽見鳥兒在歌唱，聞到充滿春天清香的空氣。總之，大自然又蘇醒了。萬物都和我的心情很調和，萬物都美好並且春天化了，尤其是，我有了一個幻想，我今天就會過得很好。可是我整個兒思想都集中在你的身上。「真的，」我想，「我們生活在痛苦和憂愁中的俗人會有理由妒忌那一樣也不懂的天上的鳥兒！」我其它的思想都跟這差不多。總之，我沉溺在狂熱的比較中。我有一本小書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述說了這一類的事情。比方，它說，一個人可以有許多許多夢想，我的巴巴拉——說一等到春天來到，人的思想就一律變得愉快，活躍，機智，理由是，在這個季節，人的心容易變得溫柔，世界就塗上了一層更加紅潤的色彩。我從那本小書裏摘下一句，寫在下面給你看看。作者特別表白了一種熱望，就跟我自己的一樣，他寫道：

「爲什麼我不是一隻鳥兒，可以自由追尋它所需要的東西？」

他還寫了很多別的，上帝祝福他！

可是告訴我，我的愛——今天早上你到哪兒去散步的？甚至在我動身到辦公室去以前，你已經從你的屋子裏飛出來，穿過院子——是的，看起來年青得就跟春天的鳥兒一樣。看見你，使我非常的高興！小巴巴拉，小巴巴拉，你千萬別悲傷，因為眼淚是沒用的，憂愁也沒有用。這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憑自己的經驗知道的。所以你得安安靜靜的休養，直到你的健康恢復一點兒為止。可是我們的善良的希陀拉好嗎？她有一顆多麼仁慈的心啊！你信上說她現在跟你住在一塊兒，你滿意她作的事情。你說她好叨嘮，是真的嗎？可是別放在心上，巴巴拉。上帝祝福她，因為她是一個優美的靈魂！

可是我偶然找到的這是什麼樣的住所呢？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你當這是什麼樣的宅子？從前，你知道，我向來生活在絕對的安靜中——安靜到要是有個蒼蠅飛來飛去，都可以清楚的聽見它那嗡嗡的聲音，然而，這兒一切都雜亂，喧囂，嘩嘩亂響。宅子的圖形你已經知道。想像一條長的走廊，十分黑暗，一點兒也不乾淨。右邊一堵死牆，左邊一排房門，屋子一間間的挨排下去。這些屋子由各式各樣的人租住着——按照情形，租給一個，兩個，或者三個房客，可是這種安排並沒有系統，這地方十足的是隻諾亞方舟。大多數的房客是體

面的，受過教育的，甚至博學的人。分開來說，房客裏有一位 Tchivovnik®（某政府機關文書組的一個職員），他的學問那麼好，好到能夠講解荷馬或隨便哪個作家——實際上，什麼都能講，他是這麼一個了不起的天才！還有，兩個軍官（老打牌），一個海軍士官候補員，一個英國家庭教師。可是，最親愛的，爲了給你解悶，讓我在下一封信裏更確切的描寫這些人物，把他們的生活詳細的告訴你。講到我們的女房東，她是一個骯髒的小老太婆，她老是穿着睡衣拖着拖鞋走來走去，不停的向塞瑞莎吵罵。我自己住在廚房裏——或者不如說，住在佔廚房一部分的一間小屋裏。廚房是一間很大，很亮，乾淨暢快的屋子，有三個窗戶，一道隔牆，這道牆是從前面的牆上砌出來的，造成一個小窩那樣的東西，一間額外的房間，給我住了。這小窩裏一切都很方便，我說過的，有一個窗戶是屬於我自己的。我住的地方描寫得太多了，頂頂親愛的，別以爲這些描寫裏還有什麼隱瞞的意思，事實上我住到廚房裏來只是打算很孤獨的生活，在一種免不掉有些小吵鬧的安靜方式下消磨我的時間。講到傢具，我給我自己預備了一張床，一張桌子，一個衣櫃，兩把小椅子。我還掛了一個聖像。固

① Noah's Ark：世界洪水時諾亞所乘的大船。船上載得有各種動物。此處比喻大雜院。譯者。

② Tchivovnik：俄文，職員。——譯者。

然，世界上可能有比這間還要好的屋子——好得多的屋子；然而主要點是心安，實際上我這樣安排只是爲了心安；因此千萬不要以爲我還有什麼別的用意。既然你的窗戶正巧對着我的，既然隔離我們的院子變窄了，當你走過時我能看見你，——還用說麼，結果是這個苦命的人就能夠立刻生活得幸福多了，又節省了費用。這所房子裏頂貴的房間，連伙食一共是三十五個盧布——我的錢袋可付不起；至於我的房間，只要化二十四個盧布，然而我從前總得付三十個盧布房錢，因此我不得不克制許多事情（從前我能喝茶，可是喝得很少，從來沒有能像現在這樣大喝特喝，還加糖）可是，不知怎麼，我不願意弄到不喝茶過日子，因爲這兒人人都很體面，這個事實使我發窘。話說回來，巴巴拉，人喝茶多半是爲了使他的同伴滿意，並且給自己造成一種氣派和文質彬彬的風度（可是講到我自己，我倒不在乎這種事情，因爲我不是那種過分講究的人）不過你想想看，買了種種必需品——靴子等等——以後，還會剩得下幾個錢？不過我也不該抱怨我的薪水——我挺滿足；這夠化了。幾年以來我總夠化的，此外，我還得到過某種獎金。

好了，再見吧，我的愛人。我給你買了兩小盆天竺——很便宜的兩小盆——當作禮物。或許你也喜歡要些木犀草吧？木犀草也行，隨便什麼東西只要你肯詳細通知我就成。還有，

我頂親愛的別誤會我搬進這間屋子來的意思。不爲別的只爲方便我纔這樣作的。這地方的舒適中了我的心意。還有，我在這兒就可以積一點錢，防備將來用。剛一開頭我已經積好一小筆錢了。你也千萬別因爲我是個沒用的，一隻蒼蠅的翅膀就能打倒的老人，而看不起我。我固然不是一個吹牛的人，可是也許還有一種人人該有的。一方面聽天由命一方面相信自己的精神。那麼，再說一次再見，我的安琪兒。我現在整整寫滿了兩張信紙，雖然我早該動身去辦公室了。我吻你的手。

永遠屬於你的一心不變的僕人，你的忠實朋友

瑪卡·傑渥式庚。

附白：我求你一件比什麼都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得儘量充分的回答這封信。隨信送上糖果一包。爲了你的健康的緣故吃了它，爲了上帝的愛，別爲我擔憂。再說一回，頂親愛的人，再見。

四月八日

親愛的瑪卡·阿歷克塞維奇：

你知道嗎？我得跟你吵架，是的，好瑪卡·阿歷克塞維奇，我真的不能接收你的禮物，因為我知道那得破費你——我知道這些禮物會弄得你怎樣的節儉和刻苦。我不是告訴過你多少次了嗎？隨便什麼我都不缺少，絕對什麼都不差，我不是還說過我永遠沒法報答你待我的一切好心的行爲嗎？比方說，你爲什麼要送我天竺呢？要是一種小鳳仙花倒沒多大關係；可是這是天竺啊！我只要無意間漏出一點口風——譬如關於天竺——你就馬上買來送給我！那得破費你多少錢！不過，這些花倒真好看，火紅的花瓣！你從哪裏買到的這麼美的花？我把這兩盆花放在我的窗台上頂惹眼的地方，同時我在地板上放了一張凳子，安置我別的花（承蒙你的厚贈，使我闖氣了）。不幸，那個把我的屋子打掃揩抹得很像一間聖堂的希陀拉却並不大滿意這種布置。可是你爲什麼又送我糖果呢？你的信告訴我你的心情有了特別的變化，因為我在信裏發見那麼多關於樂園啊，春天啊，甜蜜的香味啊，鳥

兒的歌唱啊。真的，我收到這封信時暗自想道，這簡直跟詩一樣的好！不錯，你的信只是缺少詩韻罷了，瑪卡·阿歷克塞維奇。我從信裏能讀出多麼溫柔的感情來——什麼樣的玫瑰色的幻想！然而，說到窗簾我却從沒想到過它。實際上是我撥動花盆時它自己捲上去的。真是的！

唉，瑪卡·阿歷克塞維奇，你爲我化的錢，你不提，也不讓我知道。你一心要隱瞞我，裝得好像錢總是化在你一個人身上似的，裝得什麼也沒隱瞞似的。然而我知道你爲了我的緣故，節省了你自己必需的用項。比方說，什麼緣故使你租了你現在住的屋子，你住在那兒會煩惱，會受打擾，那兒既小得轉不開身，又不舒服——你是愛幽靜，從不喜歡別人接近你的？以你的薪水來判斷，我想你原可以住一間比那間舒服得多的屋子。希陀拉也告訴我，你的境况一向比現在富裕得多。那麼你還能說什麼你一生一直是在孤獨，貧困，憂愁中度過，從沒有一句鼓勵的話來幫助你，也得不到朋友的溫暖；希望用這話來說服我嗎？唉，好心腸的友伴啊，我的心爲了你在怎樣的刺痛啊！可是別過分勞累損害你的健康，瑪卡·阿歷克塞維奇。比方說，你說你的眼睛太弱，弱得不能在你辦公室的燭光底下寫字了……那麼爲什麼還要這樣寫呢？我敢說你的上司相信得過你的勤勉！

我再懇求你一次，別爲我浪費那麼多錢。我知道你多麼愛我，可是我也知道你不富裕……我今天早上起來精神也挺好。希陀拉早已在工作，這也是我該發憤的時候了。實在，我熱望着這樣作，所以我出去買了些絲線，然後坐下做起活來。一個早上我都覺得很舒暢愉快。可是現在，我的思想又暗淡又悲哀——我的心又快沉下去了。

唉，我會變成什麼樣？我的命運怎麼樣？不能把握住前途，不能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這深深的苦惱着我。就連回顧以往也是可怕的，因爲以往包含的不幸，我一想到它就會撕碎我這顆心。是啊，我能哭上整整一百年，因爲歹人們破壞了我的一生！

可是，黃昏到來，我又得工作了。我還有好些話願意寫給你，可是時間不夠，我得快一點寫。當然，寫這樣的信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永遠不會厭倦。可是你爲什麼不親自來看我？瑪卡·阿歷克塞維奇，你爲什麼不來？你住得離我這麼近，至少有一點時間是你自己的。我請求你來。我剛才看見塞瑞莎。她看起來那麼病樣兒，我爲她很難過，因此給了她二十個戈比。我差不多快睡着了。給我寫信，盡量詳細，告訴我你的生活情形怎樣，那些跟你住在一塊兒的人怎樣，你跟他們相處得怎樣。我多麼願意知道！是啊，你得再寫。今天晚上我故意把窗簾掛起來了。早一點兒睡，因爲，昨天晚上我看見你的蠟燭差不多一直點到夜半。再會！我現在

覺得悲哀和疲倦。希望我日後一天一天跟今天這樣過下去。再說一遍再會。

你的朋友，

巴巴拉·陀勃洛塞羅伐。

四月八日

我最親愛的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想想看，這麼樣的一天居然落到我坎坷的命運中來了！難道你在拿一個老頭子開玩笑嗎？……然而，這是我自己的錯——完全是我自己的錯。一個人上了年紀手裏就不該抓住一把愛神^①的頭髮。自然，你誤會我了……不過有時人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人會憑所有的聖徒^②說，他要做什麼什麼事情，却始終沒做，因而看起來像傻瓜似的，但願主別

① Cupid：羅馬神話中的戀愛之神，Venus之子，其像為裸體之美少年，生有雙翅，手持弓矢。這句話的意

思是：「人上了年紀就不該再起戀愛的心。」——譯者。

② 把誓的意思——譯者。

讓我們作傻瓜！……不，我的愛，我沒有生氣；只是我想到我寫給你的信用那麼愚蠢，那麼文縷縷的詞句我就懊惱。今天我蹦蹦跳跳的到辦公室去，因為我的心受了你的影響，我的靈魂彷彿在過節期。是，好像樣樣對我都順利起來。然後我動手工作。可是結果怎麼樣？我呆望着周圍那些熟悉的舊東西，呆望着熟悉的，灰色的，憂鬱的舊東西。它們跟從前一模一樣，可是，難道這些是我素常熟悉的吸墨紙，桌子和椅子嗎？不錯，是它們，正是它們：那麼我為什麼會騎到佩格撒斯的馬背上去呢？這種心情是打哪兒激起來的？它是這樣激起來的：有一個太陽照着我，使天空變成了蔚藍色，可是怎麼會這樣的呢？為什麼有時在那根本不會有香味的院子裏好像吹過一件甜密的香味來？那香味必定是由我的愚蠢的幻想產生出來，因為人會深入感情的迷途以至於忘却他周圍的環境，被充塞他心中的過分的熱愛所克服。另一方面，黃昏時候我從辦公室走回家去，我的腳好像麻木了，我的頭痛。同時，一股冷風好像吹進了我的脊背（因為非常高興春天的來到，我出去時只穿了一件薄大衣。）可是，頂親愛的，你誤會了我的感情。那跟你想的完全不同。我對你純粹是一種父母對兒女

① *Degeanus* · 希臘神話中 *Atreus* 神所乘的飛馬，轉為詩才。這句話的意思是：「我為什麼會忽然詩興大發呢？」——譯者。

發呢？」——譯者。

那樣的感情。我以親屬的地位站在你的身邊，盡保護你這孤兒的責任。我說這話完全出于至誠，我只有隨便哪個親戚都會有的一個目的。因為，畢竟我是你的一個遠親啊——俗語說得好，布丁中的第七滴水——可是到底是一個親戚，而且現在是你最親的親戚和保護人了，因為凡是你有權去求幫助和保護的地方你只受到欺騙和侮辱。講到詩，我可以說我認爲像我這樣年紀的人不適宜專心致力于作詩了。詩是沒用的東西。連在學校念書的孩子們作詩也該挨打。

你幹麼要說什麼舒服啊，安靜啊，這個那個的？我不是一個講究的人，也不是一個要求過多的人。我一生中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安樂過。那麼，我何必要在我的老年來訴苦呢？我吃得飽，穿得暖，我有鞋穿。我也有消遣。你知道，我不是貴族。我父親本身就是一位老爺；他跟他的家屬甚至過得比我還要清苦。我也不是一个膿包。不過，說老實話，我喜歡從前的住處。比我現在的住處要喜歡得多。更親愛的，從前的住處好像更幽靜一點兒。當然，這間屋子已經夠好的了；實際上，有些地方這間屋子還比較愉快一點，有趣一點。對於這間屋子我沒什麼話來反對它——沒有。可惜的是我失掉了對我那麼熟悉的屋子。像我這樣老年的房客會很快愛上了我們住的屋子就跟愛上一個親戚一樣。我從前的屋子是多麼舒服的一個

小天地啊！固然，那間屋子的牆跟隨便什麼屋子的牆一樣——我不是說牆；主要點是回憶到它，悲哀就好像侵進了我的心。奇怪，回憶會那麼悲傷！連那間房裏往常使我煩惱，使我不方便的東西，現在也在一縷潔淨的亮光中朦朧地出現，在我的想像中形成叫人愛慕的東西。我們總是那麼安靜的住在那兒——我和一位老女房東，她現在已經死了！回想到她，我的心多麼痛啊，因為她是一個好女人，她出租房子從來不敲竹槓。她所有的時間都消磨在用一阿爾與^①長的毛線針編織床單。我們常常共用一根蠟燭，並且在一塊兒吃飯。她還有一個孫女，瑪霞——這個女孩，那會兒不過是個小孩子，可是現在一定是個十三歲的小姑娘了。這個小淘氣傢伙，她常常逗得我們整天的笑！我們一塊兒過活，一個三個人的快活家庭。漫長的冬天晚上，我們常常先圍着大圓桌喝茶，然後各自做我們的工作，那當兒，爲了逗孩子玩，免得她淘氣，老太太自動的講起故事來。那些了不起的故事！——雖然那些故事對孩子不大適宜，反而是對一個成年的，受過教育的人還合適些。相信我的話！是啊，我抽煙的時候，坐下來聽故事，到後來就完全忘記了工作。後來，講啊講的，故事變得可怕起來，那個小孩，我們的小壞蛋，漸漸沉思了，她的兩隻小手托着她那玫瑰色的臉蛋兒，藏起她的臉，緊緊

① Arshin, 等於 1 ell, 量布正的尺名, 合四十五吋。——譯者。

的挨着老女房東，啊，在那種時候我是多麼愛看她！人凝望着她，就會沒注意到蠟燭怎樣的搖搖欲熄，風暴怎樣的捲着雪花在院子裏呼嘯。是啊，那是美妙的生活，我的巴巴拉，我們那樣過了將近二十年……我的話扯得多麼遠啦！也許這個話題並不能使你感到興趣，我自己呢，回想起這件事來却也不大舒服——特別是在現在。天已黑下來，塞瑞莎這樣那樣的忙起來了。我的頭和我的背都在痛，連我的思想好像也在發痛，那些思想那麼奇怪的生出來。不錯，今天我的心很悲哀，巴巴拉……你信上寫的什麼話？爲什麼你不親自來看我？『親愛的人，人家會怎麼批評我？我只要一穿過院子，人家就要開始注意我們，暗自狐疑起來。閒話和誹謗就會發生，把事情說得跟真相完全不同。不，小安琪兒，還是明天我在晚禱時會見你的好。這樣安排好一點，對我們倆都沒妨害。親愛的，你也別因爲我寫了這樣一封信給你而罵我（讀了一遍，我認爲這信瑣碎得很）』親愛的巴巴拉，因爲我現在是個老頭子了，而且是個沒受過教育的人。年青時候我學得很少，後來我再想學，學的東西就不肯在我腦子裏生根了。不錯，我沒有寫信的本領，巴巴拉，用不着別人告訴我，也用不着別人笑我，我知道，每逢我想要把什麼事情描寫得比平常清楚一點兒，那我就會弄出錯來，儘講些廢話。……今天我看見你在窗口那兒——不錯，你關百葉窗的時候我看見你了！再會，再會，小巴

巴拉，願上帝保佑你再會了，我的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你的真誠的朋友，

瑪卡·傑渥式庚。

附白：別當是我信裏的話有什麼諷刺的意思，因為我太老了，決不會無緣無故吓唬人；人家會笑話我，會引用俄國的格言，『給別人掘坑的人，他自己一定會落到坑裏去。』

四月九日

我最親愛的瑪卡·阿歷克塞維奇：

我的朋友和恩人，你這麼抱怨，這麼不能克制的沮喪，一點兒也不害臊嗎？而且你真的沒生我的氣嗎？唉，雖然我講話常常不加思索，可是我從沒想到你會把我的話當作跟你開玩笑。儘管放心吧，我決不會嘲笑你的年齡或你的性格。只怪我自己浮躁，尤其得怪我對生

活那麼厭倦。

這樣的感情，什麼不會產生呢？告訴你實話吧，我原當是你在你的信裏有嘲笑我的意思；想到你會那麼不高興我，我的心就覺得沉重了。好心的友人和恩人，要是你懷疑，哪怕是瞬間的懷疑，我對你缺乏感情或對你忘恩負義，那就冤枉了我。相信我，我的心能夠評定你對待我的一切的真實價值，你從我的仇人手中，從憎恨和迫害當中，保護了我。我從沒停止過爲你向上帝禱告：要是我的禱告能傳到上帝那兒，上帝接收了，那麼好運氣一定會向你微笑！

今天我不舒服。一會兒冷得發抖，一會兒又發高燒，希陀拉給我弄得手忙腳亂……：不要猶豫，來看我吧，瑪卡·阿歷克塞維奇。你的行動跟別人有什麼相干？你我已經夠熟識啦，一個人的事情是一個人的事情，跟別人不相干。再見，瑪卡·阿歷克塞維奇，因爲我要講的話已經講完，再寫下去我也支持不住了。我再請求你一次，別跟我生氣，相信我對你的永恆的尊敬和熱情。

你的卑賤的，永遠不變的僕人，

巴巴拉·陀勃洛塞羅伐。

四月十二日

最親愛的女主人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我愛，我請求你告訴我你害的是什麼病。你每一封信都吓壞了我。再說，我每一封信都囑咐你要保重，要穿得暖一點，天氣不好就別出門，樣樣都要小心。你還是胡來，不聽我的話！唉，小安琪兒，你完全是個小孩子！我知道得很清楚，你弱得像一根青草似的，不論什麼風吹在你身上，你都會凋萎。可是你務必保重，最親愛的，你務必要好好照應你自己；你務必要避免一切冒險的事情，免得你的朋友悲傷和失望。

最親愛的，你也說你願意詳細知道我的日常生活和我周圍的環境。我馬上來滿足你這個願望。讓我從頭講起吧，因為這樣我可以講得有系統一點兒。首先，一進這所房子，先要經過一間很空敞的大廳，從那兒沿過道通到破陋的樓梯。然而，客廳是明亮、清潔、寬敞的，鑲嵌着紅木和金屬的線條。可是你頂好不要看見洗滌碗碟的地方；那兒油膩、污濁、發臭，那座樓梯是被爛的，牆上滿是油膩，以致手不論挨到那兒都要給黏住。同時，在每個樓梯頂上都

堆滿箱子，椅子，破衣櫃等。那些窗戶只剩下些破玻璃，到處都放着乾水桶，裏面裝滿醜惡的東西，飯渣，骨頭，雞蛋殼，魚泡泡。氣味難聞。總之，這房子不是一所乾淨的房子。

講到房間的布置，我已經給你描寫過。那些房間固然方便極了，可是每一間都有一種「空氣」。我不是說它們冒臭氣，而是說每間屋裏都好像有什麼東西散發一種腥氣的，香得不好聞的氣味。最初聞到給人一種不愉快的印象，可是兩分鐘一過這種印象就能取消了，因為這兒樣樣東西都有氣味——人的衣服，手，和其餘一切東西——人對於這種腥臭慢慢就習慣了。然而，金絲雀在這所房子裏不久就死了。這兒的一位海軍士官却已經買來第五隻了。鳥兒在這種空氣裏活不長。每天早上，燒魚或燒牛肉，洗啊刷啊的，這所房子裏就騰滿了水蒸汽。廚房裏也常常晾滿了亞麻布的濕衣服；因為我的房間靠近廚房，那從衣服上蒸發出來的氣味就給了我不少煩惱。然而，人對於什麼事情都會慢慢習慣的。

從一大早起，這所房子裏就開開了，同住的人已經起來，走來走去，叮叮咚咚的，那是說，每個要去工作的人那時都已起床。首先，大家一塊兒喝茶。大部分的茶炊都是女房東的；因為不夠，我們就得輪流用。誰要是不守秩序，他的茶壺就是空的，對他沒茶喝。我自己第一次就弄錯了。那麼，現在還有什麼事情要告訴你呢？這兒同住的人我已經認識了。海軍士官最

先來拜訪我，他直爽得很，他把他父親，他母親，他姊姊（她已嫁給圖喇的一位律師）和喀琅斯塔得城的事情，統統告訴了我。他又答應照應我，還請我跟他一塊兒去喝茶。我如約到了他們正在打牌的屋裏，喝過茶以後，他們拚命拉我賭錢。我不知道我的拒絕在同伴們看來是不是可笑的，可是不管怎樣，我的同伴們打了整整一晚上，我告辭時還在打。屋內的灰塵和煙使我的眼睛發疼。我說過，我當時謝絕了打牌，於是受人請求談點哲學，這以後完全沒有人跟我講話了——這樣的結果我倒並不懊悔。實際上，我不想再去，因為每一個到那兒去的人都是爲了賭錢，不爲別的專爲賭錢。就連那位文書組職員的屋裏也有一種聚會——然而，在他那兒，一切都優美，有點高雅，因此就充滿着一種瀟灑和清高的空氣。

過去，我告訴過你，我們的女房東不是一個好女人。實際上，她是一個真正討厭的老婆子。你見過她一次，那麼你覺得她怎麼樣？她是個癆病鬼，瘦得像一隻拔了毛的小雞似的，跟發爾杜尼（她的傭人）兩個人組成了這個宅子的全權管理人，我不知道發爾杜尼另外還有沒有別的名字。可是至少他答應這一個名字，人人也這樣叫他。紅頭髮，豬嘴巴，朝天鼻子，駝背的粗人，他老是跟塞瑞莎吵架，這兩個人幾乎吵到互相打起來。總而言之，這兒的生活是不太愉快的。從來沒有一個時候全體同住的人同時安靜下來，因為經常有人通宵坐

着打牌，還有時，還作某種事情，那種事情我却不好意思說出口。特別是，我雖是個心腸變硬了的人，我還是奇怪，居然有家庭的人們也願意在這個沙德穆●裏生活下來。比方說，這兒有一個窮人的家庭，向女房東租了一間跟別的房間隔離的屋子，單獨在遠遠的一個角落裏。可是他們是多麼安靜的人啊！從他們那兒聽不見一點聲音。父親——他姓高希科夫——是個矮小的，灰白頭髮的職員，七年以前，被公務機關裁掉了，現在穿着一件別人看見會難過的，又髒又破的大衣走來走去的。確，甚至比我的大衣還要壞！同時，他是那麼瘦，那麼單薄，（我偶爾在走廊碰見他）他的兩條腿在下面打戰，他的兩隻手和頭爲了某種病痛也發抖（只有上帝才知道那是什麼病！）他對於每一個人都怕，都疑心，因此他老是獨自走路。雖然我自己已不愛講話，他甚至比我還要沉默。講到他的家庭，他有一位太太和三個孩子。最大的一個孩子——一個男孩——像他父親一樣的單薄，母親呢——這女人從前一定很好看，現在雖然蒼白一點，可還留着美麗的輪廓——穿得破破爛爛頂叫人難過。我還聽說他們欠我們女房東債，因此她對他們不大客氣。我還聽說高希科夫失去他的位置是由于某種不愉快的事情——爲了一樁法律上的訴訟，或者是起訴，究竟是怎麼回事我也說不清。

● Golom 在今死海邊城名，聖經中謂該城居民罪惡深重，故降天火燒盡之。——譯者。

了。是啊，他們的確窮——唉，我的上帝，多麼窮啊！同時，他們屋裏從來沒有一點聲音傳出來。就跟沒有活人住在裏頭一樣。就連小孩子的聲音也從沒有人聽見過——這可是不常有的事，因為小孩總是應該玩啊鬧啊的，要是他們不這樣，那是一種壞預兆。有一天晚上，我碰巧經過他們的房門，屋內一切是謐靜的，我聽見門裏傳出一陣嗚咽聲，接着是悄悄的說話聲，接着又是一陣嗚咽聲，好像有誰在裏面哭，聽見這種抑制的，淒慘的哭聲，簡直撕碎了我的心的。實際上，關於這個窮人的念頭整整纏了我一夜，害得我簡直睡不着了。

好了，再見，我的小巴巴，我的寶貴的小朋友，我已經盡我的能力給你描寫了一切。今天一整天我都在想念你；今天一整天我的心渴望着你。最親愛的人，我偶然想到你缺少一件暖和的大衣。聖彼得堡的春天，帶來了寒風和暴雪，也要了我的命。我的天，這是多麼徹骨的微風啊！我愛，別因為我寫成這樣而跟我生氣。我的文筆不好。但願我會寫好文章！我不過是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希望能使你高興一點。當然，要是我從前受過好教育，情形就不同了；可是，照以往的情形我沒法受教育。我從來沒有學過什麼，就連簡單的加減法都不會算！

你的忠實的，不變的朋友。

瑪卡·傑渥式庚。

四月二十五日

我最親愛的瑪卡·阿歷克塞維奇：

今天我碰見我的表妹沙霞。看見她快要落魄和滅亡，我簡直震驚了。此外，我間接聽人說，安娜·希陀羅夫娜一直在打聽我，跟蹤我，還用着這樣的口實：說她願意原諒我，忘記過去，恢復我們的關係。哼，還有一次她告訴我，你不是我的親戚，她才是我頂近的親戚；說你完全沒有理由來跟我們攀親；說我靠你的收入和施捨過活是不對的，是可恥的。她又說，我一定忘記了她以前對我的一切，然而她曾經把我和我母親兩個人從饑寒中救出來，給我們吃的喝的；說兩年半中我們化了她很多錢；還有，最重要的，她免了我們欠她的債。就連我可憐的母親她都不能放鬆。但願她，我死去的親人，能知道人家怎樣對待我！可是上帝知道這一切……安娜還說，我的命運經她改善以後，完全因為我自己的過錯才愈弄愈糟的。說她對以往發生的事情無論如何不能負責；又說我過去不能或不願衛護我的名譽，只該

●英譯本原文是「她」指的是安娜·希陀羅夫娜——譯者。

怪我自己偉大的上帝！那麼，到底是誰的過錯？據安娜說，卜維科夫先生不肯娶那麼一個女人是很對的——可是我還用得着說出那女人是誰嗎？聽見她這種胡話是難堪的。我不知道我會變成什麼樣。我戰慄，嗚咽，慟哭。真的，就連寫這封信也費了我兩個鐘頭。想起來至少安娜應該自己承認她過去的錯。然而你看她反而說了些什麼……爲了上帝的愛，不要替我擔憂，我的朋友，我唯一的恩人。希陀拉太愛大驚小怪。我真的沒有病。我只不過着了一點兒涼。昨天晚上到勃爾柯渥去爲我母親作彌撒着的涼。唉，母親，我可憐的母親！你能夠從墳墓中爬起來聽聽你女兒的遭遇嗎？

巴·陀。

五月二十日

我最親愛的小巴巴拉：

我送你一點兒葡萄，初好的病人吃了有益處，醫生竭力推薦說吃了葡萄可以退燒。有一天你還說過你想要點玫瑰花，所以我現在送你一束。我愛，你吃得下東西嗎？——因爲這

是頂要緊的事，應該注意。讓我們謝謝上帝吧，以往和以往一切的不幸已經過去！是啊，爲了這種緣故我們得深深的感激上蒼！講到書，只有一本我相信是用優美的文筆寫成的書在這兒，以外我一本也找不到了。無論如何，人們非常讚揚這本書，我好容易才借到，本來預備我自己看的，你也願意看看嗎？真的，在這一方面，我覺得煩惱，因爲我雖然了解你的性格，而要揣測你對於書的興趣還是非常困難。也許你喜歡詩吧——抒情詩和談愛的詩？那麼，我願意送你一本我自己的詩集。我已經把原稿抄出一部分來了。

我的一切都順遂；所以請你不必爲我的開銷擔憂，我愛，希陀拉告訴我關於我的話完全是胡說。替我告訴她說，她扯謊。是的，不要忘記把我的口信轉達這個搬弄是非的人。我並沒有去買掉一套新的制服，沒有這回事。因爲我有四十個盧布薪水可領，那我幹麼還要買衣服？別不安，我愛。希陀拉是個長舌婦——簡直是個長舌婦。我們就要看見好日子來了。不過你得好起來，我的安琪兒——只是你得好起來，爲了上帝的愛，免得讓我這個老頭子擔憂。還有，誰告訴你說我瘦了？又是讒言——簡直是讒言！我健康透了，發胖得大腹便便的，我都害臊了。但願你也同樣健康！……現在再會吧，我的安琪兒。我吻你的每一個小手指頭。

永遠是你的忠誠朋友

附白：可是，最親愛的，你寫給我的是些什麼話？你爲什麼讓我爲難？況且，我怎麼能常常來看你？我再說一遍，怎麼能來呢？當然，我可以利用黑的夜色；可是，唉！現在是一年當中什麼樣的一季啊，根本沒有黑的夜色。雖然，實際上，你生病時和昏迷時，我自始至終在你身旁，沒有離開過一會兒，我却想不到我怎麼會設法做了那麼多事情。後來，我簡直不去看你了，理由是別人開始注意這件事，還問我這個問我那個的。就連這樣，居然還發生了閒話。塞瑞莎，我很信任她，因爲她不是愛說閒話的女人；可是想想看，要是事實全盤洩露了，那會怎麼樣！那時別人會不胡說亂想嗎？雖然如此，還是快活點，我愛，快點恢復你的健康。你好了以後，我們設法在外面安排一個會面的地方。

六月一日

我那麼熱心的想作一點使你高興，給你解悶的事情來報答你的照料。報答你爲我盡的無限的力量——簡單的說，報答你對我的愛護——我就決定利用空閒的時候爲你翻尋我的櫃子，找出我的原稿來送給你。我是在我一生中頂幸福的時期開始寫它，後來斷斷續續寫下去。你常常問我以往的生活——問我的母親，問波克羅夫斯基，問我在安娜·希陀羅夫娜家寄居的生活，問我不久以前的災難，你常常表示你熱望着讀我的原稿，那裏面（上帝知道爲什麼）我記載下我一生中的幾件事情，我覺得送這個給你無疑的可以使你真正的高興。然而我讀它的時候，不知道怎麼樣我覺得憂鬱，因爲現在的我好像比我寫最後幾行的時候已經長大兩倍了。唉，瑪卡·阿歷克塞維奇，我真煩悶——失眠苦壞了我！初初復原真是件難以忍受的事情！

巴·陀。

十四歲時，我父親死了，在那以前我的童年是我一生中頂幸福的時期。我的童年是在

離這兒很遠的地方開始的——在圖喇省內地，我父親充任P親王廣大領地的管理人。我們的房子坐落在親王的一個村莊裏，我們過着一種安靜、幽僻，却幸福的生活。我當時是個快活的小孩子——我唯一的念頭就是在田園裏，樹林裏，和花園裏不停的跑來跑去。從來沒有一個人管過我，因為我的父親老是忙着職務上的事情，我的母親忙她的家務事。也從來沒有人教過我什麼功課——這樣的環境我倒也不介意。一清早，我就趕忙到池塘那兒，或小樹林裏去，要不然就到乾草堆或收割的田園裏去，那兒太陽照暖我，我喜歡到那兒去玩，可以到那兒去玩，任憑灌木刺痛我的手，撕碎我的衣服。爲了這個，我常常得挨罵，可是不在乎。

假使命定我永遠不離開那個村莊——假使命定我永遠留在那兒——我一定會永遠幸福；可是命運注定了我得離開我出生的地方，甚至在我童年還沒過完的時候。簡單的說，我們搬到聖彼得堡去時我才十二歲。唉，回想我們離開以前悲慘的聚會，回想我們向那些我所愛戀的一切道別時我啼哭得多麼悲傷，那是多麼使我傷心！我記得我摸着，我父親的頸子，哭着懇求他再在這個鄉村裏住一些時候，可是他叫我閉嘴，我母親流着淚，解釋說職務上的事情逼得我們離開。事實是，P老親王死了，他的承繼人辭退了我父親的職務；於

是，因為父親有一點錢私自投資在聖彼得堡，他想着需得親自呆在首都好處理他的事務。這是我母親告訴我的。因而我們移居在聖彼得堡，一直到我父親死沒有再搬過。

我發覺要我習慣於我的新生活是多麼困難！我們搬到聖彼得堡去時正是秋天——在鄉間，這季節的天氣晴和，寒冷，明朗，一切農作快要結束，大捆的麥子安穩的堆進牛棚裏，鳥兒在吵鬧的人羣當中這兒那兒的飛來飛去。是的，在這季節鄉村歡躍而美好，可是這兒，在聖彼得堡，我們到城裏的時候，我們沒遇到別的，只遇到下雨，寒秋，森林，晦暗的天空，醜惡，陌生的人羣，那些人看起來兇狠狠，不滿足，動不動就生氣。然而，我們安頓下來了——不過我記得在我們新家裏安排佈置的時候，非常嘈雜，混亂。言以後，我父親很少在家裏，我母親也很少有空閒；因此我覺得我自己給別人忘記了。

我們到達後的第一個早上，我從睡夢中醒來；我覺得多麼傷心啊！我看見我們的窗戶對着一堵褐色的牆，下面的街道遍地是髒東西，過路的人很少，他們走過時，總是把自己包得緊緊的，抵禦寒冷。

然後，由沉悶和沮喪統治着的日子跟蹤而來了。在聖彼得堡，我們沒有一個親戚，也沒有一個朋友，就連安娜·希陀羅夫娜跟我父親也鬧彆扭，因為他欠她錢。事實上，拜訪我們

的人僅僅只是事務方面的客人，而且似乎成了定例，那些客人一來，總是爭吵，辯論，打架。這種客人吵得我父親很不安，很不高興。他好幾個鐘頭好幾個鐘頭的在屋裏走來走去，縳着眉頭，緊閉着嘴唇。在這種時候，就連我母親也不敢跟他講話，請到我自己這方面，我總是安靜的，卑順的坐在一個角落裏看書——不敢做任何動作。

我們到聖彼得堡三個月以後，我給送到一個供膳宿的學校裏去。我覺得自己給扔到陌生人當中；這兒樣樣事情都可怕，沒趣味，老師不斷的對我叫罵，我的同學總是嘲笑我，我自己時時覺得不自然，笨拙，這個制度多麼嚴格，多麼苛刻！做什麼事情都有規定的時間，一張公用的桌子，永遠固執的老師！這些全使我煩惱和痛苦。我從一開頭就睡不着覺，總是暗暗流淚，度過那一個又一個的寒冷而煩悶的夜晚。晚上，人人得背誦或溫習她們的功課。我伏在一本會話或一本字彙上，動也不敢動，我的思想回到安樂的家庭環境中，想到我父親，想到我母親，想到我的老保姆，想到老保姆隨常講的故事！這真是多悲哀！想到家中頂小的小事，也能使我快活，我想了又想，家裏的一切多麼好。我想我又在我們的小客廳裏跟我的雙親一塊兒喝茶了——在那熟悉的小客廳裏，一切是多麼安樂溫暖！我會多麼熱情，多麼激動的擁抱我的母親！我就這麼想啊想的，到頭來傷心的眼淚慢慢流出來，胸口窒悶，功課

從我頭腦裏趕出去。我總是不能弄好第二天的功課；不論我的女教師和同學們怎樣譏笑我，不論我怎麼再三再四的暗自背誦我的功課，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智慧永遠不會來到。爲了這，我總是得到嚴厲的處罰，而且一天只給一餐飯吃。我覺得多麼灰心多麼沮喪！從一開頭，每逢我念書，我的同學就窘我，嘲笑我，模倣我。還有，我們排隊去吃飯或吃茶的時候，她們常常折磨我，毫無根據的把我告到校長那兒去。另一方面，星期六晚上我的老保姆來接我的時候，我好像登了天！擁抱着這位老太太我高興得不知怎麼好了！給我穿好衣服披好大衣以後，在回去的路上，她發覺她簡直跟不上我。我有無數的話，講這樣講那樣的講個沒完。然後，我高高興興無憂無慮的走到了家裏，我多麼熱烈的擁抱我的雙親，就像我有十年沒看見他們一樣。於是忙得亂糟糟的——多麼熱鬧的談話和敘事！我跑到每個人跟前，問候，歡笑，癡笑，然後跑開，由於非常的快活而蹦蹦跳跳。固然，我父親跟我也常談正經話；講到功課，教師，法文和文法等；然而我們還是很快活，很願意的一塊兒談。就連現在想起來還能使我深深的感動。爲了我父親的緣故，我刻苦的學習我的功課。因爲我看得出來他把他最後的一個戈比都化在我身上了。他自己呢，上帝才知道他在怎樣過日子。一天一天的，他變得越來越暴躁，忿忿不平，容易生氣；他的性情一天一天的變壞。他的債務增多，他的事業却

不順利，我母親呢，她就連講一句話或大聲哭泣也不敢，惟恐會更觸惱他。她漸漸病弱，愈來愈瘦，得了一種痛苦的咳嗽病。每逢我從學校回到家裏，我看得出每個人無精打彩，我母親暗暗的流淚，我父親發脾氣，吵嚷跟氣話全來了，我父親總要講，雖然他從生活中連最起碼的快樂和舒適都享受不着，而且把他最後的錢都化在我的教育費上，可是我還沒學會法文。總而言之，一切事情變壞，變不幸了；由於這種境况，我父親就拿我跟我可憐的母親出氣。他怎麼能這樣對待我的母親，我真不懂。一看見她總是使我心碎，她的兩頰陷得這麼深，她的眼睛這麼凹，她的臉這麼瘦。可是主要的總是我挨罵。雖然開頭總不過是爲了一點小事，到後來就只有上帝才知道鬧成什麼樣子。常常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爲了什麼。任何事情，樣樣事情都給罵到了，我父親單說我對於法文完全是個門外漢，說我們學校的校長是個愚蠢的，平凡的，不重道德的女人；說他（我父親）還是沒有找到另外的差事；說拉芒德著的文法是一本沒價值的書——甚至比沙波爾斯基著的那一本還要壞；說很多錢都浪費在我的身上；說我背誦會話和生字明明是白費功夫；說全是我一個人的錯，一切都該我負責。不過，這並不是我父親對我缺乏慈愛，倒是因爲他不能夠設身處地替我跟母親親想。這是由於性格上的一種缺點。

種種的操心，煩惱，和失望折磨得我可憐的父親變得暴戾而多疑。還有，他開始忽略他的健康；結果是，着了涼，他死了，沒有病多久，他就那麼突然，那麼意想不到的死了，有好幾天的功夫我們簡直被這種意外驚嚇得精神錯亂——特別是我母親，她失去知覺躺了好半天，真把我吓壞了。我父親剛一死，債主們好像從地下鑽出來似的都到了，並且全體攻擊我們。我們所有的一切東西不得不交給他們，還有一所小房子也在內，那是我父親在我們到聖彼得堡六個月以後買的。最後事情是怎樣了結的我不知道，可是我們發覺我們自己沒有家，沒有了倚靠，沒有一個銅板。我母親愁病了，我們沒有生活的費用。隱現在我們面前的只有毀滅，完全的毀滅。那時我十四歲。不久以後，安娜·希陀羅夫娜來看我們，說她自己是個有財產的女人，並且是我們的親戚；我母親也承認是——不過，確實她附帶說安娜只是一個很遠的親戚。我父親活着的時候，安娜從來沒有照顧過我們，然而她現在含着眼淚跑到我們跟前來，還保證說她打算改善我們的境況。對我們的喪失和貧困的情形她表示惋惜，她還說這一切都該歸罪於我父親，他過日子不懂得量入為出，他擔當了他不能勝任的重担。他又表白她願意親近我們，忘去舊有的裂痕；我母親解釋說，她自己這方面對安娜沒有懷過怨恨，安娜感動得流淚，並且，催我母親到教堂去，然後在那兒為「親愛的永別」

了的人」——她這樣稱呼我父親——作彌撒。這樣子她跟我母親莊嚴的和解了。

後來，經過長期的磋商和躊躇，又加上很多逼真的渲染：我們貧困的境遇啊，我們的孤立啊，我們的束手無策啊，然後，安娜邀我們對她來個（像她所說的）「回拜」。聽到這話，我母親謝謝她，並對那邀請考慮了一會兒，然後，明白除了這樣也沒有別的辦法，她就告訴安娜·希陀羅夫娜說，她準備感激的接受她的建議。唉，我是怎樣的記得我們搬到華西里耶夫斯基島●去的那一個早上啊！那是個晴朗的，乾躁的，結霜的秋天早晨。我母親沒法控制住她的眼淚，我也覺得憂鬱。不，我這顆心好像被悲哀的，奇怪的，而模糊的重負壓碎了。好像一切都那麼可怕……

二

起初——那是說，直到我母親跟我自己漸漸住慣我們的新居時——我們覺得寄居在安娜·希陀羅夫娜家裏又生疎又不暢快。這所房子是她自己的，裏面有五間屋子，其中

●聖彼得堡的一區——譯者。

三間她跟我的表妹沙霞同住着，（沙霞是個孤兒，是她從小養大的，）第四間歸我母親跟我住着，第五間租出去了。安娜過着富裕的生活——比料想的還要富裕得多——她的進項和她的外務都是猜不透的。她從沒休息過，她從沒空閒過，老是忙她那神祕的這樣那樣的事情。還有，她的朋友的範圍又廣又雜。川流不斷的客人來拜訪——雖然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們是些什麼人，他們的事務是什麼。我母親一聽見門鈴響，就帶着我回我們自己的屋裏去。這使得安娜大不高興，她再三再四的對我母親說，拿我們的生活地位來講，這樣未免太驕傲了。實際上，她能爲這個不高興好幾個鐘頭。那時，我還不能了解這些責難，可是沒有過多久我就懂得了——或者不如說，我猜着了——就爲這個緣故，最後我母親說她不願再跟安娜住在一塊兒了。是的，安娜是個不規矩的女人。她從不讓我們單獨待着。至於她究竟存的什麼心，她爲什麼邀我們來跟她一塊兒住在她家裏，我現在還是莫明其妙。起初，她還不完全對我們不客氣，可是後來，她對我們露出她的真面目來——那是說，這會兒她看出我們是在她的掌握中，另外沒有地方可去了。是的，在先她對我挺和氣——甚至不拘禮節，可是後來我受的苦跟我母親一樣多。安娜不斷的罵我們，她不斷的提醒我們不要忘了她的恩典，並且把我們介紹給她的朋友，說是她的窮親戚，由於她的善心，由於基督的愛，她

才收容下來的。而且，在飯桌上，我們每吃一口東西她都要監視；要是我們吃得^不香，她立刻會像以前一樣，反復的說我們太講究了，說我們別以為有錢就是幸福，說我們頂好還是靠自己去過活。尤其是，她從沒停止過對我父親的痛罵——說他想盡方法要比別人富裕，反而自己弄得一敗塗地，說他留下他的妻子和女兒來受窮受苦；又說，要不是我們偶然遇見一位仁慈的，有同情心的，基督的靈魂，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們除了街頭還會睡在什麼地方。那個女人什麼話說不出來？聽着她的話厭惡的成分反比生氣的成分要多得多。我母親常常哭出來；她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她身上只剩下皮包骨了。我們又始終都在工作——從早一直做到晚，因為我們設法當女裁縫找些活計做。不過，這並沒使安娜高興，她總跟我們說她家裏不許開女裁縫舖。然而我們要穿衣服，要準備一點意外的化消，而且萬一我們有一天想搬到別處去住，就得存一點我們能隨便動用的錢。不幸這種操勞暗傷了我母親的健康，她越變越弱。病痛像一條傷害果樹的蛀蟲似的，齧蝕着她的生命，拖她到墳墓裏去。我看得很清楚，她是怎麼樣的忍耐，她是怎麼樣的受苦。是的，這一切都擺在我的眼前。

過了一天又一天，每天都跟前一天一樣。我們過着一種安靜得像我們從前在鄉間似的生活。安娜越能駕御我們，她自己就變得越沉靜。沒有一件事情我們敢違抗她。這所房

子裏她住的那部分跟我們這一間隔着一道走廊，我們隔壁（前面已經提過）住着一位波克羅夫斯基，他是聘來教沙霞法文、德文，還有歷史、地理等等——「一切科學」安娜常常這樣說。這個職務的報酬就是供他膳宿。講到沙霞，她是個伶俐却粗野的十三歲小姑娘。有一回安娜跟我母親說，如果我也念點書倒挺好的，免得我從前在學校裏念的書荒廢了；我母親很高興的答應了，我跟沙霞受這位波克羅夫斯基的教導有一年之久。

那是一個可憐的——非常可憐的——青年，他的健康不允許他繼續唸完大學的正規課程。真的，就是爲了這種緣故，我們叫他「學生」。他過着那種安靜、謙遜、隱居方式的生活，從他屋裏我從來沒有聽見過一點聲音。他的外表也特別——他的舉動和走路很笨拙，他講話時有一種奇怪的樣子，起初我看見他時總忍不住笑。沙霞老是對他頑皮——特別是在他教我們功課的時候。可是不幸，他是一個像她一樣脾氣暴躁的人。他那麼容易動怒，一點極細小的小事就能使他大發脾氣，弄得他罵我們，痛恨我們的舉動。有時，他課沒教完就衝出去，跑回自己屋裏，坐在那兒連看好幾天書，講到書，他藏得有很多書，都是又珍貴又值錢的。此外，他還在別處兼點功課，得些報酬；每逢他得到兼差的報酬，他就急急忙忙出去買更多的書。

慢慢的我了解他，喜歡他了，因為實際上他是個善良的，有品格的人——比我們接觸過的任何機器人都好。特別是我母親非常尊敬他，而且，除了她以外，他便是我最好的朋友了。可是起先我却是一個長得高大而頑皮的小姑娘，跟沙霞合夥搗蛋。我們幾點鐘幾點鐘的想，想出壞招兒來逗他生氣，叫他發脾氣，因為看他生氣來非常可笑，因此更使我們高興（然而現在我承認這件事却害羞起來）可是有一次，我們快把他招哭了，我聽見他低聲自語道：『多麼殘忍的孩子！』我馬上後悔了——我開始覺得憂愁，害羞，並替他難過。我的臉紅到耳朵根，差不多帶着眼淚請求他，不要跟我們一般見識，也別爲了我們愚蠢的戲弄而生氣。雖然這樣，他還是沒等教完課，就合上書本，離開，同他自己屋裏去。我後悔得痛苦了一整天。想到我們這兩個孩子逼得他，這個可憐的，不幸的人，想起他那艱苦的命運來！夜裏我因為痛苦和抱歉而睡不着。據說懊悔會給靈魂帶來慰藉，可是事實上並不這樣。我不知道我的痛苦多麼深的暗中牽涉到我的自負，可是至少我不願意他把我當作一個小孩子，因為我那時已經十五歲了。因此，從那一天起，我開始苦心冥想，想出千方百計來促使波克羅夫斯基改變他對我的觀念。同時，由於一直害羞和不願直說的天性，我終於發現，在我現在的地位，我下不了決心做什麼事情，只有模糊的夢想（那種夢想啊！）然而，我不再參加

沙霞的玩皮，波克羅夫斯基那方面對我們也少發許多脾氣了。不幸這還不能滿足我的自尊心。

這會兒，我得說幾句話，講到我有生以來所遇見的最古怪，最有趣，最可憐的人。我現在纔講到他——這些回憶中在這特別的一點上講到他——那是因為我以往一直沒注意過他的緣故，至於現在纔開始注意他，那只不過是因為跟波克羅夫斯基有關的一切事情突然在我眼前變得有趣味的緣故。

有時一個衣冠不整，襤褸，頭髮灰白，笨拙，怪樣的——總之，看起來很奇怪的——小老頭子到這所房子裏來。第一眼看見他一定會覺得他爲了什麼事非常的慚愧——在他良心上老像有什麼事使他憤慨，隨後又自己退縮了似的。他自己動不動就想出那種奇怪的驚跳和怪相，逼得人斷定他精神失常。他到了，站在院子裏窗戶旁邊猶疑一會兒，好像怕進來似的；一定要等到有人碰巧進門或出門——不論是沙霞，或我，或一個僕人（遇到僕人，他總是頂快的走上去，因為僕人跟他自己的身分最接近）——他會對這個人做手勢，打招呼，還作出種種的暗號。然後，要是這個遇到的人向他點頭，或者叫他的名字（這是個公認的暗號表示裏面沒有別的客人，表示他可以隨便進來），他才輕輕推開門，帶着滿足的

微笑搓搓手，踏着脚向年青的波克羅夫斯基的房裏走去。這個老頭子不是別人，就是波克羅夫斯基的父親。

後來我才詳細知道他的身世。從前他是一個文官，他沒有鑽營的手段，所以在部裏只佔一個很低的，不重要的位置。後來，他的髮妻（年青的波克羅夫斯基的母親）死了，這個鰥夫打算續弦，就娶了一個商人的女兒，不久她就總攬大權，把個家弄得衰敗和破亡，因此老人比以前更潦倒了。可是在年青的波克羅夫斯基那方面，命運比較仁慈一點，因為有一位名叫維科夫的地主，從前認識這青年的父親，還是他的保護人，就把這個孩子領過去撫養，送他上學。那位維科夫肯這麼照顧年青的波克羅夫斯基，還有一個原因，那是因為他認識那青年的去世的母親，她，那會兒還是個丫頭，受過安娜·希陀羅夫娜的照顧，後來嫁給老波克羅夫斯基。結婚時維科夫由於跟安娜的友誼關係，送給年青的新娘五千盧布作嫁奩，可是後來那筆錢的下落我可說不清了。這都是我從安娜嘴裏聽來的故事，因為學生波克羅夫斯基輕易不肯談他的家事。據說他母親長得很好看，因此她為什麼會嫁這麼一個窮丈夫，就更顯得神祕了。她死時很年青——在她結婚後才四年。

年青的波克羅夫斯基從小學升到高等學校，又升大學，在大學裏卜維科夫（他常常進京來）繼續不斷的接濟這個青年。然而，漸漸的，惡劣的健康中止了年青人的大學學業；於是卜維科夫把他介紹給安娜·希陀羅夫娜，並且親自誇獎他。講好他住在她家裏教沙霞一切他所能教的功課。

由於妻子潑悍而得來的痛苦使老波克羅夫斯基沈溺在放蕩的生活中，差不多永遠是醉醺醺的。他妻子經常打他，或者打發他坐在廚房裏；結果是，到頭來他變得習慣於挨打和被輕視，連怨都不怨一聲了。雖然還沒十分老，可是放蕩的行爲已經損害他的理性——他唯一合乎人情的表現就是他對他兒子的愛。據說他兒子長得像他死去的母親，就跟一粒豌豆像另一粒豌豆那樣。因此，對往日賢內助的回憶怎麼會不感動這個窮得破了產的老頭子的心對這個孩子發生無限的疼愛呢？父親除了講他兒子以外，再沒有別的話可講了，每星期他必來看他兩次。他不敢常常來，因為年青的波克羅夫斯基不喜歡他父親的這種拜訪。實際上，這個青年的最大過錯無疑的就是缺乏孝順心。不過，父親也確是一位難對付的人，因為，第一，他非常喜歡多管閒事，第二，他那糾纏不清的談話和問題——可以想像

得到的一個連一個的頂沒意思頂無聊的問題——老是妨礙兒子的工作。此外，老頭子有時還喝醉了酒到這兒來。然而，兒子漸漸的要他父親戒掉不良的嗜好，停止無窮的訊問，教老頭子把他，他的兒子，當作一位傳達聖言的神，沒有得到兒子的許可永遠不許開口。

這個可憐的老頭子一談到他的白丁卡（他這樣叫他兒子）就連誇帶獎嘖嘖叨叨的，永遠講個沒完。然而每逢他來看他兒子，他臉上幾乎總是帶着垂頭喪氣，膽怯的神氣，這或許是因為他拿不穩他會受到怎樣的接待。他遲疑半天也不進去，要是湊巧我在那兒，他就要向我問這個問那個的，問上二十分鐘，問到他的白丁卡身體好不好，問到他心緒怎麼樣，他是不是正在做要緊的事情，他專心在做什麼（寫東西還是想心思）等等的話。然後，我充分的鼓勵這老人，叫他安心，他才下決心進去，輕輕的，謹慎的把門推開一點兒。其次從門縫裏探進他的頭，要是看見他兒子沒有生氣，却向他點點頭，他就聲息全無的溜進屋裏，脫下他的圍巾，掛起他的帽子（這帽子粗劣的修補過好幾回，滿是破洞，帽邊完全破碎了）——做這些動作時一句話不講，一點兒聲音也不出。其次老人自己謹慎的坐在一把椅子上，他的眼睛從此再也不離開他兒子了，追隨着他的每一個動作，好像要猜透白丁卡的心情似的。有時候，要是兒子心情不好，父親看出來了，就立刻站起來，說他『只不過來逗

留一兩分鐘，」說他「走了一段長路，碰巧這會兒經過這兒。」他是「進來歇一歇的。」然後老人悄悄的，謙卑的戴上他的帽子和圍巾，他輕輕的推開門，一點兒聲音也不出的離去，臉上帶着勉強的微笑——盡力忍住他心中煎沸着的失望，盡力幫他不讓他兒子看穿。

有時，他兒子殷勤接待他的父親，老人便高興得不知怎麼好了。他的臉上，他的每一個表情，他的每一個動作，都放出滿足的光輝。要是兒子賞光跟他講起話來，老人總是從他椅子上欠起一點兒身子，輕柔的，隨和的回答，顯出尊敬的樣子，極力運用最不平凡的（那是說，最可笑的）言語。可是，唉！他沒有講話的天才。他總是慌亂起來，漲紅了臉；他永遠不知道他的手該怎麼放，他自己該怎麼樣。此外，他每回答一句話，就悄悄的一遍又一遍的回答着，彷彿要證明他剛說的話有道理似的。要是他碰巧回上一句好的答話，他就振作起來，拉直他的背心，禮服，和領帶，還做出一種無愧的莊嚴樣子。真的，每逢這種時候，他的勇氣變得那麼大，他把胆量提得那麼高，他慢慢的從椅子上站起來，居然走到書架旁邊，從上面取一本書來，他自己讀個一兩段。他做這些裝出全不在意和從容的樣子。就像他原本一直可以隨便動他兒子的書似的，就像他兒子的仁慈從不缺少似的。然而有一回我看見他兒子跟他說不准動書時，這可憐的老頭子臉色變得慘白。又害羞又狼狽，他手忙腳亂的把那本書放

倒了；於是，他盡了最大的努力鎮靜自己，含着微笑紅着臉把書翻過來，好像他不知道該怎樣來糾正他自己的錯誤似的。漸漸的，像上面說過的那樣，年青的波克羅夫斯基要他父親改邪爲正，每逢他（父親）一連三次不喝醉到這兒來，就給他一點錢。有時，年青人也給他老人家買一雙鞋，或一條領帶，或一件背心；於是老人由於那些禮物驕傲得像一隻孔雀似的。老人也常常來看我們，帶來薑餅或蘋果給沙霞和我自己，那時總是不停的談白了丁卡。他總是懇求我們注意我們的功課，說白了丁卡是個好兒子，標準的兒子，一個非常有學問的兒子；說了這些以後，他向我們眯着他的左眼，在椅子裏搖動着身體搖動得那麼有趣，我們忍不住大笑起來。我母親非常喜歡他，可是他卻憎惡安娜·希陀羅夫娜——雖然她在場的時候他比水還要平靜，比泥土還要謙卑。

不久以後，我不上波克羅夫斯基的課了。直到這時他還是把我當作一個孩子，一個沒成年的女學生，就跟他看待沙霞一樣；這傷透了我的心，因為我已經想盡方法贖我以前的罪過。對於我在這一方面的努力，他一點也沒注意到，這樣下去愈來愈使我生氣。上課時我對我老師一句話也不講，其實是我講不出來。假如我想要講話，我就馬上臉紅，慌亂起來，只好跑到屋角裏去哭。要是沒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助成了接近的機會，我不知道這一切會一

怎樣結束。一天晚上，我母親坐在安娜·希陀羅夫娜屋裏時，我便踮起腳悄悄走進波克羅夫斯基的屋裏，相信他沒有在家。某種奇怪的衝動促使我這樣作。我們雖然住在兩隔壁，可是他的房間我從沒好好看過。因此我的心跳得很厲害——真的，跳得那麼厲害，好像要從我胸膛裏跳出來似的。我走進屋裏，帶着緊張的好奇心向四週看了一下。那間屋裏陳設簡陋，一點兒也不整潔。桌上，椅上放着一堆堆的書；到處都是書和紙。隨後一個奇怪的思想鑽進我的頭腦，跟着那思想發生了一種不愉快的憤激感情。似乎我的友情，我心中的愛慕，對他簡直不算什麼，因為他受過那麼好的教育，我却那麼愚蠢，什麼都沒學過，一本書也沒念過。因此我默默的站着看那載得過重以致咯吱咯吱響的長書架子。我滿心的痛苦，失望，和憤激。我覺得我非念這些書不可，決心要念——一本一本的念，盡可能的快念。那意思大概是這樣：一定要學會他所知道的一切，才會使他覺得有跟我交朋友的價值。因此我向離我最近的書架跑去，想也不想，隨手抓起一本滿是灰塵的大書，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因為害怕和興奮而戰慄，抱緊那本偷來的書預備趁晚上我母親睡着以後藉燭光讀它。

回到我們自己屋裏，趕快翻開來看，可是擺在我眼前的只不過是一本破舊蟲蛀的拉丁文，看見這，我是多麼懊喪！我一分鐘也沒耽擱又轉回去。正在我放回那本書時，我聽見外

面走廊上有響聲，腳步聲越來越近。我手忙腳亂的想趕快把書放好，可是那本討厭的書原本緊緊的夾在那排書當中，所以抽出來以後，架上的書馬上靠攏來，簡直分不出一個空來放進那本書去。我沒有力氣把那本書插進去；可是我還在盡力推那排書。最後支持架板的生鏽的釘子（事情好像故意等待着這一剎那似的）忽然斷了；結果架板砰的一聲落下來，所有的書一堆一堆的掉下來堆在地板上！這時房門開了，波克羅夫斯基走進來！

我得在這兒解說一下，他是最受不住別人動他東西的。特別是，誰要碰到他的書，那這個人就該倒霉！因此，想像我的害怕吧，這時那些大大小小的書，各式各樣的書，薄的厚的都從書架上滾下來，飛過或跳過桌子，掉在椅子下，弄得滿屋子都是我。我想回身逃走，可是已經來不及。『完了！』我想。『完了！我毀了，我沒法了！我在這兒闖的禍跟一個十歲的孩子闖的禍一樣！我是一個多麼愚蠢的小女孩啊！一個大傻瓜！』

波克羅夫斯基真的非常生氣。『什麼？你還要怎麼樣？』他叫喊道。『你老這麼胡鬧，一點兒也不害羞嗎？你就永遠不會懂人事嗎？』叫喊時他急忙向前檢書，這時我也彎腰幫他檢。

『用不着你，用不着你！』他接着喊道。『沒人請你頂好不要進來。』

口氣是他做了教師才使用的。

『什麼時候你才會變得規矩一點，有頭腦一點？看看你自己。你已經不是一個小孩子，一個小女孩了，却是一個十五歲的小姑娘啦。』

隨後，爲要（也許是）看清楚我的確不是一個未成年的人，他就看了我一眼——他的臉却一直紅到耳根。我不了解這個，只是驚奇的站在那兒凝視他。這時他站起來，帶着一種慌亂的表情走到我面前，遲疑的說着什麼——大概是一句道歉的話，道歉他方纔沒有看出來我已經是一個長成的青年。可是過了一會兒我明白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除了狼狽和慌亂以外，我的臉紅得比他的還要厲害，於是我用雙手蒙着臉，跑出屋去。

我想不出該怎麼遮羞。我腦子裏唯一的想頭就是他一定奇怪我爲什麼在他屋裏。整整三天我不能向他抬起我的眼皮，却臉紅得要哭出來。那些最奇怪最惶恐的思想總在我腦裏盤旋。其中有一個想頭——最狂妄的一個——就是的情願到波克羅夫斯基那裏去，把實情解釋給他聽，充分的表白自己，毫不隱瞞的告訴他一切，向他担保我絕不是像頑皮的女孩子那樣的胡鬧，却是本着真誠並且有着目的。實際上，我真決心採取這種方法，就是

缺少實行時所必需的勇氣。要是我那樣做，我會給看作什麼樣的，人就連現在想到這個，我還害羞。

幾天以後，我母親忽然病得非常危險。過了兩天，她沒起過床，她病後的第三天夜裏，她發高燒，神志昏迷。那一夜我沒合過眼睛，伺候我母親，坐在她的床邊，時時遞水給她喝，按時給她藥吃。第二天夜裏我苦透了。睡眠沒有一會兒肯放鬆我，使我不住的打盹，各種東西在我眼前模糊起來。我的頭也昏；因了極度的疲勞，我差一點昏迷過去。可是我母親的病弱的呻吟使我一驚，蘇醒過來。暫時清醒一下，馬上瞌睡的慾望又戰勝我。這是多麼痛苦啊！我不知道，我也記不清了，可是我想是這樣的：有那麼一會兒，半睡半醒中，一個奇怪的夢，一個恐怖的夢，侵入我過分疲勞的腦中，我驚嚇的醒來。屋裏已經快黑了，因為蠟燭已經搖搖欲熄，最後一閃，照亮了整個屋子，在牆上跳了一下，就滅了。不知怎麼我覺得害怕——一種恐怖降臨我身上——我所經歷的惡夢過分刺激我的想像，苦惱的感覺壓碎了我的心……我從椅子上跳起來，情不由己的叫了一聲——恐怖苦悶的感覺壓迫着我，逼我叫出來。馬上門開了，波克羅夫斯基進來。

我記得我恢復知覺時是在他的懷抱中。他小心的把我放在一張椅子上，遞給我一杯

開水，隨後問我幾句話——雖然我不知道我怎麼回答他。「你自己也病了。」他拿起我的手說道。「你自己也病得很重。你發燒，我看你忽略你自己的健康，弄得過分疲勞了。休息一會兒。躺下，睡一覺。對了，躺下，躺下。」他繼續說，不容我有抗議的功夫的。確，疲勞耗盡了我的力量，我的眼睛由於非常的疲勞而閉上了。於是在椅子上躺下來，打算只睡半個鐘頭；可是我卻一直睡到天亮。波克羅夫斯基叫我，到了給我母親吃藥的時候了。

第二天晚上八點鐘左右，那時我稍微恢復了一點兒，正預備坐在我母親旁邊的椅子上消磨這一個夜晚（這麼安排的意思是想這回不要睡着），忽然波克羅夫斯基敲門了。我開門，他跟我說，因為怕我會覺得時間過得太無聊，所以他給我帶幾本書來看。我接過書來，可是現在不知道是些什麼書了，也不知道看進去沒有，不過我的眼睛通宵沒有合上。事實是這樣的，一種奇怪的興奮感覺阻礙了睡眠，我一會兒也不能安靜，却常常從椅子上站起來，在屋裏走來走去。我的全身好像滿都散佈着一種驕傲——驕傲波克羅夫斯基的慫恿，驕傲他的關心和爲我擔憂。一直到天亮，我老在思慮和夢想；雖然我知道今天夜裏波克羅夫斯基一定不會再到我們這兒來，可是我儘在幻想着第二天晚上他會怎麼樣。

那天晚上，這所房子裏其他的人都睡了以後，波克羅夫斯基開了他的門，在他門口跟

我談起話來。雖然事隔多年，我們互相諱的話我現在一句也記不得了，可是我記得我臉紅了，慌亂起來，惱恨我自己，難以忍耐的等待談話的結束——雖然我自己早已已熱烈的希望着這種聚會實現，一整天都夢想着這種聚會，並且想好了一連串合適的問答。是的，那天晚上建立了我們間友誼的鏈子的第一個環；過後，在我母親病中每天晚上我們總在一塊兒消磨幾個鐘頭。我漸漸的克服了他的緘默，可是發覺每一次談話都留給我一些對我自己懊惱的感覺。同時，我帶着祕密的愉快和一種驕傲感覺看出他爲了我把他那討厭的書本都忘記了。最後有一次正巧講到書架倒翻的事情。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因爲那時我的心情又坦白又熱誠。在我的熱誠中，在我那種稀奇的舒暢中，我發覺我自己竟然充分的招認了，說我想要讀書，要多懂一點兒事情，因爲人家只把我當作一個小女孩，當作一個小孩子看待，這傷透了我的心……現在我得反覆的說，那天晚上我有着一種很奇怪的心情。我的心那麼脆弱，總是眼淚汪汪的。我毫不隱瞞的把一切都告訴他，講到我對他的友情，講到我的心裏愛他，講到我出於同情想跟他一塊兒生活，安慰他，使他生活比較安樂的計劃。至於那回答，他只驚奇惶惑的看了我一眼，沒說什麼。我立刻覺得非常痛苦和失望，因爲我想他不了解我，甚至他還許笑我。我忽然像個孩子似的大哭起來，我嗚嗚的啼哭，連我自己也沒法

止住，因為我已經變得歇斯底里了。於是他握着我的手，吻着，把它放在他的胸前——同時講種種的話來安慰我，因為他也給強烈的情緒壓倒了。他究竟說了些什麼我已經不記得了——我只記得我一會兒哭，一會兒笑，滿臉通紅，覺得我自己快活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然而，儘管我這麼激動，我仍然注意到他還是有點拘束和不安。顯然他非常驚奇我的熱情和狂喜——驚奇我的無限熱烈的，意想不到的，非凡的友情。事情大概是這樣，起先他驚愕了，可是後來他接受我的忠誠，我勸導的話，和坦白講出的關切的表白，我得到的答覆也跟我自己講的一樣的關懷，懇切，和熱誠，甚至像一個朋友或一個哥哥講的一樣。我心裏覺得多快活，多溫暖！我什麼都沒隱瞞，也沒抑制。不，我在他眼前吐露了一切，並且覺得他一天比一天親近我了。

真的，在那些痛苦而狂喜的聚會中，我說不出我們還有什麼沒談過，挨着閃爍的燈光，我們差不多總是坐在我可憐的生病的母親床邊，一塊兒消磨到半夜。我們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凡是從我們心底升上來的話，凡是好像急於傾吐的話，全都說出來了。我們差不多總是快活的。那是多麼悲痛，可又多麼暢快的一個時期啊——同時又悲痛又暢快的時期！現在每逢回想那個時期，總使我又傷心又歡喜。不管那是愉快還是辛酸，可是回憶仍是

痛苦的。雖然如此，回憶對於我至少有那麼一點甜蜜，減輕了我的痛苦，所以每逢我覺得心痛，悲哀，疲倦，憂鬱時，那些回憶便回到我的心上，使我振作，使我又活潑起來，甚至像黃昏的露水滋潤而復蘇，那在酷熱的陽光下曬了一天，早已垂下頭的可憐而憔悴的花似的。

我母親慢慢好起來，可是我照舊在她牀邊椅子上消磨我的夜晚。波克羅夫斯基還是常常給我書。起先我看書，只不過爲了免得睡着，可是後來我比較用心的看了，再後就真正貪婪的讀起來，因爲書向我展開了一個新的，一個意想不到的，一個不熟悉的，一個新奇的世界。新思想，新印象，像泛濫的洪水似的流向我的心底，我吸收那些新印象的時候越感動，越痛苦，越費力，它們對於我就變得越親切，越大大的攪動我靈魂的深處。它們湧進我的心裏，使我連呼吸的時間都沒有，它們使整個的我陷進不可思議的混亂中。不過這種精神的發酵還不夠強，不致整個瓦解了我。因爲我太愛幻想，幸虧這救了我。

我母親的病好了，我和波克羅夫斯基夜半的聚會和冗長的談話也結束了。我們只不過偶爾交談一兩句話——多半是沒有意思，沒有內容的話，然而這種話也使我快活，我老把那些話分析出幾種意義來，想出特別的祕密的價值來。我的生命於是變得充實起來，找幸福——我安甯而沉靜的幸福。就這樣，幾個星期過去了……

有一天，老波克羅夫斯基來看我們，活潑，愉快，叨叨不休的閒談着。他笑，他說滑稽話，最後揭穿他與高采烈的謎，告訴我們說再過一個星期就是他的波克羅夫斯基的生日，到那時候，爲表示慶祝，他（這父親）打算穿一件新的甲克，（還要穿一雙他妻子答應給他買的新鞋）來看他兒子。總之，這老人十分快活，隨便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我愛人的生日！從那時起，我白天晚上都不能安頓。什麼也不管，我腦子裏只有一個固定的意思，就是想送波克羅夫斯基一件禮物，好使他記起我們的友情來。可是送哪一類的禮物呢？最後我決定送他書。我知道他早就想要一部最近出版的普式庚全集，所以我決定買普式庚那部書。我的私人儲蓄一共有三十個盧布，是作針線活得來的，本來預備給我自己作一件新衣服穿，可是我立刻派我們的廚娘老馬特列娜去打聽那部書的價錢。嚇人啊！十一本書的書價，加上裝訂費至少一共要六十盧布！哪兒去弄這麼多錢來？我想了又想，還是沒法決定。我不願意求我母親幫忙。當然，她會幫助我，可是照那樣子，這房子裏人人都會知道我的禮物，那禮物本身就要給看作酬勞金了——付過去一年波克羅夫斯基教我功課的束修，因此我情願單獨送這份禮，不讓別人知道。爲了他對我的幫助，我情願作他的永

久的負債人——完全不付什麼報酬，只獻上我的友情。最後我總算想出一個辦法解除了困難。

我知道高斯丁尼德渥爾有舊書攤子，人有時可以買到一本書——甚至是一本沒大用過的，差不多完全新的——只要誰能跟他拚命講價，就可以照定價的一半買到；因此我決定到那兒去。倒湊巧，第二天安娜·希陀羅夫娜跟我們自己都要買些東西，因為我母親不舒服，安娜懶得出門，於是出去買東西這差事派到我身上來了，我就跟馬特列娜一同出發。

運氣真好，我不久就找到一部普式庚全集，裝訂美觀，我自己跟他講起價來。起先要價要得比書舖要的還高；可是後來——我自己費了很大事，幾次假裝走開——我總算使賣書的人減低了他的價錢。最後講到十個銀盧布。價居然講成，我多麼高興！可憐的馬特列娜想不出我是怎麼回事，也不知道我幹麼要買那麼多書。可是，唉，要命啊！要命！賣書的人一看到我只有三十個紙盧布，他[●]不肯依照比先前還少的價錢賣普式庚全集，我央告他，跟他爭辯，最後他才讓一點步，他只肯這樣成交，要我拿出所有的錢以外再加兩個半盧布，他還

● 一個銀盧布等於三個半紙盧布，書價應該是三十五個紙盧布——譯者。

起誓說他只爲了我的緣故才讓步的，因爲我是『一位可愛的年青小姐』。說他對這個世界上隨便誰都不會這樣客氣。想想看只爲了缺少兩個半盧布！我懊喪得想哭出來。忽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困苦中幫助了我。

沒有隔多遠，靠近另外一個堆滿書籍的攤子上，我看見老波克羅夫斯基給一羣買書的人，大約有四五個，逗得他快要發狂了。那些人每一個都把自己的書遞給老人；沒有一本書不受他誇讚的，可是沒有一本書是他要買的。可憐的老人好像一個在挨打的人似的。他該怎樣辦，他該怎麼還價，他全不知道。我走到他跟前，問他到這兒來幹什麼，老人一看見我就高興起來，因爲他喜歡我（可能是這樣）不下於喜歡他的白丁卡。

『我在買書，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他說，『我給我的白丁卡買書。不久就是他的生日，因爲他喜歡書，所以我想買幾本書送給他。』

這位老人講話總是吞吞吐吐的，現在他加倍的張皇，非常慌亂。不論什麼書他都要問一問價錢，每本書又一定是一個盧布，兩個盧布，或三個盧布。比較大一點的書他簡直買不起，他只能羨慕的看看那些書，用手指摸摸那些書頁，放在手裏頭來頭去。然後還是放回去。『不行，不行，這太貴了，』他自己悄悄的說。『我到別處去看看。』然後他只好去看習字帖，

詩集，和訂價比較便宜的曆書。

『爲什麼你要買這些東西呢？』我問他。『這全是沒用的書啊！』

『不然，不然！』他答道。『你看，這是多麼漂亮的書！這是漂亮的書！』可是他說最後一句時是那麽勉強，我看得出來他因爲知道好一點的書都很貴，懷喪得快要哭出來。已經有一些眼淚掛在他那灰白的臉頰和紅鼻子上。我問他到底有多少錢；於是可憐的老年人拿出他所有的積蓄來，有幾個小銀幣，二十個銅戈比，包在一張髒報紙裏。我馬上抓起這一包錢，拉他到我那個賣書商人那兒去，說：『看這兒。這十一本普式庚全集要賣三十二個半紙盧布。而我只有三十個紙盧布。讓我們加上你的兩個半盧布，一塊兒把這部書買下。算作我們合伙兒的禮物。』這老人高興極了，把他的錢一齊拿出來；於是書商把我們合買的文學書都交給他。口袋裏塞滿了書，手臂裏也抱滿了書，跟我說他明天祕密的把書帶給我以後，他就帶着他的戰利品回家去了。

第二天，老人來看他兒子，陪他坐在那兒，像平常一樣，大約有一個鐘頭光景；然後他來看我們，臉上帶着那種可以想像到的最滑稽，最神祕的神氣。想到自己有着一個祕密，他就現出滿足的微笑，他告訴我，說他已經偷偷的把書帶到我們家裏來，藏在廚房的一個角落。

裏，由馬特列娜照管着呢。然後，話題自然而轉到那快要來到的生日上，於是老人抓住禮物這個題目滔滔不絕的高談闊論。他談這個題目越談得有勁，越說得詳細，我就看得越清楚。他心裏藏着些他不能，也不敢吐露出來的話。所以我等着，不講話。從他的滑稽動作，作鬼臉，眯左眼，我一直看出來他在暗自得意，在忍着滿足的感覺，這時那得意和滿足漸漸消失，他變得一刻比一刻焦灼不安。最後他自己再也忍耐不住。

「聽着，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他怯生生的說。「聽着，我不得不跟你講句話。到了他生日那天，好不好由你自己拿十本書送給他——那意思是算你自己的，算你的那份禮。我再拿那剩下的第十一本，我自己送給他，算我的禮。要是我們這樣送法，你有一份禮物送給他，我也有一份——咱們倆一樣。」

「你爲什麼不願意我們一塊兒送我們的禮物呢，沙卡爾·彼德羅維奇？」我問他。

「啊，好極了，」他答道。「好極了，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不過——不過，我想——」

老人慌亂得說不下去了，他努力要表白他自己，臉都漲紅了。他在那裏呆住了一會兒。「你看，」他繼續說，「我太愛說笑話。我老是說說笑笑，雖然我知道那麼作是不對的，可是我自己管不了自己。呆在家裏總是很冷，有時還有別的麻煩，總之，家中的一切叫我氣

悶。那麼，一遇到這種機會，我就稍稍放縱一下，偶爾喝酒喝得太多。現在，白丁卡不喜歡那樣；他爲這生氣，巴巴拉·阿麗克塞夫娜，他罵我，訓我。所以我要利用我的禮物向他表明我正在學好，改邪歸正了。好久以前我就開始省下錢來要給他買一本書——是啊，好久以前我就爲這在貯蓄了，因爲我難得有錢，除非白丁卡偶爾給我一點。他知道我在存錢，所以，等到他知道我拿他的錢是怎麼化的，他就會明白全是爲了他的緣故我才存錢的。」

我的心爲老人痛起來。看見他那麼殷殷的看着我，我毫不遲疑的下了決心。

『我告訴你吧，』我說。『所有的書都算你送他的好了。』

『所有的？』他驚叫道。『所有的書？』

『是啊，所有的書。』

『都算我自己的禮物？』

『是啊，都算你自己的禮物。』

『算我一個人的禮物？』

『不錯，算你一個人的禮物。』

我說得已經夠清楚了，可是老人好像還是不懂似的。

『喂，』他想了一會兒，說：『那倒的確好得很——的確再好沒有了。可是你自己怎麼辦呢，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噢，我不送什麼東西給你兒子。』

『什麼？』他驚叫起來。『你不送什麼東西給白丁卡——你情願不送什麼東西給他嗎？』老人給我所說的話困住了，他差不多好像預備要放棄他自己的提議，除非我也另外送他兒子些什麼東西。他的心多麼善良啊！我趕快跟他說定我一定另外預備點兒禮物，因為我唯一的願望就是不要破壞了他的快樂。

『倘若你兒子高興，』我又說，『要是你也高興，我就會同樣高興，因為我私心裏會覺着跟我自己送了禮一樣。』

這些話足以使老人安心了。他跟我們一塊兒又談了兩個鐘頭，還是不能安安頓頓的坐一會兒，總是從他座位上跳起來，大笑，跟沙霞逗鬧，偷偷的吻我，緊握我的手，悄悄的向安娜·希陀羅夫娜作鬼臉。最後她把他趕出去了。總之，他那種手舞足蹈的高興是我從來沒見過的。

生日那天，正好十一點鐘，他來了。作完彌撒直接來的。他穿一件用心改造的大禮服，一

件新背心，一雙新鞋，他手臂中滿抱着我們的那一堆書。然後我們統統在安娜·希陀羅夫的客廳裏坐下，來喝咖啡（那天是星期日）。老人最先喝完，說普式庚是一位了不起的詩人。然後，他又現出差怯慌亂的樣子，忽然轉口提到一個人應該品行端正；他說，要是人不這樣作，就會荒唐起來；又說，這一類惡傾向會使人毀滅，使人墮落。然後這位演說家爲了警戒我們，就舉出幾個放肆的人的可怕實例，最後他又跟我們說不久以前他已經改邪歸正，品行改得可以作模範了，因爲他理解了他兒子的規勸的正確，把它灌注到心裏去，因此他作父親的，就真的改好了；那證明就是他現在用他長時期積蓄下來的錢買給那規勸他的兒子的幾本書。

我聽老人講這些話，忍不住又好笑又要哭。必要時他撒謊撒得多好！那些書搬到他兒子屋裏，排放在書架上，放在波克羅夫斯基馬上可以猜透的地方。然後老人被邀請去吃午飯，我們大家一塊兒打牌，耍錢，快活的過去一天。沙霞生氣勃勃，我也不比她差，玩的時候波克羅夫斯基對我非常殷勤，老在找機會想單獨跟我講話。可是我躲避這種機會。是的，整個說來，這是四年以來我過得最幸福的一天。

可是現在只剩下悲哀的，痛苦的記憶讓我回憶了，因爲我接着要講到我經歷過的晦

暗的故事。或者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我的筆動得越來越慢，簡直好像不肯再寫下去似的。或許也爲了同樣的緣故，我剛纔纔能那麼愛戀，那麼熱心的敘述着，連我年青時幸福日子中最小的細節也敘述出來了。可是，唉，這種日子沒延續多久，接着是只有上帝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完結的黑暗的、憂愁的時期了！

我的不幸是從波克羅夫斯基的病和死開始的，在我剛才記下的那些回憶以後兩個月他病了。那兩個月中間，他爲了他自己的衣食艱苦的工作着，因爲到這時爲止，他始終沒有一個固定的職業。像所有害肺病的人一樣，他從來沒有——甚至一直到他最後的一刻也沒有——完全放棄過他能活得長的希望。他只能找到家庭教師一類的位置，可是他從來就不喜歡這種職業；可是由於他身體弱要謀到文官的位置簡直不可能。況且，在機關裏作事，他要等很久才能領到他的第一次薪水。從這時起，他總是把事情往壞的一方面想，因爲他的脾氣越變越壞，病痛暗暗的損害他的健康，雖然他自己從來沒有覺得。秋天到了，他每天出去接洽事情——那是說去請求，去奔走活動位置——只穿一件薄甲克；結果是一再淋了雨，他就上了床，再沒有起來過。他在仲秋時候，十月末尾，死了。

他病中，我沒有離開過他的屋子，盡心的伺候他。他常常連着幾夜睡不着覺。他也常常

不省人事，要不然就說胡話；那種時候他講各式各樣的事情——講到他的工作，他的書，他的父親，和我。那種時候我學到了許多以前我不知道的，或者從沒想到過的事情。他初病時，住在這所房子裏的每一個人都斜着眼睛看我，安娜·希陀羅夫娜還帶有深意的點點頭，我却總是對直看他們的臉，慢慢的他們不再注意我對波克羅夫斯基的關心。至少我母親對這件事一點兒也不介意。

有時波克羅夫斯基知道我是誰，可是這種時候很少，總是神志不清的時候多。還有些時候他通宵跟一個不知道什麼人在講話，講着曖昧神祕的語言，他那喘息的聲音在狹小的房間裏嘶啞的響着，就像在墳墓裏一樣。這種時候我總覺得情形可怕。特別是在最後一晚，他神志昏迷，因為他正輾轉在非常的痛楚中，總是說胡話，到後來我難過得像靈魂給撕裂了似的。這房子裏的每一個人都驚慌起來，安娜·希陀羅夫娜開始禱告上帝早點收他回去。醫生請來了，診斷結果說是病人明天早上就會死去。

那天夜裏，老波克羅夫斯基待在走廊裏，他兒子的房門口。雖然給他一條褥子讓他睡，可是他的時間全消磨在從屋裏跑進跑出的動作上。他簡直讓悲哀壓倒，現出叫人害怕的樣子，理智和感情似乎都已失去，他的頭苦惱得發顫，他的身體從頭到腳戰抖着，同時他自

已悄悄的嘟囔着，好像在跟誰吵架。我隨時都料着他要發瘋。正在天亮以前他被心裏的苦惱所壓倒，倒在褥子上睡着了，像一個挨了一頓打的人似的；可是到八點鐘，兒子要死了，我跑去叫醒他父親。臨終的人變得很清醒，跟我們告別。不知怎麼，我哭不出來，雖然我的心好像在崩碎一樣。

最後的一剎那是最苦惱最使人心碎的一刻。有一陣子，波克羅夫斯基用他那不聽調動的舌頭要求什麼事情，我却聽不清他說些什麼。然而，我的心給悲哀撕碎了。過後有一個鐘頭光景，他躺在那裏比較安靜一點兒，他祇憂鬱的朝我這方面看，努力用他僵冷的手作手勢。最後他又想用那嘶啞的，沉重的聲音來解說他可憐的請求，可是說的話變成許多不連貫的聲音，這一次我還是猜不透他的意思。我把同住的人一個一個的帶到他身邊來，又給他喝水，可是他只是悲哀的搖頭。最後我懂得他需要什麼了。他要我拉開窗簾，打開窗戶。大概他最後要看一眼白日的光輝，太陽和整個上帝的世界。我拉開窗簾，可是剛剛亮開來的白天是那麼陰沉，看起來那麼陰慘，就跟這可憐的病人快要熄滅的生命一樣。沒有一點太陽光。陰雲佈滿了天空像戴着一頂霧罩似的，萬物顯得悲慘，多雨濛濛，威脅。細雨打在窗玻璃上，冰冷而夾着灰塵的水流使玻璃昏暗的表面形成一條條昏暗的條紋。只有一縷黎

明的微光透進來，跟神像前顫抖的燈光爭輝。臨終的人沉思的向我看了一眼，點點頭。然後他就死了。

安娜·希陀羅夫娜料理的喪事。買了一口普普通通的棺材，租了一輛破破爛爛的柩車；同時，爲要應付開支，她沒收了死者的書和別的東西。然而老人跟她搶書，跟她吵架，盡量把書帶走——塞滿他的口袋，甚至塞滿了他的帽子。這以後的三天他確實是跟這些書一塊兒過的，就連他到教堂去的時候也還是帶着。他的行動澈底像一個頭腦不清失去記憶的人一樣。他用了出奇的專心在柩車旁邊奔走料理——一會兒把死者胸前的燭台放正，一會兒吹熄了蠟燭，又另外點上一根。顯然他的思想不能長久集中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作安靈祭的時候我母親不在，安娜·希陀羅夫娜也不在，因爲我母親病了，安娜跟老人不和。只有我跟他父親在那兒。舉行儀式時，我感到一種恐慌，一種對將來的預感，我站不住了。最後屍首裝入棺材釘起來。然後助葬的人把棺材放在柩車上，就出發了。我只伴送着走完了一條街。走到那兒，趕車的突然把車趕得飛跑起來，老人跟着柩車跑——大聲啼哭，可是跑的動作時時使哭聲變得顫抖，而且忽斷忽續的。後來他的帽子掉了，可憐的老人並不停下來拾，雖然雨打在他頭上，又颳起風來，雪雨不住的刺痛，擊打他的臉。他從柩車這邊跑到

那邊，好像他了解這件殘忍的事一樣——他的舊大衣的兩邊給風吹起來像一對翅膀似的。衣服的每一個口袋裏都裝着書凸起來，他的胳膊底下挾着一本特別大的書，他緊緊的抱在胸前。送葬的行列經過時，過路人脫下帽子，在胸前劃十字，有些過路人站住驚愕的凝視着那可憐的老人，不時有書從他的口袋裏滑出來，掉到污泥裏；因此，有人叫住他，叫他注意他的書掉了，他就站住，把書拾起來，還是跑去尾隨着柩車。在街的一個角，一個襤褸的老太婆緊跟着他；最後一直到柩車拐灣，我的眼睛看不見了。然後我回到家裏，悲哀得不知道怎麼才好，就投到我母親的懷抱裏——哭哭啼啼的緊抱着她，吻她，把她緊貼在我的懷抱中，彷彿我在抱着這世界上我最後一個朋友，免得她死去似的。然而死亡已經站在她的面前了……

六月十一日

爲了昨天我們一塊兒到島上●去的散步，我是多麼感謝你啊，瑪卡·阿薩克塞維奇！

●聖彼得堡的地名——譯者。

萬物是多麼新鮮，愉快，多麼青翠！我病中常常以爲我不會再好，我一定要死了。那麼，你想，昨天會有怎樣的感覺！不錯，在你看來，好像我還是有一點憂鬱，你可別爲這跟我生氣。雖然我快活，無憂無慮的，有些時候，即使在我頂快活的時候，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憂鬱就來了，掠過我的靈魂。我總爲些小事哭起來，連我自己也說不出爲什麼我那樣悲傷。事實上是因爲我不舒服——太不舒服了，因此我對什麼事情都往壞的方面去想了。灰白而清澈的天空，正在下山的落日，黃昏的靜寂——唉，不知什麼緣故這些景物使我悲哀傷心起來；我的心頭好像壓得太重，須用眼淚來排遣一下。可是我爲什麼要寫這些給你呢？要表白我的心太難了；可是要丟開自我的表白就更難。或許你可以了解我。淚和笑……你多麼好，馬卡·阿歷克塞維奇！昨天你凝視着我的眼睛就像你能從那裏而讀出我感到的一切似的——好像你看我幸福你就高興。不管走過一叢灌木，或一條小路，或一條小溪，你總在我面前站住，立在那裏凝視我的臉，你好像在向我誇耀你自己的產業似的。這告訴我你的天性夠多麼仁慈，我爲這愛你。今天我又不舒服，因爲昨天我的腳浸濕，受了涼。希陀拉也不舒服；我們倆都病了。不要忘記我。盡可能的常來看我。↵

你的

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六月十二日

我最親愛的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我以為你要用詩來描寫我們那天的聚會呢；然而只收到你一張簡單的信。話雖如此，我得說，你的信寫得少則則少，那一點却表白得非常美麗，文雅。大自然，你對鄉村風景的描寫，你對你自己感情的分析——統統美麗的寫出來了。唉，我沒有這種天才！雖然我能塗滿好幾張紙，什麼內容都沒有——頂好是我的筆永遠不要挨到紙。是的，這是我從經驗知道的。我愛，你說我仁慈，說我好，說我不會害我的同伴，說我有領悟上帝的善良的（那善良表現在大自然的工程上）等等。這一切也許是真的，我頂親愛的人——這一切也許確實像你所說的那樣。真的，我想你說得對。可是如果真是這樣，那原因是一個人讀到一封信你剛給我的那樣的信，他的心就會不由自主的變得柔和，引起許多比較嚴肅比較重要的思想來。聽着，我愛，我有些話要告訴你，我愛的人。

我要從我十七歲第一次作事時寫起——雖然不久我做官就要滿三十年了。我可以

說起先我很滿意我的新制服；我年紀越大我的心智也越增長，我就開始研究我的同事，此外，我可以說，我過着一種正直的生活——正直得終於受欺負了。這你也許會不相信，可是這是真的。你想，居然會有那麼殘忍的人！因為，頂親愛的，雖然我遲鈍，無足輕重，可是我還是有那人人都有有的感情。所以，巴巴拉，等到我告訴你那些殘忍的人怎樣對待我，你會相信嗎？我告訴你這些，我覺得害羞——完全因為我是一個沉靜和平，忠厚的人！事情總是這樣開頭：『瑪卡·阿歷克塞維奇，這是你的錯。』然後就是『不用我說，全是瑪卡·阿歷克塞維奇的錯。』最後就變成：『當然該怪瑪卡·阿歷克塞維奇。』我愛，你看見沒有，事情就是這樣演變？一切錯誤都歸罪於我，一直弄到『瑪卡·阿歷克塞維奇』在我們機關裏變成了口頭語。還有，既把我作成一句口頭語，這些人就不肯向我微笑，不肯對我說一句客氣話了。他們挑剔我的靴子，我的制服。我的頭髮，我的姿勢。這些東西沒有一樣合他們的胃口。樣東西都須改過才行。從那時到現在一直都是這樣。固然，我現在慢慢習慣了，因為我對任什麼事都能習慣（你知道，我是一個秉性和平的人，像所有小身材的人一樣。）然而這些事情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呢？我傷害過誰嗎？我排擠過誰嗎？我對上司毀謗過誰嗎？沒有，錯處就在於我不止一次的要求加薪。然而我從來沒有鼓動大家一齊要求加薪。沒有，你要這

樣想就錯了。我最親愛的人。我怎麼會這樣幹？你自己就有很多機會可以看出來我哪裏會欺騙和狡猾。那麼，我為什麼會落到這個份上呢？……然而，我愛，既然你認為我值得尊敬，別的我就不在乎了，因為你比世界上的人好得多……你認為最偉大的社會美德是什麼？私人談話時葉夫斯泰菲·伊凡諾維奇有一回告訴我說最偉大的社會美德可以認為有自己賺錢來化的本領。我的同伴又常常開玩笑的解說（是的，我認為他們是開玩笑）這句道德的格言：一個人應該永遠不讓自己變成一個依賴別人的那。那麼，我是一個不依賴別人的人。我吃的是我自己的麵包皮；雖然是一塊壞的，有時確實是長蛆的麵包皮，但這至少是我『勞力換來』的，因此那麵包皮的用途是正當合法的。因此，我還需要什麼呢？我知道像我這樣一個謄寫人的勞力只能賺得很少，少雖少，我還是驕傲，因為那是工作換來的，在我額上絞出過汗來的。做一個謄寫的人有什麼關係？人家說我，『他只不過是一個書記罷了。』可是這有什麼失體面的？至少我的抄寫很清楚，看上去又整齊又順眼，我的上司很滿意。真的，我謄寫過很多重要公文。同時，我知道我的文章缺乏風格；這就是我在機關裏升不上去的理由。就是對於你，我自己的人，我寫得也簡單，沒有曲折，只不過碰巧想到什麼就寫什麼。是的，我全知道，可是如果每個人都變成好作家，那還有誰做謄寫人呢？……頂親愛

的，我信裏不管問到你什麼問題，我請求你答覆。我好確切知道你需要我，我對你有用；既是這樣，我就一定不讓我自己給任什麼瑣屑事情分心。即使我渺小得像隻耗子，我也不在乎，只要那隻耗子是你需要的，而且於世界有用，有它的地位，得到它的報酬。可是哪兒有這樣的耗子啊！

夠了，頂親愛的。我不應該說這些話，可是我按捺不住我的脾氣了。不過，有時，講實話是愉快的，再見，我自己的，我的愛人，我的可愛的小安慰者！我不久一定就要來看你——是的！我一定來看你。我沒去看你以前你別自尋煩惱。我還要帶一本書給你，再說一次再會。

你的真心的同情者

瑪卡·傑渥式庚。

六月二十日

我最親愛的瑪卡·阿歷克塞維奇：

我急急忙忙寫信給你——我拚命的在趕我的活。你猜爲什麼要這樣忙？那是因爲來

了一個機會，你可以買一件精美的東西了。希陀拉告訴我，她認識一位退休的文官，他有一套制服要賣——看起來樣式很整齊，修改得很周到，並且非常便宜的制服。現在，別跟我說你沒錢，因為我聽到你自己的嘴說有。就用那筆錢買，我求求你，不要存着了。你看你穿着多麼可怕的衣服走來走去！那衣服多麼丟臉——那衣服簡直全是補疤！實際上你一套新的也沒有。這是我確實知道的，我不要聽你跟我講的『那一套話』。所以這一次聽我的話，買下這套制服，看在我的面上買下來吧。爲了表示真的愛我買下吧。

你送我一段麻布當作禮物。可是聽我說，瑪卡·阿歷克塞維奇，你簡直在毀掉你自己。你要化那麼多錢，那麼可怕的一大筆錢在我身上，這是鬧着玩的嗎？你怎麼愛揮霍起來！我告訴你不需要這個，這種化費是不必要的。我知道而且我相信你愛我，因此用不着藉禮物來提醒我。既是我知道這得破費你很多，我更不願收下這禮物。不，把你的錢化在有用的地方。我請求你，我央告你這樣作。還有，你要我把我的回憶錄的下半段寫給你——要我寫完它。可是我不知道上面那麼多的怎麼寫出來的，現在我沒有力量把我的過去再寫下去，連想都不願意想它。那些回憶對於我是可怕的。要我講述我可憐的母親，那在我尤其困難。她留下她這可憐的女兒讓惡人們欺負。我每一想到，我的心就充滿了血；在我的記憶中那

種生活那麼鮮明，我沒法從我的思想裏排出去，它堅決的黏在我的記憶中，雖然事情發生到現在一年的光陰飛也似的過去了。可是這一切你是知道的。

還有，我已經告訴你，現在安娜·希陀羅夫娜想怎麼樣。她責備我忘恩負義，關於卜維科夫先生的事她不承認該怪她自己。她還常常找我去，告訴我我走錯了路，可是如果我回到她那兒去，她能彌補卜維科夫的事情，逼他承認他的過錯。她又說他願意給我一份嫁奩。滾他們的！我在這兒跟你跟好心的希陀拉在一塊兒很幸福，她對我的忠誠使我想起我那早已死去的老保姆來。你雖然是我的一個遠親，我懇求你常常保護我的名譽。別人我一概不管，要是我能夠的話，真想忘記他們……現在他們還要我怎樣呢？希陀拉斷定那完全是一種詭計，並且說不久他們就會丟開我。但願如此！

巴·陀。

六月二十一日

我自己的，我的愛人：

我要寫信給你，可是不知道從哪兒寫起。事情是這麼奇怪，就像我們確確實實在一起生活着的。我還可以說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過到現在這樣的幸福日子。好像上帝賜給我一個家，一個我自己的家庭似的！是的，我愛，你是我的小女兒。可是我送你的那四件不值什麼的襯衣你何必提它呢？你需要它；我從希陀拉那兒知道的，不論做什麼使你滿足的事情於我總是特別的愉快。這在我一生中永遠是我的一種幸福。因此，請讓我享受這種幸福，別希圖阻止我。事情並不像你想的那樣。我現在得到了陽光，因為，第一，我住得離你那麼近，差不多像你和我住在一起似的（這給我的心很大的安慰）；第二，這兒我的一位鄰居名叫拉達夏耶夫的，（那位退職的文官，他常招集文學晚會，）今天請我去喝茶。因此，今天晚上，我們在那兒聚會，討論文學！我的愛，想想看，有多好！那麼，現在再會吧。我照我的本心寫這封信，並沒有一定的目的，只爲了叫你相信我幸福。我從塞瑞莎那兒得到你的消息，知道你需一件繡花斗篷穿，所以我要去買一件來。是的，我打算明天去買那繡花斗篷，這樣又可以滿足你的需要，使我快樂。我知道這種衣服在什麼地方買。

現在我仍是你的忠實朋友。

瑪卡·傑渥式庚。

六月二十二日

我最親愛的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我得告訴你這所房子裏發生了一件悲慘的事情——一件激起人極端憐憫的事情。今天早上，大約五點鐘，高希科夫的一個孩子死了，得的猩紅熱或這一類的病。我去弔慰他的雙親，發見他們生活在最慘的貧窮和紊亂中。那也不足爲奇，因爲這個家庭住在一間屋子裏，爲了體面關係，只用一個簾子隔開着。棺材已經放在屋當中——一口普通的却恰恰合適的粗製棺材，真的現成的。他們告訴我，這孩子已經是一個很有希望的九歲男孩。多麼淒慘的光景！母親雖然沒有哭，那可憐的女人看上去傷心得快倒下去了。話說回來，他們肩頭上減輕一個負擔，到底輕鬆一點，雖然他們還有兩個孩子——一個嬰兒和一個六歲小女孩。看看這些受苦的孩子夠多麼痛心，又沒法幫助他們！那父親，穿一套舊而髒的大禮服，坐在一張破椅子上。眼淚不斷的從他臉上流下來——其實與其說是因了悲痛，倒不如說是由於眼睛瞪得太久的緣故。他又那麼瘦！他一講話臉就紅，慌亂得不知該怎麼回答了。

他的女兒，一個小女孩，靠在棺材上——她的臉看起來那麼疲倦，那麼沉思，可憐的小東西！你知道嗎，看見小孩子臉上有沉思的樣子我頂受不了。地板上躺着一個破破爛爛的洋娃娃，可是她並不拿牠玩，一動不動，站在那兒，她的手指頭放在她的嘴裏。就連女房東給她的糖果她都不吃。巴巴拉這一切不是夠悲慘，悲慘嗎！

瑪卡·傑渥式庚。

六月二十五日

我愛的瑪卡·阿歷克塞維奇：

我送還你的書。依我的看法，那是一本沒有價值的書，我情願不要這種書。爲什麼你省下錢來買這種沒價值的東西？除非是你隨便買來的，這種書真的使你高興嗎？然而，你答應過我另外送幾本書給我。我願意分担書價。現在，我們再會吧，我沒什麼話可說了。

巴·陀。

六月二十六日

我親愛的小巴巴拉：

告訴你實話，我自個兒就沒看過你說的那本書。那是說，雖然我拿起來看了，不久我就看出來那是荒謬，只不過寫來叫人發笑的。『然而，』我想，『至少是一本「輕鬆」的作品，那麼也許會使巴巴拉高興。』這就是我送那本書給你的緣故。

現在拉達夏耶夫答應給我一本真正的文學書看；所以，我愛，不久你就可以有書看了。他是好思索的人；他是一個聰明人，而且是一個作家——了不起的作家！他的筆輕快的寫下去，有一種風格（就連他寫那最普通，最不重要的事情時也有這種風格）我常常跟爾杜尼和塞瑞莎兩個人談到這件事。我也常常去跟他一塊兒消磨一個夜晚。他大聲唸書給我們聽，一直唸到清晨五點鐘，我們聽着。這與其說是朗誦，不如說是啓示。那是美妙的，那像一束花——每一頁的每一行都是一束花。此外，他是一個多麼容易接近，多麼斯文，多麼好心腸的人，我哪兒比得上他？唉，比不上，簡直比不上！他是一個有聲望的人，然而我——唉，

什麼也不是。然而他遷就我。目前我正在給他抄一份文件。可是你千萬別以為他遷就我這麼個抄寫的人有什麼作用。你不能相信你所聽說的那些無聊的廢話。我爲他抄寫只不過要叫我自己高興，使他注意我——這種事情老能給我愉快。我估量他的處境不易。他是一個好的，一個很好的人，一個不容易碰見的作家。

文學是多麼燦爛的東西，巴巴拉——多麼燦爛的東西啊！這是我認識拉達夏耶夫還沒到三天便學到的。文學堅強人的心，指導人的心……不管世界上發生着什麼事情，你統可以在拉達夏耶夫的作品裏找到。而且又寫得那麼好！文學是一種圖畫——一種圖畫或一面鏡子。文學一下包括感情，表白，好的批評，好的學習，和一種憑證。是的，這些是我從拉達夏耶夫本人那兒學來的。我可以告訴你，巴巴拉，只要你能夠坐在我們中間，聽我們談話（這時，跟我們其餘的人一樣，你也抽一支煙，）聽着那些在座的人開始辯論各式各樣的事情，你會像我一樣覺得自己渺小，因爲我自己呆在那兒只能做個傻子，覺得害羞，因爲我想了整整一晚上想要插一句話——就連這一句也想不出來！人遇到這樣的情形會覺得歉然，格言說得好，他已經長成了人，可是沒有人的智慧……空閒的時候我作些什麼呢？我像傻子似的睡覺，雖然我還應該做些別的事情——比方說，吃東西或寫作，因爲吃東西對

自己有用，寫作對別人有益。你該見識見識這些人多麼會賺錢！比方說，拉達夏耶夫賺的還少嗎？我聽說，幾天的寫作他就可以賺三百盧布那麼多！真的，要是一個人是一位作家，寫點短故事或別的什麼有趣的文章，那麼他往往可以一次把五百盧布或一千盧布裝在他口袋裏！巴巴拉，你看看！拉達夏耶夫手邊有一薄本詩稿，你猜他要多少錢？七千盧布！嘿，用這筆錢可以買一所房子了！這本底稿五千他還不賣，爲這件事我跟他講情，勸他收下那五千。可是沒用。『因爲，』他說，『他們不久會給我七千的。』還是固執他自己的成見，因爲他是一個有決斷的人。

現在，假定我從意大利的激情（他另一本著作的名字）中引一段給你看吧。頂親愛的巴巴拉，你自己來評一下：

『烏拉第密爾跳起來，因爲在他血管裏愛情的慾望已經湧起來，達到了沸騰點。

『「伯爵夫人，」他叫道，「你知道我的愛慕怎樣可怕嗎，這種瘋狂怎樣無邊無際嗎？不！我的幻想沒有欺騙我——我愛你愛得神志恍惚，窮兇極惡，就像瘋子似的！你丈夫身體裏所有的血液永遠熄滅不了我靈魂裏的那種瘋魔澎湃的狂喜！任什麼阻礙也擋不住那

嚙咬我的胸膛的毀滅一切的，惡魔的火焰！啊，希娜伊達，我的希娜伊達！

「烏拉第密爾！」她低聲喚道，差不多昏倒了，便伏在他的胸口。

「我的希娜伊達！」神情恍惚的斯密萊斯基又喚道。

「他的呼吸變成急促而斷續的喘息。愛情的燈在愛情的祭壇上明亮的燃着，燒焦了兩顆不幸的受難者的心。

「烏拉第密爾！」她又陶醉的悄悄喚道，這時她的胸部挺起，她的兩頰緋紅，她的眼睛閃耀着火光。

「這是新穎而可怕的結合。

.....

「半個鐘頭以後，上了年紀的伯爵走進他妻子的閨房。

「我愛，現在怎麼樣？」他說。「你預備下茶炊一定是要招待一個受歡迎的佳賓了，是不是？」他輕輕的搯了一下她的臉蛋兒。」

巴巴拉，你認為這個怎麼樣？真的，這寫得太露骨一點——那是無疑的，可仍是多麼堂

「皇，多麼了不，起若是你允許，我還要從拉達夏耶夫的故事厄瑪克和蘇勒爾卡中再引一段給你看：

「蘇勒爾卡，你愛我嗎？再說一遍你愛我，你愛我！」

「厄瑪克，我是愛你，蘇勒爾卡悄悄的說。

「『那麽，皇，天后，土啊，我萬分感謝你！我當着皇，天后，土說，你使我幸福了！你賜給我一切，我受苦的靈魂從早年尋到現在的一切，就是因爲這個你才引我到這兒來的，我的引路的明星——就是因爲這個你指揮我到石帶來的！現在我要向全世界誇示我的蘇勒爾卡，不論是人，或者神，或者陰曹的鬼怪，都不能阻止我！啊，但願人人能了解她那溫柔的心中的神祕愛情，能看見潛伏在她每一小滴眼淚中的詩！那就讓我用無數的吻來吻乾這些眼淚吧！讓我喝乾這些天國的甘露，啊，做個出世的神仙吧！」

「厄瑪克，蘇勒爾卡說，『世界是殘酷的，人類是不公平的。可是任憑他們把我們趕出來——任憑他們裁判我們吧，我愛的厄瑪克！一個在西伯利亞冰雪中養大的可憐的

少女何必跟那冷冰冰的，自滿自足世界打交道呢？人們不會了解我，我的愛，我的情人。」

「真的嗎？那麼但願哥薩克人的劍在他們頭上呼嘯作響！」厄瑪克叫道，他眼睛裏露出狂怒。」

巴巴拉，你想厄瑪克知道蘇勒爾卡被人殺死的時候一定會有什麼感覺嗎？——是這樣的，趁着黑夜來臨，瞎子老高邱、厄穆偷鑽進厄瑪克的帳幕，厄瑪克不在家，他誤殺了他自己的女兒，自以為殺了那搶奪他王位和皇冕的人。

「但願我有一塊石頭來磨我的劍！」當厄瑪克在岩石上努力磨他的劍時，他憤怒的瘋狂的叫道。「我要他的血，他的血！我要把他的身體撕成一塊一塊，這個惡漢！」

然後厄瑪克，因為失去蘇勒爾卡不能再生活下去，就投入伊爾的什河，故事完結了。這兒還有另外一個短篇中的一段——這回是用比較滑稽的筆法，寫來要人發笑的。

● Irtsch: 西伯利亞河名。——譯者。

「你認識伊凡·普羅柯夫維奇·撒布托布夫嗎？他是個非常像普羅柯夫·伊凡諾維奇的人。伊凡是一個性情粗暴的人，所以他是一個品德不好的人。然而他非常愛吃羅卜和蜂蜜。有一次，他有一個朋友叫皮拉幾亞·安托羅夫娜。你們認識皮拉幾亞·安托羅夫娜嗎？她是一個總把裙子反穿的女人。」

多麼滑稽，巴巴拉——真滑稽！他大聲向我們念時，我們笑得前仰後合。是的，他就是這種人。這一段或許開玩笑開得過火了，可是至少這是無傷大雅的，沒含着亂七八糟的思想或自由主義觀念。順便提一句，我得說拉達夏耶夫不祇是一個第一流作家，還是一個過正直生活的人——那是大多數作家辦不到的。

你猜，一種什麼念頭有時鑽進我腦子裏來？真的，我想要是我自己寫點什麼，那會怎麼樣？要是忽然有一本書在世界上出版了，書名是『瑪卡·傑涅式庚詩集』，那會怎麼樣？我的安琪兒，那時會怎麼樣？這樣的事你認為怎麼樣，你會怎樣應付？我能說，在我的書出現以後，我自己就永遠不敢在尼夫斯基街上露面了；因為聽着每個人都說，『文學家和詩人

傑渥式庚來了——是的，這就是傑渥式庚本人啊，」豈不是太可怕嗎？在這種情形下，我的兩隻腳該怎麼放呢，（因為我可以告訴我鞋的鞋差不多總是補過的，或者正巧破了，因此決看不順眼。）想想看大作家傑渥式庚還穿着補過的靴子走路！要是有一位公爵夫人或者一位伯爵夫人認識我，她會說什麼呢，可憐的女人！然而，她也許會完全沒有注意到我的鞋，因為我們有理由推想那些伯爵夫人一定已經聽說過我的一切情形，因為我的朋友一定會偷偷告訴她了——拉達夏耶夫就是其中的第一個，因為他常常去拜訪V伯爵夫人，實際上就住在她家裏。聽說她是一個非常聰明伶俐的女人。這拉達夏耶夫，一條機靈的狗

！

可是講得夠了。我寫這一類的事情，為的是使我自己高興，同時也給你解悶兒。現在，再見，我的安琪兒。這是我寄給你的一封信，這是因為我今天在拉達夏耶夫家裏吃午飯以後覺得精神很好。在那兒我碰巧看見一本小說，我不知道該怎麼樣描寫給你聽好，不要因此就看輕我，既使我帶另外一本書給你，也別看輕我。（因為我確實要帶一本給你。）那本小說是保爾·德鄂克作的，是一本不適合你看的小說。不行，不行！你不適宜看這種書。事實上，聽說這本書使得聖彼得堡的批評家非常討厭。同時，我送你一磅糖果——特意為你買

的。我愛，每逢你吃一塊，就想一下送糖的人。不過，那些冰硬的，別用牙咬，慢慢的吮着吃，怕把你的牙咬痛了。或許，你也喜歡吃蜜餞吧？好，要是你喜歡吃的話就寫信告訴我。再見，再見。我愛，基督保佑你！

總是忠實於你的朋友。

瑪卡·傑渥式庚。

六月二十七日

我頂親愛的瑪卡·阿歷克塞維奇：

希陀拉告訴我，說要是我願意，有人肯幫我忙，給我在某人家謀一個家庭教師的好位置，我的朋友，你以為怎麼樣？我去還是不去？當然，那樣我就可以不再拖累你，而且看起來這個位置還不錯。另一方面，想到要到一个陌生人家裏去，又使我害怕。住在那裏面的人都是鄉紳，他們會問我許多問題，爲我忙起來的。那麼，我怎麼回答他們呢？你看，我現在那麼不習慣於應酬了——那麼怕難爲情！我喜歡住在我早已住慣了的窠裏。是的，住熟的地方總是

好的。就是講到朋友，也是老朋友好。即使同處在憂患中，也還是這個熟地方好……只有上帝才知道那個位置該做些什麼差事。或許只是要我做一個照顧孩子的丫頭吧；總之，我聽說那兒的家庭教師兩年裏頭換過三個了。爲了上帝的緣故，瑪卡·阿歷克塞維奇告訴我去好還是不去好。現在你爲什麼老不到我身邊來了？千萬讓我的眼睛常見到你。差不多只有星期日作彌撒的時候我們才見一次面。你變得那麼怕難爲情！我也怕難爲情，雖然我還算是你的親戚呢。你一定不愛我了，瑪卡·阿歷克塞維奇。爲了這個緣故我有很多光陰是在煩惱中度過去。有時，黃昏到來，我覺得我自己多麼孤寂——唉，多麼孤寂啊！希陀拉出門了，我坐在那兒，想想，想想。我想起過去的一切，過去的快活，過去的憂愁，詳詳細細的在我眼前現出來，掠過去，好像透過一層霧似的；那麼熟悉的臉孔現出來，好像真跟我一起在這間屋裏似的！我看見次數最多的是我母親。唉，幻想迷住了我！我覺得我的身體不行了，我多麼弱。今天早上我一起床就病了，我嘔了又嘔。是的，我覺得，我知道，我離死已經不遠。我死了誰來葬我呢？誰來看我的墳墓？誰會爲我傷心？現在，我許會到一個陌生地方，到一個陌生人家裏去死了！是啊，在一個我不熟悉的角落裏……我的上帝，人生是多麼悲哀啊……你何必送蜜餞給我吃？你從哪兒弄來的錢買這些東西？唉，爲了上帝的緣故，留着錢，留着錢吧。希陀拉

賣了一條我做的地毯。她賣得五十個盧布，那已經夠好了——我想還賣不到那麼多錢呢。這五十個盧布，我想給希陀拉三個，剩下的我給我自己做一件素淨暖和的衣服。我也給你做件背心——我親手做，用好材料。

希陀拉還給我帶來一本書——別爾金故事集——要是你想看，我就借給你。可是別弄髒了，也別留下，因為這不是我的。那書是普式庚寫的。兩年前我跟我母親一塊兒讀過那些故事，再讀它會使我傷心。要是你自己有什麼書，請借我讀讀——只要不是從拉達夏耶夫那兒拿來的就好。大概他的書出版時會送你一本吧。瑪卡·阿歷克塞維奇，你怎麼會那麼喜歡他的著作？我想那一類東西很無聊！——現在再會吧。我的話這麼多！我感覺悲哀時，總是喜歡說東說西，因為這樣對於我就等於藥一樣——我把我心頭的苦惱說出來以後，就覺得輕鬆些。再會，再會，我的朋友。

你的

巴·陀。

六月二十八日

我最親愛的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把憂鬱趕走吧！真的，我愛，你該替你自己害羞！你怎麼會讓那類思想鑽進你腦子的？真的，你的身體其實挺好；真的，其實挺好，我的愛。是啊，你正在開花——開得正盛呢。我固然看見你臉上有點蒼白，可你還是又壯又美。夢想和幻景沒道理！是的，羞啊，最親愛的！趕走那些幻想；別把那些幻想放在心上。爲什麼我睡得那麼好？爲什麼我從來都不病？我愛，看看我吧。我過得好，我睡得安穩，我沒災沒病，我比得上年青人。事實上，誰看見我都會愉快。那麼，算了，算了，愛人！我們不談這些了。我知道你的小心眼兒最愛幻想——你太容易夢想和抱怨；可是爲了我的緣故不要再這樣了。你問我，你要不要到那家人家去？絕對不要去！不去，不去，又一個不去！你怎麼能把這種事情看得跟旅行那麼容易？我不答應——我要盡力反對你的主張。我情願賣掉我的大禮服，穿了襯衫在街上走，也不能讓你缺少什麼。可是別去，巴巴拉。我了解你，我了解你。這純粹是胡鬧，純粹是胡鬧。也許這只該怪希陀拉不好。她簡直是個蠢老太婆，居然勸你亂來。我頂親愛的，別信她的。我相信你看事情跟她的看法一樣了。對不，我

愛？她是個糊塗的，愛吵架的，胡說八道的老太婆，是她把她死去的丈夫送到墳墓裏去的。大概她像折磨他那樣在折磨你了。不行，不行，頂親愛的，你不能走這一步。倘若你走了，我怎麼辦呢？我還有什麼事情可做？請你把這個想頭趕出你的腦筋去。在這兒你缺少什麼呢？接近你，我覺得非常暢快，同時，在你那方面，你很愛我，而且你在這兒過的生活可以要多麼安靜，就有多麼安靜。念書或者作活，隨你便——要不然就念書，不作活。千萬別撇開我。你自己想想看你走了以後事情會怎麼樣。這兒我附上幾本書，過些時候我們可以去散步。那麼，算了，算了，我的巴巴拉！招回你的理智來幫你忙，不要再提那些沒意思的事了。我一有空就來看你，那時你得把事情的經過講給我聽。這樣是不行的，我愛；這樣真是不行的。當然我知道我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學校的教育受得少，而且沒有好好用功，於是認爲拉達夏耶夫了不起；可是他是我的朋友，因此我得替他辯白一兩句。是的，他是一個出色的作家。我要再三的主張他的作品偉大。我不能贊成你對他作品的意見，永遠不會贊成。他寫得太漂亮，太流暢，太富於想像和幻景。巴巴拉，多半你沒仔細讀他的作品吧？或者是你那會兒心緒不好，或是爲了什麼事跟希陀拉生氣，或是爲了什麼不高興的事在發愁吧？啊，可是你得用感情讀他的作品，而且，頂好是，在你覺得高興，滿足，和心安理得的時候讀——比方說，在你嘴裏吮着

一兩塊糖果的時候。是的，這就是讀拉達夏耶夫作品的方法。我不是要爭辯（實在，誰會這樣爭辯？）說沒有再比他好的作家了——甚至好得遠的也有；可是他們好，他也好——他寫得好，他寫得也好。他主要的是爲他自己寫，他這樣做是很對的。

現在再會了，頂親愛的。我不能再多寫，因爲我得趕快去辦公了。高興起來，上帝保佑你！

你忠實的朋友。

瑪卡·傑渥式庚

附白：——謝謝你的書，我愛！我要把這本普式庚的書讀完，今天晚上去看你。

我親愛的瑪卡·阿歷克塞維奇：

不行，不行，我的朋友，我不能再挨近你生活下去。我已經考慮過，得到結論，如果我拒絕這麼好的位置，那我就大錯特錯了。至少我有了麵包皮的保障；至少我會好好做事討我東家的歡心，如果需要的話，我甚至可以盡力改變我的脾氣。當然，住在生人當中，努力博得他們的歡心，遮掩和壓制自己的個性，這是一件悲哀的苦事；可是上帝會幫助我。我不能永遠

做個隱士，因為以前我已經白白放過同樣的工作機會了。記得從前做小姑娘，上學的時候，常在星期日回家，歡騰亂跳的玩過那一天。有時我母親爲了這個罵我，可是我滿不在乎，因為回到家裏我的心太快活，我的精神太旺盛了。可是一到星期日晚上，死那樣的悲哀包圍了我，因為到九點鐘我就得回學校去，那兒樣樣事情都冷酷，生疏，嚴厲——那些女教師每逢星期一總大發脾氣，揪我的耳朵，弄得我哭起來。在那類時候，我就躲到一個角落裏，一個人去哭泣，一面還要擦乾我的眼淚，免得人家說我沒出息。然而我哭不是怕念書，過了一陣子樣樣事情我慢慢都習慣了，我的學校生活過完以後，只有跟我的朋友離別時候我才流淚……靠你生活在我是不對的。這個想頭折磨我。我這樣坦白的告訴你，是因為我跟你坦白慣了。難道我看^{不見}希陀拉每天一大清早就起來，洗啊刷啊的，一直忙到天黑，然而她那副可憐的老骨頭因了需要休息在疼痛？難道我看^{不見}你爲了我毀掉你自己，你省下你最後一個戈比化在我身上，你不該這樣做，我的朋友，你甚至寫道你情願賣光你的一切也不能讓我缺少什麼。我相信你，我的朋友——我完全相信你的好心；可是你對我說這話是在現在（或許你現在得到一筆意外的款子，或獎金）可是將來却也要顧慮到你自己知道。我老生病——我不能像你那樣工作。其實我要是找得到工作一定會高興做，所以我怎麼

能不去呢？坐在這兒，守着你跟希陀拉發發牢騷就算了嗎？可是這樣對你有什麼好處？你少不了我這個人嗎，我的友伴？我自來對你有過什麼好處呢？雖然我整個靈魂跟你聯在一起，親切，強烈，全心全意的愛你，慘苦的命運却注定了我所能給的只有愛——我却沒有力量維持你的生活來報答你對我的一切好意。因此，別再阻擋我了，把事情仔細想想看，然後把你對這些話的意見告訴我。等候你的回信。

永遠是你的愛人

巴·陀。

七月一日

胡說，胡說，巴巴拉！——你簡直是胡說。待在這兒，把那些想頭趕出你的腦筋去。你想的一點兒也不對。我自己看得出來那不對。你在這兒不管缺少什麼，儘管問我要。在這兒你愛，也被人愛，我們很容易幸福的，安心的處在一塊兒。你還需要什麼呢？你何必跟陌生人去打交道？你不會知道陌生人像什麼樣兒。然而，我知道，要是你問我的話，我可以告訴你。那些陌

生人我知道，我吃過他們的麵包。那是殘酷的人，巴巴拉——極壞的人，他配不上你那顆小小的，心，不久就會用他的嘲罵，申斥，白眼，撕碎你的心。另一方面，你在這兒却平安和好——平安得像躲在一窩裏似的。還有，要是你離開我的話，你就把我的腦子帶走了。因為你一走，我怎麼辦呢？我一個老頭子還有什麼意思呢？我少得了你？你對我沒益處？啊！你真以為你沒益處？你對我有很大的益處，巴巴拉，因為你對我的生命起了一種有益的影響。就連這會兒，我想着你，我都覺得快活，因為我老能給你寫信，寫下我的感情，收到你詳細的回信……我給你買了一件衣服，又給你買了一頂帽子；所以你看只要你下個命令給我就行了……是，啊！你怎麼會沒益處？我這麼大年紀要是給丟開了，那我怎麼辦？我會變成什麼樣？或許你從來沒有想到過這一層，巴巴拉——或許你從來沒有對你自己說過，「他沒有我怎麼能活下去呢？」你看，我已經漸漸跟你那麼熟了。要是你走了，還會有什麼別的結果？還用得着說麼，我只有跑到厄瓦河邊去，幹掉我自己。唉，巴巴拉，我的愛，我看得出来你要我裝在破舊的柩車裏送到伏爾可伏墓地去，弄些街頭的窮叫化子當作孝子陪送我的棺材，讓掘墓穴的人用黏土蓋在我屍體上，走開了事，留我在那兒。你真錯了，你真錯了，我的愛！是，啊！皇天在上，你真錯了！我送還你的書，小朋友，要是你問我對這本書的意見，我一定說，我這輩子從沒

讀過這麼輝煌的書。我正在奇怪我怎麼一直到現在還是這麼一隻貓頭鷹。因為我做了些什麼事呢？我是從什麼野地裏生出來的？我什麼都不懂——我簡直什麼都不懂。我完全沒學問。老實說，我是個沒受過教育的人，因為一直到現在，我幾乎一本書也沒念過——祇念過一個人的肖像（一本寫得很巧妙的書），一個搖鈴能搖出許多調門的男孩，和伊維克的鸚鵡。如此而已。可是現在我總算也已念過了你那本小書站長；想起來真奇怪，人活着却會沒注意到就在人的鼻子底下會有一本把人的一生描寫成一幅畫那樣的書。我從來沒有想到過；只要人一起始讀那樣的書，它能使入回憶往事，考慮現在，又預知將來。我那麼喜歡這本書還有一個原因是，別的作品（不管怎麼巧妙）看過以後一句也記不得（因為我天生是個了解力遲鈍的人；看不懂那些偉大的著作）——然而，依我說來，人可以讀那種著作，人讀像你那樣的書，却容易得像是他自己寫的一樣，它佔有人的心，把心翻出來查查，於是詳細描寫它，好像人心是簡單的東西似的。啊，連我自己也幾乎會寫這樣的書了。真的，為什麼不會？我的感覺正跟書裏的人一樣，那是說，我覺得我自己的情形恰跟那個人物薩姆森·烏伊林相似。實際上，不是有多少像烏伊林一樣忠厚的可憐蟲在我們中間走來走去嗎？這一切又描寫得多麼容易！我告訴你，我的愛，當我讀到他放縱喝酒，喝得酩酊

大醉，變得憂鬱，整天消磨在酒精中時，我快要落淚了；看到他用手揉着眼睛，想起他那迷途的羔羊，他的女兒鄧娜夏，他就痛苦的閉了氣時，我也要落淚了。多自然，多自然！你自己也應該看看這本書。那東西寫得活靈活現。就連我也看得出來，連我也明白那是從我四月的生活中剪下來的一幅畫。在書裏我看見了我們的塞瑞莎（相差不遠）和那個窮苦的職員——他恰恰像薩姆森·烏伊林那樣一個人，所不同的只是他姓高希科夫罷了。這本書寫的正是我們自己的遭遇——特別是我自己的遭遇。就連住在尼夫斯基街或住在納勃瑞斯納亞街的伯爵大人，也會有同樣的經驗，不過他也許假裝不理會，因為他的生活高高在上。是的，他會遭遇同樣的事情——一模一樣的事情……然而你一心要走，要離開我們，還是小心一點的好，要不然你這樣作以後那吃苦的也許不祇是我呢。因為你會毀了你自已跟我兩個人。爲了上帝的愛把這些想頭趕出去，我的愛，別讓我空着急啦。你，我可憐的沒離過窩的小鳥，怎麼會自己找食呢，怎麼會在災難中保護自己呢，又怎麼架得住壞人的誘騙呢？好好想想看，巴巴拉，別聽那些糊塗的勸告和謔言，再讀一遍你的書，用心的讀。那對你會有很大的益處。

我跟拉達夏耶夫講到站長。然而這位作家告訴我說那本著作是舊式的，因爲現今的

書印出來都帶圖畫和各種修飾（雖然我不能完全了解他說的話。）普式庚，他倒批評他是一位輝煌的詩人，他給神聖的俄羅斯增光不淺。再讀一遍你的書，巴巴拉，聽從我的勸告，好使這個老人高興。上帝會報答你。是的，他一定會報答你。

你的忠實朋友

瑪卡·傑渥式庚。

我最親愛的瑪卡·阿歷克塞維奇：

今天希陀拉帶給我十五個銀盧布。我從中取了三個給她，那可憐的女人多麼高興！我忽忽忙忙的給你寫信，因為我正忙着裁作一件背心送給你——淺黃色帶花的。我還要送你一本故事集；有幾篇我自己讀過，特別是那篇叫《外套的……你約我跟你一塊兒去看戲。可是那會不會太破費呢？當然我們可以坐兩廊的位子。很久很久（真的，我記不清上一次是什麼時候去的了）我沒進過戲院了！可是我忍不住害怕那種娛樂對我們是奢侈。希陀拉一個勁兒點她的頭，說你的生活超出了你的進項。我從你化費在我身上的數目看起來也是這樣。小心，親愛的朋友，別惹出禍來，因為希陀拉還告訴我說謠傳你沒法付你欠女房

東的房錢。實際上，我非常替你擔憂。現在，再見，因為我得忙着去料理別的事情——換我帽子上的緞帶。

附白：你知道嗎，要是我們到戲院去，我想戴我的新帽子，穿黑的短外套。這樣漂亮嗎？

七月七日

我親愛的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昨天事情真多！是的，最親愛的，我們兩人都入了迷，因為我簡直讓我以前講到的那女戲子咬住了。昨天晚上我專心聽她唱，然而，挺奇怪，我實在是第一次看見她，因為我以前到那戲院只去過一回。那些日子我跟五個年青人一夥兒過得很親熱——一羣最熱鬧的烏鴉——有一天晚上我無可奈何的陪他們到戲院去，然而我自己莊重尊嚴，跟他們的舉動不同，只不過爲了陪陪他們才參加的。那些人對我怎樣的誇獎這個女戲子啊！每天晚上戲院門一開，他們大夥兒（他們好像總有錢化）就跑到那娛樂場所，走上兩廊，拍手叫好。實

際上，他們簡直迷上了她。甚至我們回到家裏以後，他們還不讓我休息，老是講她，講上一通宵。管她叫做他們的格拉夏。公然說他們愛上了『他們心上的金絲雀』。他們都爲那女人煩惱，我自己也把持不住了，因爲我跟他們一樣的年青。跟他們一塊兒坐在廊子的第四排。我一定露出一付醜相！其實我在我那座位上除了幕角以外，什麼也看不見，只好聽唱來滿足自己。她有優美，悅耳，夜鶯般的聲音，我們大夥兒總是拚命鼓掌，大聲叫好。總之，我們差不多快要給趕出去了。第一次，我走回家去，像在霧裏走路一樣，我的口袋裏只剩下一個盧布，離下一次發薪還足足隔着十天。可是，最親愛的，你猜怎麼樣？就在第二天，沒去上班以前，我到一家法國香料舖去，把我剩下的錢統統化光，買了一點德國科倫製的香水和香肥皂！我不知道我爲什麼要這樣做。那天我也沒在家吃午飯，只在她的窗外走來走去（她住在尼夫斯基街一所四層樓上）。末後我回到我自己的住所，可是只不過休息了點把鐘，就又動身到尼夫斯基街去，在她的窗前守夜。有一個半月功夫我天天如此——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有時我雇一輛馬車，看見她住的地方就下馬車，一直弄到最後我完全把自己毀了，還負了債。後來我不再愛她了——我厭倦了那種追求……因此，你看，一個女戲子能把一個正經人陪得多麼深。那時候我年青。是的，那時候我年青得很呢。

七月八日

我最親愛的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本月六日從你那兒拿來的書，我現在忙着還你，同時也忙着在這封附上的信裏向你解說解說。多麼不幸啊，我愛，你竟把我帶到這麼一種處境裏來！我們的生活命運是全能的上帝依照我們應得的本分安排的。對這個人，上帝分配一個帶上將肩章的命或一個樞密顧問的命——對那個人，上帝分配了不許埋怨的操作和受苦的命。這些事情是照一個人的能力派定的。一個人擅長這一件事情，另外一個人又擅長另外一件事情，而他們各種各樣的能力是上帝賜給的。現在我在公務機關裏已經服務三十年了，已經無可責備的盡了我的職責，沒出過毛病，也從沒被發現過有什麼不正派的舉動。作爲一個公民，我可以承認——我坦白的承認——我自覺有些缺點，然而那些缺點和某些美德相配合了。我的上司看重我，就連他老人家也找不出我的錯來；雖然我從來沒有得到過什麼垂青表示，可是我

知道至少人人對我都滿意。我的抄寫也非常清楚明瞭。固然抄得不太清秀，也不太漂亮，可是那是一種草體字，還是適用的。我們科裏只有伊凡·普羅柯非維奇寫得來這種字體。我就這樣一直活到了我白髮的老年；然而我想我沒有犯過什麼大錯。當然，誰也免不了犯點小錯。人人都有小錯，連你也免不了，我愛。可是我從來沒有犯過什麼嚴重而無理的過錯，也沒有犯過法規，也沒有擾亂過公安。沒有，從來沒有過！這個你一定知道，就連你那本書的作者當他坐下來寫作的時候也一定知道。我可沒料到你會這樣，我的巴巴拉。我從來沒有料到過這樣。

怎麼？儘管我的寗寒酸，難道此後我不再平心靜氣在那裏面過活下去嗎？——難道我不再照古語所說：勿興風作浪，勿傷害他人；勿疏於敬畏上帝及本人，那樣過活下去嗎？難道我不必處處提防，別讓人家來傷害我，或闖進我家裏來嗎？——難道我不必處處當心，好叫我的一切都順遂，好叫我有衣服穿，好叫我不必穿破鞋，好叫我有工作可作，好叫我有吃有喝嗎？難道我在不平的人行道上用脚尖走路好節省我的靴子是大可不必的嗎？就算我寫給你的信，關於我自己的事情寫得太多了，難道我倒應該寫點別人的事情——關於他的需要，關於他的缺少茶喝（然而全世界都需要茶）嗎？難道我有扳開別人的嘴巴看看他

們吃什麼東西的習慣嗎？難道我像那樣得罪過誰嗎？沒有，沒有過，我愛！別人不妨害我，我爲什麼要侮辱他們呢？讓我舉個例子告訴你我指的是什麼意思。比方說，一個人在公務機關裏辛苦幹了又幹，得到了他上司的賞識（他的苦幹是值得賞識的），後來，却完全沒有什麼顯著的理由，覺得自己委屈了。當然他會不時荒唐起來（我現在不單單是指喝酒），比方說，給自己買一雙新鞋，看着自己的腳穿着時髦漂亮的鞋，就高興了。是的，我自己也領略過那種感覺是什麼味兒（我寫這話是很沉痛的），可是我還是不能不驚奇塞朵爾。
塞朵爾維奇會不理睬別人對他說的話，也不打算替自己辯白。他固然只不過是個小職員，有時又愛撒野罵人，可是他爲什麼不可以這樣——既是他想罵，他爲什麼不可以稍稍罵兩句？也許由於擺官架子不得不罵人，爲要糾正事情不得不痛罵一頓呢？（因爲，我們背地裏說一句，巴巴拉，我們的朋友不罵人就活不下去——弄得人人當面都遷就他，背着他可以什麼都幹。）那麼，既然官有大小，每一個官又要求自己可以罵他的屬僚，結果那些大官小官罵人的口氣也因階級而不同，因而符合了萬物的自然規律。全世界建築在一個系統上，我們人人得服從上司，同時有權力罵下屬。沒有這樣一種規律，世界簡直就沒法維持，混亂跟着就來了。不過我還是奇怪我們的塞朵爾居然不在乎他受的侮辱。

我爲什麼要辦我的公事？爲什麼非辦不可？難道我這樣作，就會有誰看了我寫的公文賞我一件外套或給我買一雙新鞋嗎？不會，巴巴拉。人們只不過看看那些公文，隨後又要我再寫別的。有時，人們藏起來，不肯露面，只爲了這個緣故：儘管沒做什麼虧心事，仍然害怕那到處都會遇到的閒話和誹謗。要是他的公私生活竟然扯進文學去，那麼樣事情都會印成書，讀啊，笑啊，議論紛紛啊，一直弄到最後他簡直不敢再在街上露面，因爲他說不定會被寫成小說，單從他走路的样子就可以認出他來！要是他改正態度，變得溫和一點，（即使他還是繼續担任繁重的公事，）他總有一天會給看作一個善良而正派的公民，受同事尊重，服從上司，希望別人沒災沒難，衷心敬畏上帝，死後受衆人哀悼。不過，若是不讓那窮人死掉，却給他——給塞朵爾·塞朵洛維奇（那是說，給我自己）——一件外套，仍舊讓他活着，豈不更好？是的，要是那位長官聽到他那下屬爲人正直，便把那該當獎勵的人叫到辦公室來，當時當場提陞他的官級，給他加薪，那就更好了。這麼一來，惡受罰，善伸張，那一科的職員就會心平氣和的過下去。我們這兒就是一個例子，每天過着平和的生活。因此，我的愛，你爲什麼要送這麼一本書給我看？這是一本立意不正的著作，巴巴拉，也不真實，因爲天地間找不出那樣的書記來。沒有，我再提出抗議，小巴巴拉，我再提出抗議。

你的最卑賤忠實的僕人

瑪·傑。

七月二十七日

我最親愛的瑪卡·阿歷克塞維奇：

你最近的行動和信件吓壞了我，使我嚇破了胆，弄得我迷迷糊糊，直到我看見關於塞爾的那篇話我才明白了。瑪卡·阿歷克塞維奇，何必那麼絕望，而且氣得要命？你的解釋只有一部份使我滿意。我主張謀到好事情就做，也許我錯了，因為我上回的經驗很使我氣憤，原來謀到的差事是件開玩笑的事。你又說你對我的愛使得你躲在家裏不敢出來。你告訴我，你爲我化掉你銀行裏的存款，我實在覺得受你的恩太多了；可是現在我聽說你根本就沒有那麼一筆貯蓄，其實是一聽到我的窘况，便大受感動，決心把你全部的薪水化在我身上，甚至預支薪水，而那回我生病，你確實賣了你的衣服，我聽到這一切情形後，覺得心慌意亂，不知道該怎麼承受這一切，也不知道該怎樣思考這一切。唉，瑪卡·阿歷克塞維奇！你

的慈善行爲，出於同情和親誼的行爲，應該做到第一步就停止，不該繼續不斷爲了不要緊的東西亂化你的錢。是的，你辜負我們的友誼，瑪卡·阿歷克塞維奇，因爲你對我不坦白；現在我才明白你化光所有的錢給我買衣服，買糖果，帶我出去游覽，買書，看戲。我痛心的哭了，因爲我不可饒恕的，糊裏糊塗的收下那麼多東西，却不顧到你的境況。是的，凡是以往你像要使我快樂的一切，現在反倒變成痛苦的泉源，只留下無用的追悔了。近來我注意到你像是很憂鬱，雖然我覺得害怕，怕有什麼禍事要臨頭，可是以往發生的事我却從來沒料到過。瑪卡·阿歷克塞維奇，想想看你弄得多糟！別人對你會怎麼想，怎麼批評？誰會了解你？我像其他的人一樣尊重你，因爲你心好，謙虛，頭腦清楚——現在呀，我得說，你却染上一種不愉快的惡嗜好，你以前好像從來沒有沾染過。希陀拉報告我說你醉倒在街上被警察送回家去，我是什麼樣的感覺？是啊，我驚得發呆了——其實，由於你四天沒有來看我，我已經有點料到發生什麼不平常的事情了。而且你有沒有想過你的上司一旦知道你請假的真正原因會怎樣批評你？你說人人訕笑你，說已經知道我們倆的關係，又說你的隣居經常譏諷的指點我。別把這些放在心上，瑪卡·阿歷克塞維奇，爲了上帝的愛，安心吧。還有，你跟軍官們鬧起來的事情也使我非常驚奇，關於那件事情我已經聽到一點傳說。請你解釋給我聽，那

是怎麼一回事。你又寫道，你已經不敢對我坦白，怕你說了實話會忘掉我的友誼。你又說，想在我病中沒能接濟我，你很難過，其實你在我病中賣光了你的東西供養我，你爲我盡量借債，而且天天跟你的女房東起糾紛。這些情形你不但統統沒有告訴我，還另外選擇一條糟透的路。然而，現在，我全知道了。你逼得我認清我一直是你那不愉快的窘况的原因，而且我自己的行爲給我自已招來雙重的痛苦。這個事實嚇得我發顫，瑪卡·阿歷克塞維奇。唉，朋友，傳染病的確是一種災難，因爲現在我們這些窮苦和不幸的人非彼此分開不可，免得這傳染病加重。是的，我給你招來了災難，那是你以前在你刻苦的獨居生活中從沒經歷過的。這使我痛苦和沮喪，這不是用言語形容得出來的。

十分坦白的寫信給我。告訴我你怎麼會弄到這般地步。安慰我，唉，安慰我，要是你能夠的話。我要你安慰我倒不是由於自憐自愛，那是由於我對你的友誼和愛情，那種友誼和愛情永遠不會從我心裏消滅。再見，我難以忍耐的等你回信。你太見外了，瑪卡·阿歷克塞維奇。

你的朋友和愛人

巴巴拉·陀勃洛塞羅夫娜

十八日

我貴重的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現在既然一切都已過去，我們漸漸恢復我們先前的情形了，那我還向你說什麼呢？你說你担心人家會把我想成什麼樣。讓我告訴你，我一生頂看重的事情就是我自己的名譽；所以，我告訴你，講到我的不幸和不正當的行為，我可以告訴你我的上司一個也不知道我做的事情，以後也永遠不會知道，因此我在那機關裏還是受尊重。我只怕一件事：我怕閒話。我的女房東雖然很嘮叨，可是我今天得到你十個盧布的接濟，還了她一部分賬，她就不大嘮叨了；講到我其餘的同伴，他們完全沒什麼關係。我既然無須向他們借錢，我就不必留心他們。用來結束我的解釋，讓我告訴你，你對我的尊敬我看得重於世界上的一切。在我這暫時的苦惱期中，給了我最大的安慰。謝謝上帝，這事情的風浪已經過去，現在你總算答應我不因為以前欺騙過你便把我看作不信任的人，或自私的人。我希望把你留在我身邊，因為我跟你分開會受不了，我愛你，把你看作保護我的安琪兒……我現在已經恢復辦公，專心

盡力的幹我的職務。昨天葉夫斯泰菲·伊凡諾維奇跟我談了一兩句話。不過，我實不瞞你說，我的債務把我壓毀了，我的衣服破舊不堪。同時，這些事情其實不算什麼，我請你別爲這些事操心。然而，要是可能的話，你再送我半個盧布（雖然只是半個盧布，也還是使我痛心——痛心的是想不到不是我幫你忙，却是你幫了我的忙。）希陀拉很好，替你弄到這十五個盧布。這會兒，我是一個老笨蛋，我沒法再弄得到錢啦；可是一等到我弄到錢，我就會寫信告訴你，讓你知道。最使我擔憂的倒是我怕閒話。再見，小安琪兒。我吻你的手，願你恢復健康。要是這封信不夠詳細，那是因爲我得趕快到辦公室去，好藉了認真做事來引我上正軌，至於我所遭遇的事情（和對軍官們的事情）只好等今天晚上再寫了。

你愛的和尊敬的朋友

瑪卡·傑渥式庚。

七月二十八日

最親愛的小巴巴拉：

你犯了一個錯誤——那錯誤一定重重壓着你的良心。實在，你上一封信使得我驚慌起來，——於是我又查看我心的深處，覺得我過去的行爲很正直。當然我現在指的不是我酗酒（當然不是！）却指的是我愛你，指的是我愛你是我的不聰明——很不聰明。我愛，你不知道事情是怎麼一個情形。你不知道我爲什麼得愛你。要不然你就不會說那些話。不過，我相信你說那些話的是你的頭腦，不是你的心。我相信你心裏的想法一定兩樣。

那天晚上我跟那些軍官發生些什麼事情我不知道，就記不得了。你一定還記得我不久以前非常窮困——整整有一個月可以說窮得要命。實在，我那時的境况可憐極了。雖然我躲着你，我的女房東却老是對我吵嚷，對我嘲罵。本來這是可以滿不在乎的——儘可以讓那惡老太婆愛怎麼叫喊就怎麼叫喊去——然而不行，因爲第一，這失體面，第二，不知她怎麼打聽到我們的關係，就一味向房客數說，直吵得我耳朵都聾了，我塞上我的耳朵。可是，主要的是別人却不肯塞上他們的耳朵，反倒堅起耳朵來聽。實在，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這下賤的長舌婦真把我逼得走頭無路了。事情的起頭是我從希陀拉那兒聽見一種奇怪的謠言——說，有個下流的求婚者來見你，魯莽的求婚，侮辱了你。我憑我自己的感情知道他深深的侮辱了你，因爲我覺得我自己也同樣受了侮辱。於是，我的安琪兒，我心碎了，

完全失去自制，一頭栽倒了。我突然發了一陣說不出的瘋狂，立刻要去找那個拆白黨——然而找到以後該怎麼辦。我却不知道，因為我怕你會不高興。唉，那是一個多麼悲哀的夜晚啊，陰暗，落雨，下雪的天氣！後來，我想回家去，可是我覺得自己的腳站不穩了。後來艾密里亞·伊里奇湊巧路過。他也是個書記——或者不如說，從前是個書記，因為他不久以前已經從機關裏裁下來。那會兒他在那兒幹什麼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跟着他去了……讀到你朋友的災難，他的憂愁，他所經歷的誘惑，一定不會使你愉快吧……第三天晚上艾密里亞慫恿我去會我已經說過的那個軍官，我已經從我們門房那兒打聽到他的地址。嚴格的講起來，從前有一次他到這兒來打牌，我就注意到他，還跟踪他到他家裏。當然我現在知道我錯了，可是當時我聽見他們編排我許多話講給他聽，我按捺不住了。後來究竟發生什麼事情我記不起了。我只記得另外有好幾個軍官當時跟他在一塊兒。或許是我眼睛看花了，——只有上帝知道。我也記不清我說了些什麼。我只記得我憤憤的說了很多話。過後他們把我從屋裏趕出來，把我丟下樓梯——那是說把我推下來。至於我怎麼回到家裏，你是知道的：一切就是這樣。當然，後來我怪我自己，我的自尊心也受了挫折；可是除了你沒有外人知道這件事情——不管怎樣這事情沒什麼關係。巴巴拉，或許這事情正像你想像的那樣

吧？有一件事情我倒確實知道，去年我們這兒有一位房客，叫阿克森替·奧西波維奇的，對彼德·彼德羅維奇作過一件同樣失禮的事情，事後保守住那件事的祕密，絕對的祕密。他請他到他屋裏（我湊巧從隔壁牆縫裏看見的），用紳士應有的那種氣派向他解釋——除我以外沒有一個人看見，然而我自己的這件事我完全沒去解釋。事後阿克森替·奧西波維奇跟彼德·彼德羅維奇都沒有講出來，理由是後者還希望在社會上作人，因此他不再聲張。結果他們每次見面總點點頭拉拉手……我不想辯白我痛苦的做了錯事——我永遠不敢辯白，我也不想辯白，我已經非常瞧不起我自己；可是我想我從生出來就註定了會做這件事——我愛，人沒法逃避命運。因此，這封寫給你看的信詳細解釋了我的災難和悲哀，隨你什麼時候方便什麼時候看好了。親愛的，我不舒服得很，完全失去了我愉快的心情，可是我把這封信當作我的愛情，忠誠，和尊敬的標記寄給你。啊，我深戀着的親愛的小姐！

你的卑賤的僕人

瑪卡·傑渥式庚。

七月二十九日

我最親愛的瑪卡·阿薩克塞維奇：

我看了你的兩封信，它們使我心痛。看哪，我親愛的朋友，你悄悄的把一些事實蓋過去，只寫了你災難的一部分。難道這兩封信是心智失常的結果嗎？……看在上帝面上，來看我。今天來，下了辦公室一直到這兒來，跟我們一塊兒吃午飯，像以前那樣。至於你現在生活怎樣，你怎麼對付你的女房東，我不知道，因為關於這兩點你一點兒也沒提，好像故意撇開不提似的。再見，我的朋友。今天來看我，別失信。你真好常常到這兒來吃午飯。希陀拉是個好廚子，再會。

你的巴巴拉·陀勃洛塞羅伐。

八月一日

我鍾愛的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謝謝上帝賜給你用好意報答我的好意的機會。我相信你的好意，就跟我相信你天使般溫存的心一樣。因此我不願責備你。不過我請求你，別因為我晚年荒唐再責備我了。荒唐是一種罪惡，不是嗎？——做那樣的事是一種罪惡，不是嗎？即使你仍舊主張那是罪惡，小朋友，記着，聽見那種話從你嘴裏說出來會使我怎樣的難過。不要因為我說這句話生我的氣，因為我的心受不住。窮人總好幻想——這是大自然的規律。我自己早就有理由懂得這規律。窮人是苛求的。他看不清上帝安排的這個世界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却斜起眼睛望着每個過路的人，不安的四面張望，好聽見別人說的每一句話。別人在批評他嗎？他怎麼會這麼難看？他究竟有感覺沒有？他在各方面是什麼樣的人物？其實，我的巴巴拉，大家都知道窮人的地位比一塊抹布還要低，永遠得不到誰的尊敬。不錯，你愛怎麼描寫窮人就可以怎麼描寫——隨便那些胡說八道的作家去描寫好了；窮人可永遠是他原來的樣子。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窮人由於本性不免把他自己的感情穿在袖子上，所以他沒有一點神聖的地方了，至於他的自尊心呢，——有一天艾密里亞告訴我，他有一回不得不募點錢過日子，可是每一個錢都得經官方批准。因為人們認為給窮人錢沒什麼益處。現在慈善事

●意思是把感情露出來。——譯者。

業做得莫名其妙，也許以往一直是這樣吧。要麼人不懂怎麼做慈善事業，要麼他們是老油子——總不出這兩個原因。大概你不知道這個吧，所以我冒昧告訴你。可是窮人怎麼會知道，怎麼會明白這套把戲呢？回答是——憑經驗。他是這樣知道的，隨便哪一天他會看見一位老爺走進一個飯館，問他自己，『我今天吃什麼呢？我要這樣這樣一碟菜，』那窮人呢，除了粥以外却一整天沒別的東西可吃。還有些人——無聊的好事者——他們走來走去專爲了看看有沒有什麼窮書記或落魄的小職員的腳趾頭從他們的靴尖露出來，他們的頭髮是不是沒有剪！他們要是找着了那麼一個，就把那情形作一個報告，他們的胡說八道就印出來了……可是我的頭髮剪不剪於你什麼相干？要是你不嫌我說話粗魯，我敢說窮人對於那種事情是害臊得跟一個敏感的少女一樣。比方說，你不會願意（請原諒我的唐突）在衆人面前脫光了衣服；同樣窮人也不喜歡別人注意到或問到他的家庭情況等等。像我這樣一個有名譽心和自尊心的人要是跟那些抹煞我名譽心和自尊心的人結交會覺得非常痛苦。

今天我坐在我的同事面前像一隻熊崽子或一隻拔了毛的麻雀似的，因此我害臊得渾身發燒。是的，巴巴拉，這太傷我的心了。人看見自己的光腳趾頭從靴尖露出來，看見自己

的扣子只有一根線連在衣服上，自然會臉紅！好像故意似的，這一回我似乎衣冠特別不整齊。無怪我要垂頭喪氣了。我正在跟斯節潘·卡洛維奇談着公事，他並沒有什麼明白的理由却忽然說，『唉，可憐的老瑪卡·阿歷克塞維奇！』後面的話就沒說下去了。可是我知道他心裏想的是什麼，因此臉漲得腓紅，連我的禿頂都變紅了。當然這件事算不了什麼，可是我心裏悶，引起了煩悶的思想。這些人哪兒會知道我的事？上帝決不會讓他們知道！可是我承認我懷疑我的一個同事，非常的懷疑，隨他們出賣我好了！他們會爲了一個格路特·揭穿別人的私生活，因爲沒有一件事情他們看得神聖。

我猜到了誰在搗鬼：那是拉達夏耶夫。大概他認識我們科裏的一個人，他對那人加油加醋的講了那件事。或許那人在他自己科裏四處宣揚，從那兒慢慢傳啊傳的，就傳到我們科裏來了。這兒人人都知道，知道得頂頂詳細，因爲我看見他們在窗口用手指頭指點你。噢，對了，我看見他們這樣做的。昨天，我穿過院子到你那兒去吃午飯，全體同事從窗口伸出頭來看我，女房東嚷着那些年青人着了魔，她還用些難聽的名字稱呼你。可是拿這件事比起拉達夏耶夫來又算不得什麼了，他起了一種下流的念頭，想把我們寫進他的書裏，想把我

們描寫成一篇諷刺小說。他自己說他就要動手寫了，別人也這樣說。事實上，我不知道該怎麼對付才好，也不知道該怎麼決定才好。你跟我已經對上帝犯了罪，要掩飾也不行了……你正要誰送我一本什麼書，散散我的心。是不是，頂親愛的？然而，現在什麼書能散我的心呢？世界上沒有這樣的書。小說是胡說，寫給傻子和閒人看的。頂親愛的，相信我，我從長久的經驗知道的。即使他們向你誇獎莎士比亞，我告訴你吧，莎士比亞也是胡說，只不過寫了些諷刺詩罷了。

你的

瑪卡·傑渥式庚。

八月二日

我頂親愛的瑪卡·阿歷克塞維奇：

你自己別煩惱。上帝會把一切變好。希陀拉爲我和她自己接了很多工作，我們熱心的做起來。說不定這樣又可以維持我們的生活了。希陀拉疑心我最近的災難跟安娜·希陀

羅夫娜有關係，可是我倒不放在心上——我今天覺得特別高興。怎麼你又想要借錢啊？要是這樣，希望上帝阻止你，因為還錢的時候一到，你一定會身敗名裂！你頂好還是到我們這兒來跟我們一塊兒住一陣子。是啊，來吧，住在這兒，不要管你女房東說些什麼話。至於你其餘的仇敵和懷惡意的人，我相信那是你自己用空想苦惱你自己……我順便告訴你，你的信的風格一封比一封大不相同了。再見。等到我們會面時再見。我熬不住的等你來。

你的巴·陀。

八月三日

我的安琪兒，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我得趕快告訴你，啊，我生命的光啊，我的希望又升起來了。可是，我的小女兒——你的意思真是說我別再一個勁兒借錢嗎？唉，我沒法不借錢。要是我不借，我們倆的景況就更糟了。你正在病着哪，所以我索興告訴你吧，我非借不可，我非再三再四的借錢不可。

還有，我可以告訴你，在辦公室裏我現在坐的位子緊挨着一位名叫艾密里亞·伊凡

諾維奇。他不是你所知道的那個艾密里亞，而是一個跟我一樣的人，我們科裏資格最老年紀最大的職員。同樣，他也是個心好的，不自私的人，不好講話，然而外表和舉動活像一隻熊。勤懇，一等純正的英國體的字，不過老實說，他那筆字比我寫得還要壞。是的，他是個善良的靈魂。同時，我們從沒互相親近過。我們一直不過是在見面或分手時互相打個招呼，需要削筆刀時借用一下，總之，按照風俗，奉行簡單的禮節罷了。啊，今天他對我說，『瑪卡·阿歷克塞維奇，什麼事情弄得你這麼沉思默想？』既然我看出來他爲我好，我就把一切事情統統告訴了他；或者不如說，我沒有把一切事情告訴他，因爲我對誰也不會這樣作（我也沒有意思這樣作）；我只七零八碎的告訴他一點經濟上的困難。『那麼你該借錢，』他說。『你該向彼德·彼德羅維奇借一筆錢，他有些錢是用來放賬的。有一次我自己向他借過錢，他要我付很公平很低的利息。』好，巴巴拉，聽了這話我的心跳了。我想了又想，『但願上帝打動彼德·彼德羅維奇的心，肯作我的恩人，借我一筆錢就好了！』我盤算着有了那筆錢，我既可以付還女房東的債，又可以幫你忙，還可以擺脫我的環境（我在桌旁一坐下來總免不了有流氓拿我開玩笑）。有時，大人在辦公室經過我們的桌子。他看我一眼，一定看出我穿得破破爛爛。現在，整齊和清潔是他最注重的兩點。就算他不說什麼，可是每逢他走近來，

我已經羞得要死了。因此，硬了硬心腸，把我的忸怩放進我的破口袋裏去，我走到彼德·彼德羅維奇那兒，半死不活的走到他身邊去。不過，我滿懷着希望，雖然他當時正忙着跟希陀塞·伊凡諾維奇講話，我却從他背後走過去，拉一下他的衣袖。他瞪我一眼，可是我反覆的說着三十個盧布等等的話，起先他沒聽懂我的話是什麼意思。甚至我對他解釋明白以後，他也只大聲笑起來，却什麼話都沒說。我又向他說了一遍我的請求；於是，他一面問我拿什麼做抵押，一面又埋頭到他的文稿上，接着寫下去，連看都不肯再看我一眼。我慌張起來。『彼德·彼德羅維奇，』我說，『我沒有什麼抵押品可以給你，』可是我附帶說明我的薪水不久要發下來了，我一定拿那筆錢交給他，最先償還這筆債。這時有人把他叫開了，我等了一會兒。他回來就開始修理他的鋼筆尖，好像他壓根兒沒看見有我這麼一個人在那兒似的。可是這回我自己開口了。『彼德·彼德羅維奇，』我繼續說，『你不能幫一點忙嗎？』他還是一聲不響，好像沒聽見我說的話一樣。我等了又等。末後我決定作最後一次試探，拉了拉他的袖子。他咕噥了一句什麼話，修好鋼筆尖，只顧寫起來。我無法辦，只好走開。頂親愛的，他和他們那類人都是高貴的人物，——這我倒不懷疑，可是他們却驕傲，非常的驕傲。我怎麼能跟他們打交道呢？不過我想我得統統寫下來告訴你。當時艾密里亞·伊凡諾維奇一

直用點頭和微笑鼓勵我。他是個善良的靈魂，答應給我介紹一個他的朋友，那人住在維勃爾斯卡亞街，而且放賬。艾密里亞說那朋友一定肯借我一點，所以我愛，明天我要去拜訪上面講到的那位先生……你覺得怎麼樣？不借一筆錢過不去了。我的女房東幾乎要趕我出去，不肯再供我膳宿了。我的靴子也穿破了，鞋扣丟光了——我沒有另外一雙鞋可穿！哪一個政府機關的人員會穿得比這還要破爛？這真要命，我的巴巴拉——簡直要命！

瑪卡·傑渥式庚。

八月四日

我愛的瑪卡·阿歷克塞維奇：

爲了上帝的緣故，趕快借點錢來。我要不是處在現在的景况，決不會求你接濟。希陀拉跟我再也不能在我們現在住的地方住下去了，因爲我們遭到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你想想不出我激動和驚慌的情形，原因是今天早上一位老爺來拜訪我們，他差不多是個老頭子，他胸前佩着勳章。我非常驚奇，問他來幹什麼（因爲那會兒希陀拉出去買東西了）。

於是他開始問我的生活情形和職業，然後，沒等回答，他告訴我他是你說過的那個軍官的叔父；說他對他姪子的舉動非常生氣，特別生氣他到處毀謗我；又說他，作叔父的，準備保護我，不再受那小流氓的欺負。他又囑咐我別跟那類年青人來往，還附帶說他同情我就跟他是我的親爸爸一樣，願意盡力幫我忙。聽了這話我慌張得臉紅起來，可是並沒連忙向他道謝。後來他強拉過我的手去，輕輕的拍拍我的臉，說我長得很漂亮，說我非常喜歡我臉上的酒窩（只有上帝知道他是什麼意思！）最後他藉口自己是老人想吻我，這畜生！這當兒希陀拉回來了；於是他有點慌張，再三說由於我的謙恭和賢淑他很尊重我，說他極希望我跟他來往；然後他把希陀拉叫到一邊，想藉某種口實給她錢（當然她拒絕了。）末後他總算走了——又反覆說着他的慫恿話，說他下次來要帶一副耳環送我，他勸我搬家；說他可以給我找一所挺好的平房，說不定不用我化錢。是的，他還說他很喜歡我，因為我純潔和懂事；叫我提防那些放蕩的小伙子；說他認識安娜·希陀羅夫娜，她託他轉告我她不久會親自來看我。聽見這話我就全明白了。我該怎麼辦，我却不知道，因為我以前從沒經歷過這種處境；可是我相信我打破了一切拘束，弄得那老頭子羞得要死——希陀拉幫我作這工作，幾乎把他趕出了屋子。我們倆都相信這一定是安娜·希陀羅夫娜幹的好事；因為要不然那

老頭子怎麼會知道我們？

因此，現在，瑪卡·阿歷克塞維奇，我求你幫忙。爲了上帝的緣故，別把我撇棄在絕路裏。盡力多借點錢來，因爲我沒有搬家費，可又不能再在這兒住下去。不管怎樣，這是希陀拉的主意。她和我至少需要二十五個盧布，將來我作女紅賺來錢還你，希陀拉會給我找到多多的工作，因此，要是借了錢日後得付重利，你也不致爲了額外的負擔發愁。只要你不斷接濟我，我有錢時一定全交給你。正在你那麼困窘的時候，我來麻煩你，固然使我難過，可是我的希望寄託在你身上，全寄託在你身上。再見，瑪卡·阿歷克塞維奇。想着我，希望上帝會賜你趕快成功！

巴·陀。

八月四日

我愛的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這些想不到的打擊非常震動了我，這些奇怪的災難簡直毀了我的精神。這些諂媚的

人和可惡的老頭子想叫你病倒還是不滿意，又要使我病倒了。不過，我若不幫你忙，還不如死了好。要是我不能幫你忙，我一定會死；可是，要叫我幫得上你的忙，你就得像一隻鳥兒似的飛出窩去，免得那些找食的貓頭鷹追到窩裏來啄死你。我最親愛的，我覺得多麼痛心！然而你，你自己也是多麼殘酷！雖然你正受着痛苦和侮辱，小鳥兒，雖然你的精神苦悶，你却居然對我說，麻煩你會使我難過，說你要用你自己的手工作賺錢來還我！換句話說，弱不禁風的，你打算謀害你自己來救濟我，解除我的經濟困難！別忙，想想看你說的是些什麼話！你爲什麼要縫紉和工作，使你可憐的腦子憂慮受苦，傷害你美麗的眼睛，毀壞你的健康呢？確實，爲什麼呢？唉，小巴巴拉，小巴巴拉！你沒看出來我從來對你沒什麼好處，從來對你沒一點好處嗎？無論如何，我自己却看出來了。然而在你危難的時候我一定可以幫你忙。我要克服一切困難，我要找額外工作來做，我要替作家抄稿子，我要到作家那兒去，非要他們雇用我不可，我要專心工作，叫他們看出來我是個抄寫的好手（我知道抄寫的好手是永遠需要的。）這樣一來，就無需你拚命了，我也不會答應你那樣作——我不會讓你實行你那害處很大的主意……不錯，小安琪兒，我一定要借點錢來。我要是不借錢還不如死了好。我最愛的愛人，你還叫我別怕出重利，我不會怕出重利，我不會怕出重利——不，我什麼都不怕。先不先，我

要借四十個盧布來。小巴巴拉，這不算多，這算多嗎？然而一開口就借這麼一筆錢，人家會不會相信我？你覺得別人第一眼看見我會不會就信任我？光是看一眼我的面貌就會對我生一種好印象嗎？你記得我以往給過誰好印象嗎？你覺得怎麼樣？我個人覺得困難重重，這種推測使得我心寒。無論如何，四十個盧布中我要給你二十五個盧布，給我的女房東兩個，剩下的我自己化。本來，我應當多給我的女房東一點，可是你得想到我的需要，你自己看得出來沒法再多分給她。對這我們無需多說了。因為我要用一個盧布買一雙新鞋；因為我不知道我那雙舊鞋明天早上能不能穿到辦公室去了。還有一條新領帶也少不得，因為舊的一條已經用了一年；可是，既然你答應我說你的舊帷裙可以改作一條領帶和一件襯衫，那我就無需再顧到這個東西了。鞋和領帶講得太多了。其次，還有扣子。你自己會承認我不能沒有扣子；我的上衣沒有一邊有扣子。我戰慄，因為我想到一旦大人看見我不整齊，會說——那麼，他什麼話不說？然而我一定會聽不見他說些什麼，因為我坐在那兒要死了——想到我露出這種衣冠不整的樣子就會羞死。唉，最親愛的……那麼我種種的需要只給我剩下三個盧布。這三個盧布中，一部分我要買半磅煙草——因為我不抽煙沒法過，九天以來我的煙斗沒進過我的嘴巴了。說實話我買煙草可以，不通知你，雖然我不應該不通知你。這件

事叫人抱歉的原因在於你剝奪了你自己一切的需要，我却用種種樂事安慰我自己。這就是我要告訴你我買煙的原因，免得良心的痛苦折磨我。坦白的說，我承認我窘得要命——這種窮法我從沒經歷過。我的女房東瞧不起我；沒有人尊敬我；我欠的錢負的債很可觀；在辦公室裏雖然我從來沒有覺得那是個好地方，沒有一個人跟我講一句話，可是我還是隱瞞我的窘况，我小心的對每個人瞞着。要不是我得天天到辦公室去，那我會同樣把我自己隱藏起來，因為在辦公室我得經常提防那些同事。不過，只要能夠跟你坦白的談談這件事，我的精神力量就可以復原了。我們別儘想這些事情，巴巴拉，免得想來想去喪失了我們的勇氣。我寫下來只不過是使你不要想這些事，不要用痛苦的幻想來苦惱自己。然而，我的上帝，我們怎麼辦呢？在我去看你以前別搬走；借不到錢我就不回這兒來，乾脆失蹤算了。現在我已經寫完我的信，得刮臉去了，因為人刮了臉總可以覺得振作一點，也順眼一點。上帝幫助我！對他再祈禱一次，我該走了。

瑪·傑渥式庚。

八月五日

最親愛的瑪卡·阿歷克塞維奇：

你不必失望。趕走憂慮吧！我送你三十個銀戈比，原諒我，我不能多送你一點。給你自己買你目前最需要的東西吧。我自己幾乎不剩什麼了，我不知道我該怎麼辦。瑪卡·阿歷克塞維奇，這不是很可怕嗎？然而不要灰心——灰心沒用。希陀拉說要是我們在這兒住下去，也不壞，因為我們一離開，就要引起猜疑，我們的仇人許會大驚小怪，到處找我們。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我們在這兒住下去不大好。要是我覺得我的悲哀輕一點，我會告訴你我的理由。

瑪卡·阿歷克塞維奇，你是個多麼奇怪的人！你心裏容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是快樂。我細心讀了你的信，從信裏看出來，你雖然爲我煩惱，爲我不安，你却從不爲你自己打算。是的，每一封信都告訴我你有一顆善良的心，可是我要告訴你，你那顆心過分善良了。所以我要給你一點好意的忠告，瑪卡·阿歷克塞維奇。我對你滿心感激——我的確非常感激你對我的一切，我最了解你的善良，可是事實逼我看出來，你不願你自己的困難（我不知不覺成了你的困難的根源）你爲我一個人活着——你只爲了我的快樂，

我的悲哀，和我的熱情活着！要是你把另外一個人的事情那麼放在心上，爲她受苦到那種程度，那你自已不會快樂是無疑的。今天，你辦完公來看我，我甚至不敢抬頭看你的眼睛，因爲你那麼蒼白和絕望，你的臉深陷下去。是的，你不敢把你借錢的失敗告訴我——你怕我憂愁恐慌；可是你看見我幾乎要微笑時，我知道，你心裏的石頭就落了地。那麼，別灰心，別失望，多多控制你自己的理智。我請求你央告你這樣，因爲不久以後你會看見事情好轉的。要是你經常爲別人的不幸悲傷，那只會傷害你的生命，再見親愛的朋友。我請你別太關心。

巴·陀。

八月五日

我愛的小巴巴拉：

這就好了，這就好了，我的安琪兒！那麼你的意思是說我沒借到錢沒關係嗎？那麼我定了，我爲着你的緣故高興了。想到你不打算丟下你的朋友，却打算仍住在你現在的地方，也使我高興。我讀到你信中說我的那些好話，對我的感情有適當的認識，我的心花怒放。我

說這話不是出于驕傲，而是因為現在我知道你是多麼愛我，才會這麼關切我的感情。想到我能向你說這話，真好！我愛，你囑咐我別垂頭喪氣。確實，我不必垂頭喪氣。比方說，我老想到我明天穿到辦公室去的這雙鞋！其實過慮反倒會毀人，完全毀了一個人。幸好有一件事情救了我，那就是，我不是爲我自己擔憂，而是爲你痛苦。於是，想到我得在嚴寒中走路，沒有外套和靴子，我就滿不在乎——我能支持，我完全能忍受，因爲我是個要求很低的人；可是主要點是——別人看見我沒穿外套會說什麼話，每個嫉妒而懷惡意的人會搬弄什麼是非？一個人穿大衣和靴子是給別人看的。因此，無論如何，我需要靴子來保持我的名譽和體面；要不然，我的兩隻破鞋會喪盡我的名譽和體面。是的，我愛，是這樣的，你得相信一個老年人積了許多年的經驗，比一班胡寫亂塗的作家更了解這個世界，也更懂人情。

可是我還沒詳細告訴你我今天遇到的事情。一早，上我精神上受的痛苦跟一年中受的那麼多事情是這樣的。首先，我去拜訪我說過的那位老爺，我動身很早，在去辦公室以前，外面正下着雨和雪，我把我自己緊裹在大衣裏走出去。「上帝，」我想，「寬恕我的罪過，賜我一切的願望成功。」我經過一個教堂，我在自己身上畫着十字，懺悔我的罪，想起我自己沒資格跟上帝講話。然後我不說什麼，盡力什麼東西都不看；於是連街道也不看一眼，我悶

頭走我的路。萬物都顯得空洞，我碰見的每個人都顯得憂傷，心神不定，這並不稀奇，因為誰願意在這麼早的早晨，這麼樣的天氣出門呢？後來，我遇見一羣衣服破爛的工人，他們走過時粗野的推闖我；於是神經突然受了刺激，我覺得不安，竭力不去想我要去借的錢。我走近佛思科列散·斯基橋，我的腳勞累得發痛，痛得拖不動自己；這時我碰見艾爾莫拉葉夫，我們辦公室的一個書記，他讓開路，停下來，目送着我，好像要我請他喝一杯伏特卡似的。『唉，朋友，』我想，『你去喝你的伏特卡吧，可是我跟那種飲料有什麼關係呢？』過後，我非常疲乏，停下來歇一會兒，後來就又拖着我自己上了路。我故意在我四周找點什麼東西看看，好拴住我的思想，分散我的心，鼓勵我自己。可是找不着什麼東西，沒有一個思想能跟任什麼東西聯繫起來，此外，那會見我的外表那麼晦氣，我覺得極難為情。最後我看見遠遠有一所三角屋頂的房子，是用黃色木料造的。我想，這一定是艾密里亞·伊凡諾維奇向我說的那位願意放賬的瑪爾柯夫先生的住宅了。我迷迷糊糊，問一個看門的，是不是可以告訴我這所房子裏住的是誰；於是他好像正為一件什麼事情生氣似的，勉強的答道：『瑪爾柯夫的住宅，』所有看門人都這麼死硬嗎？為什麼這個看門的這麼回答法？無論如何，我很不痛快，因為不論一個人在什麼情形下，遇到的回答好，事情的結果就好，遇着的回答糟，事情的結果

就糟，我走過這所房子三次，每次都一直走到這條街的盡頭。後來我走的越遠，我的心緒越壞。『不會，決不會，他決不會借我錢。』我自己想，『他不認識我，我的事情在他看來不值什麼，我又是這麼一副可憐相。無論如何，讓命運替我決定吧。只是，上天別讓我以後後悔，別讓悔恨咬蝕我的心！』我輕輕開了旁門。可怕啊！一條又大又惡的骯髒看家狗向我撲來，嘴邊飛着唾沫，差點跳上我的身子！想想這麼瑣屑的小事，居然差點弄得人發瘋，使得他滿心恐懼，消滅他原先把持住的堅定目標，這豈不很奇怪嗎？總之，我半死不活的向那所房子走去，一直闖進另一件災禍。那是說，我沒留神門口會那麼滑，跌撞在一個老太婆身上，她正在把桶裏的牛奶灌到牛奶瓶裏，碰得牛奶向四外潑出去！那蠢老太婆吃一驚，叫起來，然後追問我是從哪兒來的，我要幹什麼；問了以後她爲了我闖的禍大聲罵我。每逢我着手要辦什麼事，我總是碰見這類事情，好像我的命中註定了這樣的。於是，吵鬧和騷亂把這所房子的女主人招了出來——一個長得醜陋不堪的老婦人。我直接跟她講話。『瑪爾柯夫先生住在這兒嗎？』我這樣問。『不是，』她答道，然後挺有禮貌的打量我一下。『可是你找他幹什麼？』她繼續說，於是我告訴她艾密里亞·伊凡諾維奇和其餘的事情。等到我說完，她就叫她的女兒——一個十幾歲的光腳小姑娘——吩咐她到樓上去請她父親。同時我給引進

一個房間，牆上掛着幾張將軍的像，房裏安設一張沙發，一張大桌子，幾盆木犀草和鳳仙花。『我不要（是禍還是福）走掉？』我在那兒等着，想道。唉，我多麼想跑出去啊！『是的，』我繼續想，『我若是明天來就好了，因為明天天氣許會好一點，我也不會碰翻牛奶，這些將軍也不會這麼兇惡的望着我。』事實上，瑪爾柯夫先生進來時我的確在向門口走去，他是一位灰白頭髮的人，有一雙機警的眼睛，穿一件髒睡衣，用一條腰帶緊緊。寒暄以後，我躊躇的說出艾密里亞·伊凡諾維奇和四十個盧布的事情，我說到這裏簡直說不下去了，因為他的眼睛告訴我，我要辦的事已經失敗了。『不行，』他說，『我沒錢。還有，你拿什麼作抵押呢？』我承認我沒有東西抵押，可是附帶說了些艾密里亞的事情，和我急需錢用的話。瑪爾柯夫聽我說完，還是說沒錢。『唉，』我想，『我早知道會這樣——我已經料到了！』說實話，巴巴拉，我真希望我腳底下的地會裂開，他說了那句話以後，我覺得那麼寒冷，我的腿索索的抖，好像背上澆了一盆涼水似的。我就這麼呆望着他，他回看了我一眼，似乎說，『噫，我的朋友？你爲什麼還不走，你在這兒又沒別的事？』總之，我覺得我的心受了打擊。『你幹麼那麼需要錢？』他問，於是我張開嘴（無論說點什麼也比我傻站在那兒好！）可是看出來他簡直沒有在聽。『我沒錢，』他又說道。『要不然我倒願意借給你。』我再三的說，我自己要

得很少，到期能還他，一定不拖延，利息隨便他算，將來我一定如數付還他。是的，在那一剎那，我想起我們的不幸，我們的需要，我記起你只有半個盧布。『不行，』他說，『沒有抵押我不能借錢給你，』他咒罵了一句，堅持他的主張，這強盜！

我不知道我怎麼走出那所房子，怎麼經過維勃爾斯卡亞街，怎麼到了佛思科列散斯基橋。我只記得我非常疲乏，寒冷，飢餓，到十點鐘我才走到辦公室。到了以後，我打算把我身上弄乾淨一點，可是門房斯尼基羅夫說，我不能那樣做，說我一定會把刷子弄壞，那是公家的東西。我的愛人，人家簡直把我看得比他們擦靴子的破布還要低！是什麼最使我心碎呢？不是缺錢，而是這些生活中的小煩惱——這些噓噓喳喳，點頭和嘲笑。有那麼一天大人他自己會注意到我。唉，最親愛的，我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我把你那些信重讀一遍；讀那些信使我悲哀。再見，我的親人，上帝會保護你！

瑪·傑渥式庚。

附白：我原想用半談諧的筆法寫這封信，好遮掩我的悲哀；可是我沒有寫談諧文章的本領，無論如何，我唯一的願望是要使你高興。不久我會來看你，最親愛的。我一定來看你。

八月十一日

唉，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我完了——我們倆都完了！我們倆沒法挽回了！什麼都毀了——我的名譽，我的自尊，我在世界上的一切！你也跟我一樣。我們的損失永遠沒法挽回。是我，我把你弄到這般地步，因為我已經變成一個衆人所共棄的人，我愛——我到處受人恥笑，受人輕視。就連我的女房東也居然辱罵我。今天她用尖聲的叫罵欺壓我，把我看成一塊廚房的抹布一樣。昨天晚上，我在拉達夏耶夫屋裏，他的一位朋友朗誦我給你的一封信的草稿，那是我不小心從口袋裏掉出來的。唉，我愛，朗誦時鬨堂大笑！那些流氓怎樣的戲弄和嘲笑你！我走到他們跟前，怪拉達夏耶夫不講情義。我說他是個昧良心的人。可是他只回答說我自己倒已經是個昧良心的人，因為我跟女人偷偷摸摸講戀愛。『你倒瞞得風雨不透，樂夫雷司先生！』他說，現在到處都知道我叫『樂夫雷司』了。我愛，我們的情形他們都知道了一切，你和你的事情，還有我自己的事情，我今天羞發爾杜尼到麵包房去買點

Love-lace · Richardson 氏所著小說“Charissa Harlome”中的主人翁是個放蕩者。——譯者。

東西，他不肯去，說這不是他的事情。『可是你非去不可，』我說。『我不去，』他答道。『你欠我女主人的錢不還，所以我用不着聽你的使喚。』受一個粗人的這種侮辱，我氣極了，我罵他傻瓜；他也用同樣的話反罵我。於是我想他一定喝醉了酒，就告訴他別說酒話；可是他答道：『你說我什麼？我看還是你自己去醒醒酒吧，因為我知道你有一天去找一個女人，跟她一塊兒化了兩個格里凡尼克。』事情竟弄到這般田地！我活着覺得羞恥。我好像是個被宣判的罪人；我的窘況甚至不如一個失去護照的客商。爲什麼災難堆積到我身上來！我完了——我永遠完了！

瑪·傑。

八月十三日

我愛的瑪卡·阿歷克塞維奇：

禍不單行這句話真對。我自己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了。然而不論你怎麼窘，你也別希望

● Grivenniks，每個 Grivennik 值十個戈比。——譯者。

我再幫你什麼忙了，因為今天我的左手給熨斗燙傷了！我碰倒熨斗，一下子弄壞了我的活計，又燙傷我自己！所以我現在不能再做活。還有，希陀拉已經病了三天。我的憂慮簡直變成了苦刑。話雖如此，我還是送你三十個戈比——這幾乎是我最後剩下的錢了，這時你需要很多錢，我本來願意多幫你點兒忙的。我煩惱得要哭起來。再見，我親愛的朋友。要是你今天就來看我，你會給我很多安慰。

巴·陀

八月十四日

你怎麼了，瑪卡·阿歷克塞維奇？你這樣做難道不怕上帝嗎？你老是這樣爲你的名譽擔憂，非但使我愛心如焚，也會毀掉你自己。人人都知道你是個上流人，人格高尚，有自尊心，你却隨時準備着羞死！你已經有了灰白的頭髮，你應該多多珍重。你不怕上帝了。希陀拉已經告訴你說我沒有力量再接濟你了。因此，你看你把我弄得多麼難堪！大概你以爲你做壞事對我沒什麼關係；大概你不覺得你使我受了苦。我不敢下這兒的樓梯，因爲我要是一

下樓，別人就注意我，指點我，用最難堪的話說我。是的，甚至說我『跟一個酒鬼要好。』怎麼聽得下去，每逢你喝醉酒給送回來，別人就說：『他們把那個書記抬回來了。』照你這樣，我沒法接濟你。我起誓我非離開這個地方不可，去找工作，當廚子也好，當洗衣女工也好。我不能在這兒住下去了。好久以前我就寫信求你來看我，可是你不來。真的。我的眼淚和請求在你一定算不了什麼，瑪卡·阿歷克塞維奇！還有，你亂喝酒是哪兒來的錢？爲了上帝的愛你自己要多多小心，不然你就完了。你多麼不怕羞，多麼可惡！是不是女房東昨晚不許你進門，你在台階上過的夜？唉，我全知道。然而，要是你看見我聽到這消息時是多麼苦惱就好了！……來看我，瑪卡·阿歷克塞維奇，我們再在一塊兒快樂一下。是的，我們一塊兒念書，我們談談家常，希陀拉還會給你講她早朝山進香的情形。爲了上帝的緣故，我愛，別毀掉你自己和我。我活着只是爲你，只爲了你的緣故我才在這兒住下去。你自己再振作起來——在災難中立定自己的腳跟。貧窮不是罪惡，常常記着這句話。究竟，我們爲什麼要絕望呢？現在我們的困難會過去的，上帝會救濟我們。只要勇敢一點。我送你兩個格里凡尼克，給你買煙草或你需要的別的東西，可是爲了上帝的愛別胡化這筆錢。就來看我，一定來啊。也許你不好意思見我，像你以前一樣，可是你不必難爲情——這種害羞是不對的。只要你能真誠的

悔悟，並且信仰上帝就好了，他會把一切事情安排好。

巴·拉。

八月十九日

我最親愛的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是的，我不好意思見你，我的愛人——我難爲情。同時，這一切算得了什麼呢？爲什麼我們不重新快活起來？我何必擔心我的腳底從靴子裏露出來呢？人的腳底只不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東西——從來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只不過是一個不值什麼的髒腳底而已。鞋也沒什麼了不起。希臘的聖人經常不穿鞋走路，所以我們何必在這種東西上考究呢？不過，爲什麼我又該因爲鞋受人侮辱和看不起呢？告訴希陀拉，說她是個無聊的，討厭的，多嘴的老太婆，並且是個蠢得莫明其妙的老太婆。講到我的灰白頭髮，你錯了，因爲我還沒有像你想象的那麼老。艾密里亞問你好。你來信說你非常愁苦，一直在哭。那麼，我也非常愁苦，也一直在哭。不對，不對。我希望你健康快樂，就像我自己那麼好那麼快活，我愛，只要我活着，就

永遠是你的朋友。

瑪卡·傑渥式庚。

八月二十一日

我親愛的，仁慈的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我覺得我有罪，我覺得我對你犯了罪。然而我也覺得，像你所說的，我光這樣覺得是沒用的。就連我犯罪以前我也像現在這樣覺得有罪；可是我讓絕望壓倒了，等到我認清我的過錯就更加絕望。愛人，我不殘酷，心腸也不硬。撕碎你的小靈魂是喝血的老虎纔會幹出來的事，我却只有一副綿羊的心腸。你自己也知道我沒有喝血的癮，因此可以知道我真的不是故意犯罪。因為我做壞事時我的理智和感情都沒有參加。我也不明白我什麼地方有罪。在我這完全是一件神祕的事情。你送我三十個戈比，後來又送我兩個格里凡尼克，我看見那可憐的一點點錢我的心沈下去了。想想看，雖然你燙傷你的手，不久就要挨餓。你却寫信叫我買煙草！我怎麼樣呢？像強盜那樣毫不動心的搶劫你這個孤兒嗎？我覺得非常難過，最

親愛的。這是說，相信我這輩子從來沒做過什麼好事，我甚至比我自己的靴底還要卑賤；於是我恍然大悟，我的抱負不凡簡直是荒謬，其實我倒應該把自己看做一個不要臉而且討人嫌的人才對。人一旦失去自尊心，決定捨棄他的好品性和作人的尊嚴，他就墮落了，沒法不墮落。這是命裏註定的，因此在這一點上說，我沒犯罪。那天晚上我走出去，只不過想吸一點新鮮空氣，可是一樁連一樁的事情：天氣寒冷，整個大自然看起來陰慘慘的，我湊巧碰見艾密里亞，他化光了他所有的錢，我碰見他時他有兩天沒吃過一點麵包皮了。他想典當東西換一點錢，可是他拿去當的東西當舖裏不肯收。我對他個人雖然無所謂好惡，對同事却不免同情。過失就這樣發生了，最親愛的。他談到你，我跟他面對面的流着眼淚。是的，他是個善良的人，有善良的心——一個富有感情的人。我常常跟他一樣感情豐富，最親愛的，況且我知道我受了你多少恩惠。我一認識你，我纔明白我自己是個人，並且愛上了你；因為你走進我的生活以前，我一直是個孤苦的人——彷彿是，與其說是活着，倒不如說是睡熟了。從前我的流氓同事們常跟我說就連看見我也是討厭的，事實上他們那麼不喜歡我，末後弄得我也不喜歡我自己起來，因為既然人家屢次說我愚蠢，我也就相信我真是這樣。可是自從你走進我的生活，你就照亮了我生活中的黑暗部分，你照亮了我的心和我的靈魂。我漸

漸得到精神的寄託，我這才看出來我並不比別人壞，雖然我沒有風度，也沒有才華，也不風雅，可是拿我的思想感情來說，我仍然不失爲一個人。可是現在，唉！受到命運的追擊和戲弄，我又任憑我自己拋棄我自己的尊嚴了。災難壓得我失去我的勇氣。最親愛的，這兒是我對你的懺悔。我含着淚懇求你別再追究這件事，因爲我的心碎了，生命對於我的確變得艱難和困苦了。——我愛，我獻給你我的尊敬，永遠做你忠實的朋友。

瑪卡·傑渥式庚。

九月三日

瑪卡·阿歷克塞維奇，我上一封信沒寫完的緣故是因爲我覺得寫不下去。有時我喜歡孤獨——一個人悲哀和怨憤，沒有別人來分担我的憂愁：這種時候常常有——而且越來越多了。在我的記憶中我常常找到一些難以理解可是強有力的事情來——使我連着好幾個鐘頭對我的四周全無知覺，忘却了現實。確實，我現在的生活沒有留下一點印象——不論是愉快的或不幸的——我現在的遭遇不能像過去那樣在我的心裏喚起什麼影

響了。特別容易引起我回想的是我的童年，我的黃金的童年時代。可是那種回想老是使我憂鬱。那些回憶使我衰弱，耗盡我的幻想力；結果是使我本來不好的身體更加壞下去。

不過，今天早晨天氣晴朗，暢快，沒雲，這種天氣在秋天我們少有見到。這種空氣使我復活了；我愉快的迎接它，却也想到這一年已經快要過完！我一直多麼喜歡鄉村的秋天！那時我只是一個小孩子。然而我已經是個敏感的人，我對秋天的黃昏比秋天的早晨更喜歡一點。我記得我們家旁邊，山脚下，有一個大池塘，那池塘啊——就連現在我也還能夠看見它！——寬闊平靜的水面亮閃閃的，清得像水晶一樣。到了靜謐的黃昏，池塘安息了，沒有一點風吹動樹梢，那些樹生在岸邊，俯覽着平靜無波的一灣水，那景致好像總是那麼新鮮，可又是那麼寒冷！露水落在草木上，太陽光慢慢從池邊的茅屋斜射過來。牛羣走着回家去了。這時我悄悄從屋裏溜出來，去看我所愛的池塘，在沉思中忘記了自己。漁夫們在水邊各處點起一捆捆的木柴，火光遠而廣的鋪在水面上。上面，天空一片寒冷的藍色，沿着地平線鑲着一條火紅的花邊，那些紅越來越淡；等到月亮升上來，在微風中一隻受驚的鳥從蘆葦裏撲着翅膀離開同伴飛起來，一條魚在水中打挺濺起了水花，那撲簌聲和水濺聲透過清清的空氣飄來。黑魆魆的水面上籠罩着一片稀薄透明的霧，然而從遠處，夜影漸漸攏來，好像密

封了整個地平線，近在身邊的樣樣東西——沙堤，小船，小島，和一切——挺立着，好像是用鑿子鑿出來似的。河邊，一隻無主的木桶在水中漂流滾轉着；一條金鏈花的軟藤生着金黃的葉子，彎彎曲曲纏在蘆葦上；一隻遲歸的海鷗張着翅膀飛起來，衝下去潛入冷的水底，又飛起來消失在霧裏。我凝望着諦聽着這些景物！真是好得出奇！可是那時我不過是個娃娃——不過是個小孩子。

是的，我真愛秋天——晚秋時候，莊稼收割了，田裏的工作完結了，晚上大家聚在茅屋裏，人人等着冬天到來。以後，萬物變得更加神祕，天空密佈陰雲，黃葉蓋沒禿林邊的小徑，樹林本身變成深藍色——尤其是夕陽西下，那時濕霧瀰漫，遠處的樹木像巨人似的，像不定形的，非人間的妖魔似的隱約可見。人有時在外頭玩得遲了，跟他的同伴走散了。唉，那真可怕！他忽然吃了一驚，戰抖起來，好像看見一個怪物在一棵樹的黑洞裏探頭探腦似的，同時風始終在樹林裏哀號，叫囂，怒吼——用一種飢餓的聲音哀號，從光禿的樹枝上剝下樹葉，捲到半空中。樹頂上面的高空飛着一大羣鬧嘈嘈的鳥，聒噪着，似乎弄黑了遮滿了整個天空。然後人會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好像聽見有人悄悄說道：『跑啊，跑啊，小孩子！別在外頭待晚了，因為這個地方一會兒就會變得可怕的！跑吧，小孩子！跑啊！』聽見這種話，恐怖就佔領人

的靈魂，他便飛快的跑了又跑，一直跑得他喘不過氣來——一直喘吁吁的跑到家裏。然而，家裏的一切光明燦爛，我們小孩子忙着剝豌豆或剝罌粟殼，潮濕的樹枝在火爐裏噼噼啪啪的響，我們的母親高興的看我們作事，我們的老保姆愛林娜給我們講從前的事情，或者講可怕的關於妖道和死人的故事。講的時候我們小孩子還是帶着微笑彼此緊緊的擠在一塊兒；突然人人都不作聲了。一定是有誰在敲門吧？……可是沒有，沒有；那不過是佛羅洛夫娜的紡車輪子旋轉的聲音罷了。我們哄堂大笑起來！後來誰也不敢睡着因為怕作惡夢；或者，要是誰睡着了，不久就會醒來，動也不敢動，鑽在被窩裏戰抖着等天亮。早上起來，跟一隻雲雀那樣新鮮，看看窗外，田野蓋滿白霜，好看的冰柱從光禿的樹枝上垂下來，池塘上蓋着紙一樣薄薄一層冰，一片白汽從水面升起來，鳥兒愉快的鳴叫着飛過頭頂，再過一會兒，太陽出來了，它那閃耀的光線投下來照耀着各處，融解了玻璃似的薄冰，這時整個景色變得光明，清澄，愉快；柴火又在火爐裏噼噼啪啪響起來，我們圍着茶炊坐下來，我們那受了夜寒的狗波爾肯從窗外望着我們，搖擺它的尾巴，現出快活的神氣。這時，一個農夫坐着他的車子經過窗前——到樹林裏去砍燒火的柴，全家充滿快樂和滿足。豐富的穀物堆積在牛棚裏，大堆的小麥舒適的在清晨的太陽光裏發熱。每個人都安靜幸福，因為上帝用豐收賜

福我們，我們知道有充分的糧食過冬了。是的，農夫安心的休息着，知道他的家庭不會再缺少什麼東西。到了晚上，村姑們唱歌跳舞，遇到節日，人人到教堂去，含着知恩的淚感激上帝的恩賜……唉，我的童年真算是黃金時代！……

這些回憶感動得我像個孩子似的哭起來。每一樣事情，每一樣東西那麼清楚的回到我的記憶中來！過去的事活靈活現的站在我面前！然而現在啊，樣樣事情看起來都昏沉沉黑暗！這一切怎樣才會了結呢？怎樣？你知道嗎？我有一個感覺，一種確信無疑的預感，我今天秋天要死了；因為我覺得非常，唉，非常不舒服！我常常想到死，不過覺得我不願死在這兒，我願意葬在聖彼得堡的土地裏。我這一次又病倒了，像春天那回一樣，因為我一直沒有真正復原。實在，我覺得那麼憂鬱！希陀拉出去一天了，我獨自在這兒。很久以來我就怕剩下我自己一個人，因為我老幻想有別人在這屋裏，而且那人在跟我講話。尤其是我沉溺在夢想中，後來忽然醒來，就會覺得手足無措了。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寫了這麼長一封信；因為我寫信時那種心情就沒有了。再見。我沒有功夫也沒有紙再寫下去，須得結束了。我存下來買新衣服和新帽子的錢只剩一個盧布了；可是聽到你已經付給你的女房東兩個盧布，我很高興，因為這兩個盧布可以叫她的舌頭安靜一陣。你得修補你的衣服了。

再說一次再會。我是多麼疲倦，我想不通爲什麼會變得這麼虛弱——爲什麼現在就連做最輕鬆的事也會使我疲勞。就算我真找到工作，我怎麼能做呢？這是我最新煩惱的事。

巴·陀。

九月五日

我愛的巴巴拉：

今天我經歷了各式各樣的事情。第一，我一直頭痛，到了黃昏我出去透透新鮮空氣，沿着方登卡運河走走。天氣陰暗潮濕，剛到六點鐘天就黑了。其實，並沒有真正下雨，可是霧下得像雨似的，天空嵌着一團團滋蔓的黑雲。納勃雷撒納亞街上人們匆忙的走來走去，帶着奇怪而沮喪的臉色。有喝醉酒的農夫；有獅子鼻的老妓女，穿着拖鞋光着頭；有工人；有趕馬車的；有各式各樣的叫化子；有男孩子；有鎖匠的學徒，穿一件花條的粗外衣，瘦削憔悴的臉好像在惡臭的油裏浸過似的；有退伍的兵士賣小刀和銅環；等等。這種時候，除了上面講到的那些人以外你別想遇見別樣的人。運河裏有那麼多船。人會奇怪那兒怎麼容得下

這麼多船。每頂橋上都有老太婆賣潮濕的薑餅或乾枯的蘋果，每個女人看起來跟她賣的東西一樣潮濕骯髒。總之，沿方登卡散步會使人悲哀，因為腳底下是潮濕的花崗石，兩邊是高大醜陋的房子。下面是潮濕的霧，上面也是潮濕的霧。是的，今天的黃昏那兒的東西樣樣都黑暗慘淡。

我回到哥羅克霍瓦亞街，天已經黑了，燈已經點亮。然而，我在那條街上沒有逗留很久，因為哥羅克霍瓦亞街是個太嘈雜的地方。可是那條街上開着多麼華麗的舖子和大商店！各種東西五光十色，玻璃窗內滿滿陳列着五顏六色的東西，衣料，和各種樣式的帽子。人會以為這些東西只是爲了誇耀才陳列着；其實不然——有人買這些東西送給他們的太太！是的，那是奢侈的地方。那兒有德國的叫賣商人，也有很體面的商人。來往的馬車真叫多人！會驚奇馬路怎麼能支持那麼多輝煌的車子，那些馬車的窗子像水晶似的，掛着綢子和天鵝絨織成的窗簾，聽差戴着肩章佩着刀！我看一眼裏面坐的是什麼人，看見坐着年齡不同的女士。也許她們是公主和伯爵夫人吧！那些人這時大概忙着去赴跳舞會和別的聚會。事實上，能挨得近近的看一看公主或貴婦是很有趣的，她們都很漂亮。無論如何，我以前看見的馬車裏從來沒有坐過這樣的人……於是我想到你。唉，我的親人，我的愛，每逢我想到你，

我常覺得心痛。爲什麼你那麼倒楣，巴巴拉？爲什麼你的遭遇那麼不如別人？在我眼裏，你有善良的心，你美麗聰明；那麼，爲什麼你會那麼命苦？爲什麼你會落得這麼淒涼——你，那麼好的一個人！同時，爲什麼別人完全不用操心，幸運就會自己來呢？是的，我知道——我知道得很清楚——我不應該說這話，因爲說這話有點離經叛道；可是爲什麼命運的神，那鳥鴉，呱呱的叫着，叫這個人還在娘胎裏時就註定了一生的惡運，叫那個人，投生到有錢有勢的家裏？有時這種幸福甚至會賜給一個白癡伊凡諾希卡。『你，你這傻瓜伊凡諾希卡，』命運的神說，『承繼你祖父的錢財，吃吧，樂吧；至於你，（另外一個人）只配舐舐碟子，因爲那樣對你已經夠好的了。』我知道存這種觀念是錯誤的，可是不知不覺間這種罪惡的觀念在一個人的靈魂裏生出來了。然而，我的愛，你倒應該坐在那樣一輛馬車裏。將軍們會拜倒你的石榴裙下，你不該穿粗布衣服，却該換上絲綢的金邊衣服走來走去。那你就會像現在這樣消瘦蒼白，却會像糖餅上的畫像似的那麼鮮艷，豐滿，紅紅的臉蛋兒。那麼我也高興了——只要我能在街上看見你明亮的窗子，瞧見你的影子，我就高興了——只要我想着你安好幸福，我就高興了，我可愛的小鳥！可是實際上怎麼樣？不但惡人要陷害你，而且還來了一個放蕩的老流氓侮辱你！正因爲他穿着一套大禮服昂頭闊步，能透過金邊眼鏡向你送

秋波，這畜生就以爲樣樣事情都可由他操縱——以爲你應該聽他那侮辱的慫恿話！滾他媽的！可是爲什麼會這樣呢？因爲你是個孤兒，因爲你沒人保護，因爲你沒有有權有勢的朋友供給你應得的適當贍養費。在那些拿欺侮孤兒當作特權的人，這種事又算得了什麼？那些傢伙簡直不是人，純粹是害蟲，不管他們以爲他們自己是什麼。我確信是這樣。不消說，我在哥羅克霍尼亞街遇見的拉手風琴的人都要比他們更令人尊敬，因爲他至多走來走去，挨着餓——至多求一兩個別人多餘的小錢來維持生活，因此，他是一個真正的正人君子，他養活他自己。請人佈施，他怕羞；況且，他爲人類的利益工作，正像工廠的機器一樣。『我願盡我的力量，』他說，『使你愉快。』他固然是個窮光蛋，不折不扣的窮光蛋；可是至少他是個體面的窮光蛋。雖然又倦又餓，他仍然工作——幹他自己的特殊行業，然而他還是盡了勤懇的勞力。是的，許多正派的人儘管自己的勞力跟所得的報酬不相稱，可是決不低聲下氣，不向別人乞討麵包。我自己就跟那拉手風琴的人相像。那是說，我雖然不是他，我在某一點上像他：我盡我的能力工作，我盡了我的力量。沒有向誰多要一點；也沒有再多做一點。

最親愛的，我告訴你，由於那拉手風琴的人，今天我經歷了雙重的不幸。我望着那拉手風琴的人，我腦子裏攪起種種思想，我站在那兒出神。有幾個馬車夫也在那兒停下來，還有

一個年青的小姑娘帶着一個比她還要小的穿得破破爛爛的女孩。那些人都歇下來聽手風琴，他正在一家窗前彈奏。其後我又看見一個大約十歲的小頑童——那男孩本該很好看，可是現在他的臉瘦削而有病容。幾乎光着腳，只穿一件襯衫，他嘻嘻嘴呆呆的站在那兒聽音樂——一個可憐的小東西。彈琴人旁邊有幾個頑童在跳跳蹦蹦，可是那孩子呢，他的手脚凍僵了，他老在咬他的袖口，戰抖着。我還留意到他手裏拿着一張什麼紙。這時候一位老爺走過，扔給彈琴的一個小錢，一直掉進匣子裏，那匣子上畫着一個法國人和幾個女人的像。男孩一聽見錢響就一驚；怯生生的向四周看了一下，顯然以為是我扔的錢；於是他跑到我跟前，他的小手顫抖着遞給我他的紙條，用戰慄的聲音說道：「請——請看看這個。」我打開紙條，看見那上面寫着在那種情形中常寫的話。「仁慈的朋友們，我是一個害病的母親，帶着三個飢餓的孩子。請幫幫我的忙。雖然我不久要死了，然而，要是您不忘記我這些在世的小孩子，我在陰間也不會忘記您。」事情似乎已經夠清楚，那是一件生和死的事情。然而我拿什麼給這孩子？是啊，我沒給他錢。可是我的心爲他疼痛。我料定，雖然這個可憐的孩子冷得發抖，而且也許在挨餓，可是他沒有撒謊。沒有，沒有，他沒有撒謊。可恥的是有那麼多作母親的不照顧她們的孩子，却打發他們袒胸露臂的到寒冷裏來。也許這孩子的母親

也是個沒用的，品性不好的老太婆？也許她是一個真正的病人，沒法給人作事，只好盤腿坐着。也許她只不過是個惡婆子，慣於把又飢又瘦的男孩們打發出來騙大家，那孩子拿着那封乞討信能得到些什麼呢？他的心不久就會變成死灰，因此，他跑來跑去討錢，人家却走過去，不給他什麼。是的，他們的心像石頭一樣，他們的答話粗暴而嚴酷。『滾開！』他們說。『你想來騙我們。』他會聽見每個人都說這種話；他的心會慢慢變得僵硬，他只能白白的冷得發抖，像一隻可憐的剛長羽毛的小鳥從巢裏跌下來一樣。他的手腳會凍僵，他的呼吸會變得困難；看吧，直弄到他咳嗽起來，疾病便像一條齷齪的寄生蟲似的爬進他的胸膛，末後死亡會來追捕他——把他堵在一個小角落裏，逃也逃不脫。是的，那就是他一生的經過。這種情形多極了。唉，巴巴拉，光是說一句『爲了基督的緣故！』却從乞丐身邊揚長走去，什麼也不給，或者只說道：『主會賜給你！』聽起來可真叫人難受。當然，有些人討飯毫無道理（因爲同是討飯，性質上却大不相同。）有時乞討的話又臭又長，哼唧唧唧，老是那一套——這純粹是討口。拒絕這種討口倒不困難，因爲他們拿討飯當職業，幹得很久了。『這叫化子是老在行，』人暗自想道。『他們門檻真精。』可是另外一種乞討聲音流露出生疏，嘶啞，不習慣的調子，像我今天拿那可憐的小孩的紙條時聽到的一樣。他站在欄杆旁邊，並不向隨便

什麼人開口；最後只對我說，『爲了基督的愛，給我一個小錢吧！』聲音嘶啞破裂得使我吃了一驚，我心裏非常感動，雖然我沒有給他錢。真的，我自己一個錢也沒有。閩人不喜歡聽窮人訴說他們的貧窮。『他們攪擾我們，』他們說，『這真無禮。爲什麼人窮了就那麼無禮？爲什麼飢餓的呻吟要妨礙我們的睡眠？』……

告訴你實話，我的愛，我述說這些不僅是要安慰我的感情，也是爲要給你舉一個我能寫好文章的例。你自己會承認我的文章風格在很久以前就形成了，可是近來那種時候發作的沮喪壓迫我，弄得我的文章也開始垂頭喪氣了；雖然我知道這樣並沒什麼好處，不過它至少叫人吐一口氣。因爲，人往往不知爲了什麼緣故覺得自己卑賤，把自己看得一錢不值，把自己看得比一塊抹布都不如；可是這種感覺只有在人覺得窘困苦悶時才會發生，像今天向我乞討的那可憐的孩子一樣。讓我告訴你一個比喻，最親愛的，你聽着。常常，一大早我忙着去辦公時，我望着周圍的城市——我看着它醒來，從床上起來，升起火，做早飯，發出嘈雜的聲音；看見這些景象，我覺得自己漸漸渺小，好像有誰打了一下我的喜歡聞嗅的鼻子似的。是的，遇到那種時候我戰戰兢兢的走開了，心裏帶着十分屈辱的感覺。因爲人只要看一看首都，那些又大又黑的醜陋房子，透過牆壁看到裏面，那麼人立刻就會爲自卑和痛

心找到好的理由。當然你明白我的話是寫意，不是寫實。我們來看看那些房子裏在幹什麼。也許，那個潮濕的窩兒算是一個房間，那窩兒的陰暗角落裏有一個工匠剛從睡夢中醒來。他整夜夢見他昨晚規規矩矩剪好的鞋——假定那樣一個無足輕重的人居然也會作夢。你看，他是一個鞋匠，因此除了他所關心的唯一事情以外，他不會想到別的。旁邊是些吵鬧的小孩和一個飢餓的老婆，也不祇他一個人過這樣的日子。實在，這件事算不了什麼——要是沒有別的情形，就值不得寫出來。同一所房子裏還有一個人——一個闊佬——也許也夢見鞋；然而是一雙樣式不同的鞋（用某種說法來說，要是你懂得我的比喻的話，我們統統是鞋匠。）要是沒有人在那闊人耳邊小聲說：『你爲什麼要想這種事情？爲什麼你只想到你自己，只爲你自己活着——你又不是一個鞋匠？你的孩子沒生病，你的妻子沒挨餓。看看你的四周圍。難道除了鞋以外，你找不到一樣應該注意的事情想想看嗎？』那麼這件事也算不了什麼。這就是我要用比喻的說法對你講的，巴巴拉。最親愛的，這些話也許有點離經叛道的味道；可是這種觀念時常浮上我的心頭，使我用激烈的話語發表出來。因此，人民在害怕而戰慄的聽着這城市的咆哮和鬧聲時，怎麼會不把自己看得渺小呢？或許你以爲我誇張了事實——以爲那純粹是我的一種怪想，或者以爲我是從一本書裏引證出來

的，不，巴巴拉。我敢担保決不是那樣。我討厭誇張，我從不發生怪想，我也不會引證。

今天我憂鬱的回到家裏。我坐在桌旁，喝點茶暖一暖自己，正要喝第二杯時，那可憐的房客高希科夫進來了。今天早上，我已經注意到他在別的房客跟前徘徊，也好像要跟我說話似的。順便，我可以說他的境遇比我還要糟得多；因為只要想想看，他還有妻子兒女呢！實在，我要是他，我不知道我該怎麼辦才好。現在，他走進我屋裏，向我鞠躬，眼屎照常成堆的粘在他眼毛上，他的腳慢慢的拖動，他的舌尖起先講不成一句話。我招呼他坐在一把椅子上。（這一把已經夠破了，可是我另外沒有了。）請他喝一杯茶。他猶豫——他猶豫了好半天。可是最後還是接受了這個提議。於是，他沒加糖就喝起茶來，直說對不起，可是我一定要他放糖。拒絕了半天，推辭了很久，他才答應加一點糖，只加了一塊最最小的。加了以後他對他說他的茶很甜了。貧窮使人變得多麼謙卑！『那麼，老兄，有什麼事嗎？』我問他，於是他答道：『是這樣的，瑪卡·阿歷克塞維奇。你以前作過一次我的恩人。請你再向我表示上帝的博愛，幫幫我那不幸的家庭。我的妻子和孩子沒東西吃。想想看一個作父親的居然說出這種話來！』我剛要說話，他阻止我。『你看，』他繼續說，『我怕這兒住着的別個房客。那是說，我不完全是怕，只是我不好意思跟他們講話，因為他們是那種驕傲自大的人。要不是我知道

你也經歷過困苦，欠過債，那就連你，我也不敢來打擾，我的朋友和以前的恩人。所以我大胆向你請求，我知道你不但有仁慈的心腸，而且景况也不好，因為這緣故就是會同情我的窮困。』講到這裏他爲自己的失禮和冒昧又附帶道歉。我回答說：『我雖然願意幫他忙，可是手頭沒有錢，真是什麼都沒有。』唉，瑪卡·阿歷克塞維奇，』他說下去，『我請求你的並不算多吧？我的——我的妻子和孩子要餓死了。你不能給我一個格里凡尼克嗎？』聽了這話我的心緊縮起來，『這些人使我多麼慚愧！』我想。可是我只剩下二十個戈比，我打算拿來應付急用的。『不行，老兄，我不能，』我說。『那麼，』他固執的說。『你或者能借我十個戈比吧？』我拿出我的錢匣子，把二十個都給了他。這是行一樁好事。想想看世上竟有這等樣的貧窮！然後我跟他又談起來。『這是怎麼回事，』我問他，『你既然那麼窮，爲什麼還要租一間五個盧布的房子呢？』他答道，那是因爲他六個月以前租定這間房子，預先付了三個月的租錢，後來他的事情變糟了，從此就不會順利過。巴巴拉，你要知道他吃過官司，因爲一個商人用一件契約欺詐財政局。那欺騙洩露了，商人被告發，可是審問時他牽連了高希科夫，雖然後者只不過犯了大意，不謹慎，忽略財政局利益的罪。那件事固然發生在幾年以前，可是從那時起高希科夫接連遭遇種種的阻礙。』那不名譽的事沒來由的臨到我身

上』他對我說，『我沒有罪。我固然稍微違犯了法令，可是我從來沒有做過盜竊或貪污的事。』然而這件事使他喪失了名譽。他被撤職，雖然沒判什麼大罪，可是他從此不能從商人那裏收回一大筆他應得的款子，法庭原該判給他那筆款子。法院完全不相信高希科夫，可是我相信他。那是一件性質很複雜很曲折的事情，大概再過一百年也不會真相大白；雖然現在已經稍微有點頭緒了，那商人仍舊是這件事的關鍵。我個人站在高希科夫這一邊，替他很難過。雖然他失業了，可是他還沒絕望，然而他的財產已完全化光。是的，這是一件糾纏不清的事情，同時他得生活，因為，不幸他又添了一個孩子，使家庭增加新的負擔。加上他另一個男孩害病去世；化的錢更多。到頭來，不但他妻子身體壞極了，他自己也受着長期訴訟的痛苦。總而言之，他遭受一大堆的災難。不過他說他還是每天希望着他的官司得到一個有利的結局——說他毫不懷疑會有這樣的結局。我替他非常難過，盡量說些安慰他的話，因為他是一個受了很多侮辱和冤屈的人。他到我這兒來希望得到保護，所以我盡可能的安慰他。現在，再見吧，我愛。上帝保佑你，保護你的健康。最親愛的人，只要想一想你，我那害病痛的靈魂就像吃一付藥一樣。雖然我為你受苦，至少我是愉快的受苦。』

你的忠實的朋友
瑪卡·傑渥式庚。

九月九日

我最親愛的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我昏昏沉沉拿起筆來，因為一件最可怕的事情發生了。我的頭髮昏。唉，我愛，我怎麼樣告訴你那件事情呢？我從沒料到會有那種事發生。可是不對；我不能說我從沒料到，因為我的心早已得到暗示，知道要發生什麼事了，我在夢裏見過跟這非常相像的事情。

我來告訴你事情的經過——簡單的，像上帝放進我心裏的一樣。今天我照例到辦公室去，到了那兒，坐下來抄寫。你得知道我昨天也在做同類的工作，正做到中途，梯摩塞·伊凡諾維奇走到我跟前來，給我一件特別公文催我趕快抄完。『瑪卡·阿歷克塞維奇』他說，『請把這個替我抄出來。抄得越快越小心才好，因為這是今天要簽字的。』也讓我告訴你，最親愛的。昨天我心神不定，沒法做事。沮喪深深的壓迫着我——我的心覺得寒冷，我的頭髮昏。我時時刻刻在想你，我愛。那麼，我動手抄寫起來，抄得清楚整齊，可是不知道是魔鬼攪亂了我的心，還是神祕的命運註定了，或是事情反正要這樣發生，我把公文漏掉一整

行，那公文變得不通了！這項工作交給我的時候已經太晚，昨晚來不及簽字，所以今天早上才送呈大人。今天我按平常的鐘點到了辦公室，坐在艾密里亞·伊凡諾維奇旁邊。這兒我可以告訴你，好久以來我一直覺得比往常加倍的害羞和沒有自信，我不敢看別人的臉。只要是有把椅子軋軋一響，我就吓得半死不活。因此，今天我低着頭，溜到我位子跟前坐下來，縮成一團，於是伊菲姆·阿克莫維奇（世界上頂暴躁的人）小聲對我說：『瑪卡·阿歷克塞維奇，世上哪有你這種樣子的坐法？』然後他作一個怪相，弄得我們旁邊所有的人都前仰後合的笑我。我堵上我的耳朵，繃着眉，坐着不動，因為我發見這是停止那種取笑的最好方法。忽然我聽見一陣喧鬧，一陣騷擾，有誰的聲音向我們嚷來。是我的耳朵欺騙我嗎？有一個嚴厲的聲音在喚我！我的心顫抖起來，雖然我說不出爲什麼，我只知道我有生以來從來沒有像這樣顫抖過。我却還是黏在我的椅子上——那時候完全不是我自已了。那叫聲越來越近，一直叫到我的耳邊來了：『傑渥式庚！傑渥式庚！傑渥式庚！』最後我抬起眼睛，看見葉夫斯泰菲·伊凡諾維奇站在我面前。他對我說：『瑪卡·阿歷克塞維奇，馬上到大人那兒去。你把一件公文抄錯了。』就是這麼一回事兒，可是這已經夠了，不是嗎？我覺得死了，涼得像冰一樣——我覺得我的知覺完全被剝奪了，可是我從位子上站起來到

叫我的地方去。穿過一間屋子，穿過兩間屋子，穿過三間屋子，我最後走進大人的私人辦公室。我當時在想些什麼，那卻沒法確切的說出來。我只看見大人站在我面前，有一羣人圍着他。我好像記得我沒有向他敬禮……我忘了。確實，我吓壞了，我的牙齒打戰，我的膝蓋互相碰撞。第一，爲了我的外表我非常難爲情（看一眼右邊的鏡子，鏡子裏映出我的身子，把我吓住了）；第二，我一直習慣了把自己當作好像沒有我這麼一個人存在似的。大概大人以前從來不知道有我這麼一個人活在世上。當然，他也許偶爾聽說過他機關裏有這麼一個人叫傑渥式庚；可是從來沒有跟我交談過。

他生氣的開口道：『先生，你這是怎麼抄的？你爲什麼不小心一點兒？這件公事等着要的，你却抄得一塌糊塗。你覺得怎樣？』——最後一句是對葉夫斯泰菲·伊凡諾維奇說的。其餘的話我聽不清了，只聽到一些憤憤的叫喊：『多麼疎忽，多麼大意，這多糟糕！』等等。我張開我的嘴要說些什麼；我想請求饒恕，可是說不出來。離開那間屋子吧，我又沒那份勇氣。後來發生了一件事，我現在回想起來羞得鋼筆在我手裏發抖。我的一顆扣子——他媽的！——我那顆扣子只有一根線吊着，忽然掉了，跳啊蹦的，骨碌碌一直滾到大人的腳跟前——這事情偏偏發生在普遍深沉的靜默中！變成我有意的自辯和博得憐憫的申訴！這就是

我對大人的回答！那結局，我一講到就發抖。馬上大人的注意力引到我的儀表和服裝上來。我記起我在鏡子裏看見的我，就趕快去追扣子。我固執的追着，我盡力去捉它，可是他滑跑了，轉了又轉，弄得我抓不住它，我那種笨手笨腳把我造成一副可悲的樣子。然後我覺得我剩下的最後力量幾乎用盡了，一切，一切都喪失了……體面，人格，每一樣東西！我兩隻耳朵好像聽見塞瑞莎和發爾杜尼的聲音。然而，最後我總算檢起扣子，立起來，挺直腰幹，握緊兩隻手，謙卑的站着……活像個傻瓜！可是不對；首先我想把扣子穿上那根斷線，每次穿上又掉下來，就再穿。開頭大人轉過身去，可是現在他又看我一眼，我聽見他跟葉夫斯泰菲·伊凡諾維奇說道：『這個人究竟怎麼回事？看看他那樣子！他究竟是怎麼樣一個人？』唉，我愛，只要聽這一句話就夠了：『他究竟是怎麼樣一個人？』真的我引起大人注意了！葉夫斯泰菲低聲回答大人道：『他是個平平常常的人，不過他的品性還好。此外，他的薪水照標準說也足夠了。』『那麼，很好；可是想個法子幫幫他的困窘，』大人說。『借支他一點薪水吧。』『已經全部借支了，』這是回答。『他不久以前已經支完了。可是他的成績還好。他沒有什麼錯。』這時我覺得自己好像在地獄的火中似的，我真會當場死去！『好了，好了，』大人說，『這份公文讓他重抄一遍吧。傑渥式庚，到這兒來。你把這張紙重抄一份，越快越好。』說完，

他就轉身向別的文官，對他們發了幾個命令，那羣人四散了。他們一走，大人匆匆抽出一個記事本子，從裏面拿出一張一百盧布的票子，說：『拿去。我頂多只能給你這麼些。你愛怎麼化就去怎麼化吧。』他把錢放在我手裏！這當兒，最親愛的，我吃驚發抖，因為我整個靈魂都感動了。我不知道我該怎麼辦好，我只知道我抓住大人的手。可是他反倒臉紅了，然後——不，我一點也沒有捏造事實——真的，他拿起我這隻沒價值的手，握了握，好像我跟他是一輩，好像我是跟他一樣的將軍似的！『現在去吧，』他說，『我只能幫你這點忙。別再抄錯，我不再記你的過了。』

對於這件事我是這樣想。我請求你和希陀拉，我要是有孩子我也要請求他們，永遠為大人向上帝禱告。我一定對我的孩子說：『你不必為你父親祈禱；我囑咐你要為大人祈禱，一直到你生命結束時為止。』是的，親愛的——我，非常鄭重的告訴你，所以好好記住我的話……雖然近來在我們困苦難過的日子當中，我看看你和你的窮困，又看看我和我的卑賤無望，以致我的靈魂悲痛得要死，然而我還是不大在乎大人給我的一百盧布，我在乎的倒是他那麼和藹的拿起一個可憐的醉鬼的手，還緊握它。他那種行動使我復原。他那種行動恢復我的勇氣，他使得生命對於我永遠是甜蜜了……是的，我相信，雖然我在全能上帝

的面前是個罪人，我爲大人的幸福和成功所做的祈禱還是能達到上帝的寶座！……

可是，我愛，現在我非常激動和昏亂。我的心跳得好像要蹦出我的胸膛似的，我全身疲軟……我送你四十五個盧布。另外二十個我將給我的女房東，剩下三十五個我留下來——二十個作新衣服，十五個作日常生活的用項。可是早上那些經歷震動了我的心髓，我得休息一會兒。這兒安靜，很安靜。我的呼吸急促起來：我能聽見我胸膛的深處有着嗚咽和顫抖……我馬上要來看你，可是現在我的頭被種種的感觸弄痛了，我愛，我的無價之寶！

你的堅定的朋友，

瑪卡·傑渥式庚。

九月十日

我愛的瑪卡·阿歷克塞維奇：

對你的好運氣我說不出的歡喜，並且十分感佩你上司的慈悲。現在，你不必再操心了。只不過別再亂化錢。盡可能安靜的，儉省的過活，從今天起經常的積蓄一點兒，免得，不幸再

來襲擊你爲了上帝的緣故，不要苦惱你自己；希陀拉和我會想法過下去。你幹麼送我那麼多錢？我真的不需要——我已經很夠化了。真的，我要是搬家，我將來才需要更多的錢，可是希陀拉好久以來就有希望可以收到一筆老賬。當然，爲了必須的開銷我至少得化二十個盧布，然而剩下的還給你。請你收回，瑪卡·阿歷克塞維奇。現在，再見了。祝你的生活繼續安穩，祝你保持你的健康和精神。要不是我覺得非常疲倦，我還要給你多寫一點。昨天我沒有起床。你答應來看我，我很高興。是的，你務必要來看我一趟。

巴·陀。

九月十一日

我心愛的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在我重又幸福和滿足的時候，我懇求你現在別離開我。不要聽希陀拉的話，我願意爲你做世界上的隨便什麼事情。即使僅僅出於對大人的尊敬，我也要改過自新，小心注意我每一個行動。我們又可以互相交換愉快的信件，互相訴說我們的思想，歡樂，和憂愁（要是

這樣下去，我們還會有什麼憂愁？是的，我們會比往常生活得加倍的幸福和愉快。我們也可以交換書籍……我心中的安琪兒，我的命運有了大大的轉變……變得好多了。我的女朋友東變得更加和善；塞瑞莎恢復了她的理性；就連發爾杜尼對我的差遣也跳着去幹了。同樣，我跟拉達夏耶夫已經講和了。他一聽見那愉快的消息，馬上自己跑來看我。沒有問題，他是個好人，人們說他的壞話全是假的。從一件事就可證明，我發現他從沒有要把我和你寫進一本書裏去的意思。這是他親自告訴我的，後來他又向我朗誦他最近的作品。至於他叫我做『樂夫雷司』，並沒有侮辱或無禮的意思。這不過是個外國來的名詞，意思是一個機伶的人，或用更文學，更文雅的語氣說，是人人得結交的一位紳士。就是這樣，我愛，這不過是無傷大雅的取笑。只因爲我不懂才生起氣來，我向他道歉……我的小巴巴拉，今天天氣多美啊！清早固然有一層薄霜，好像從一個篩子篩出來似的，可是這沒關係，微風不一會兒就吹得空氣新鮮了。我出去買鞋，買了一雙很好的鞋。然後，在尼夫斯基街溜躑了一會兒，就讀了蜜蜂報。這提醒了我，我還忘了告訴你一件重要的事情，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今天早上我跟艾密里亞·伊凡諾維奇和阿克森替·米海洛維奇談到大人。顯然不祇我一個人受過他的恩惠和慈愛，因為全世界都知道他那善良的心。在許多地方可以聽見人們頌揚他；在許多地方他喚起感激的眼淚。還有一件事，他照應一個孤女，把她嫁給一個文官，一個窮寡婦的兒子，給他在某機關裏謀了一個差事，又用別的方法給他恩惠。那麼，最親愛的，我認為盡力表揚大人待我優厚的故事，這是我應該做的事。像我前面所說的一樣，我向我的聽眾述說事情的經過，一點細節也不隱瞞。事實上，我把我的驕傲放進我的口袋裏去……其實我因那件事而得意，那又何必難為情？『讓它宣傳開去吧，』我對我自己說。『這會大大的增加大人的聲望。』所以我熱誠的表白那件事，一點也不遲疑。反之，講這種事情我倒覺得驕傲。我講到每一個有關的人（當然，你不在內，最親愛的）——提到我的女房東，提到發爾杜尼，提到拉達夏耶夫，提到瑪爾柯夫。我甚至說到我的鞋的事情，有些人站在一邊笑——事實上每個在場的人都笑，可是大概是我的外表或我的鞋——多半是鞋……引起了嘩笑，因為我可以確定他們決沒惡意。我的聽眾大概是些年青人，或者生活相當安樂；但他們一定不會惡意的訕笑我的話。他們腦筋裏決不會有什麼不贊成大人的思想。是不是，巴巴拉？

直到現在我還不能完全集中我的力量，我被近來發生的事弄昏了……巴巴拉，你有沒有柴火燒了？你可千萬別着涼。你說你害怕將來，這又使我的精神沮喪了，每天我都替你向上帝祈禱。我是怎樣懇切的向他祈禱啊……此外，你有沒有羊毛的長統襪子，有沒有平常穿的暖衣服？聽着，要是你需要什麼東西，你不要傷害一個老人的感情，使他失去為你的需要服務的機會。現在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將來正顯現着光明和美好。

那是多麼困難的時期啊，巴巴拉，然而已經過去，可以不必再放在心上！時間一年一年過去，我們將要慢慢的復原。我多麼清楚的記得我的青年時代！那些日子我從來沒有一個戈比可以餘下來。我雖然又冷又餓，却老是無憂無慮。早晨，我在尼夫斯基街散步，碰見和氣的人們，我整天都快樂。是的，那是一段輝煌的，一段輝煌的時期！活着是好的，特別是在聖彼得堡。就是昨天我還含淚哀求上帝饒恕我，饒恕我後來憂愁時期的罪惡——饒恕我的怨言，邪惡的思想，賭博和酗酒。我祈禱時想起你，因為只有你鼓勵我，安慰我，只有你給我勸告和指導：最親愛的，我永遠不會忘記，今天我吻過你的每一封信……再見，我愛。人家告訴我附近什麼地方有賣衣服的，我要去看看。再說一次再會，再會，我的安琪兒。

在你心裏和靈魂裏的

九月十五日

我最親愛的瑪卡·阿歷克塞維奇：

我非常苦惱。我覺得一定要發生什麼事情了。我心愛的朋友，事情是這樣的，卜維科夫先生又到聖彼得堡來了，因為希陀拉碰見他。他坐着一輛馬車，可是碰見希陀拉，他叫趕車的停住，跳下來問她住在什麼地方；可是她沒告訴他。然後他一笑說，他知道得很清楚誰跟她住在一塊兒（顯然是安娜·希陀羅夫娜告訴他的）於是希陀拉忍不住了，當場就呵斥他，罵他——說他是一個沒有道德的人，我的不幸全是因為他。他回答說，一個錢也沒有的人當然過得比較苦；希陀拉反駁道，我用我的工作或結婚都可以生活下去——我失去地位的問題還沒我失去幸福的問題大，幸福的毀滅會致我的死命。他回答說，雖然我還十分年青，我好像已經失去我的頭腦，我的『美德蒙上一層雲霧』（我引用他說的話。）我和希陀拉都以為他不知道我住在什麼地方；可是，昨天晚上，我剛出家門到高斯梯尼·

杜乏爾去買幾樣東西，他就到我們屋裏來了（顯然他趁我出去才來的）他向希陀拉問了許多關於我們怎樣生活的問題。然後，查看我的女紅以後，他追問道：『你們那個書記朋友是誰？』這當兒你正巧走過院子，所以希陀拉把你指給他看，這個人偷看你半天，笑了，其後，希陀拉請他出去——告訴他我因為悲傷還在生病，看見他在這兒曾使我很痛苦；停了一會兒，他答道他因為沒什麼更要緊的事可幹就到這兒來了。他又給希陀拉二十五個盧布，可是，當然她謝絕了。這都是什麼意思？他為什麼來拜訪我們？我不明白我的事情他是從哪兒打聽來的。我猜不透。然而希陀拉說，她的嫂子阿克細尼亞（有時來看她）認識一個洗衣女工名叫娜斯泰細亞，那女人有個堂兄在某部裏當門房，安娜·希陀羅夫娜的姪子的一個朋友在那部裏作職員。因此，難道順着這條路繞起了什麼陰謀？可是希陀拉也許完全錯誤。我們不知道怎麼想好。要是他再來怎麼辦？這個念頭吓壞了我。希陀拉昨天晚上告訴我這件事，恐怖逼得我幾乎暈過去。那人要幹什麼？無論如何我不要認識那種人。他們對孤苦的我要怎麼呢？唉，憂慮是怎樣的折磨我啊，因為我隨時都以爲卜維科夫就在旁邊！我怎麼辦呢？我的前面有着什麼命運？爲了基督的緣故馬上來看我！

（未署名）

九月十八日

我心愛的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今天這所房子裏出了一樁最悲痛，最不可思議，最意外的事情。首先讓我告訴你，可憐的高希科夫已經完全免罪。案子早已判決，可是今天早上他去聽的最後判決書。他完全勝利了。在判決書上他疎忽和措置失當的罪名已經取消。此外他有權向商人收取一大筆款子。這樣，他完全站在正直的一面，他的人格洗去了一切污點。總之，他得到的結果再圓滿也沒有了。三點鐘他回到家裏，他的臉白得像一張紙似的，他的嘴唇發抖。不過他擁抱他妻子兒女的時候臉上仍現着微笑。我們這些人一窩蜂似的跑去向他道喜，這種舉動使他非常感動。他向我們鞠躬，輪流和我們握手。不知爲什麼，我覺得他握手時好像癡高變直了，他眼毛上的眼屎好像也不見了。然而他是多麼興奮，可憐的人！他不能安靜的休息兩分鐘，却不停的抓起一樣東西又放下，坐下又站起來，又坐下，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囉囉嗦嗦說些什麼，他的光榮啦，他的好名聲啦，他的小小孩啦，他說了又說——是的，也哭啦！確實，我們很少人

忍得住眼淚，拉達夏耶夫說（大概爲要鼓勵高希科夫）一個人沒東西吃的時候光榮還不算什麼，錢才是世界上頂要緊的東西，光爲這個也得感謝上帝。然後他拍拍高希科夫的肩膀，可是我覺得高希科夫不知爲什麼好像被這些話傷了心。他沒公開表示什麼，不高興，只是古怪的看了拉達夏耶夫一眼，把他的手從肩膀上推開。他原不應該這樣，可是個性各有不同。比方說，我自己，在這麼高興的時候就不大敢顯得驕傲，其實在那種時候露出過分的謙遜和慇懃會給人看做喪失了道德的勇氣和心智的活力。然而，這不干我的事。高希科夫只說道：「是的，錢是好東西，讚美上帝！」事實上，我們在他屋裏時他老是反復的向他自己說：「讚美上帝，讚美上帝！」他妻子預備了一餐比平常更豐富更好的飯食，女房東親自下廚房，因爲她本心並不是個壞女人。可是在開飯以前，高希科夫在自己屋裏坐不住。他輪流的跑到每一個人的屋裏去（不管人家請他沒請他），自己笑迷迷的坐在一張椅子上，有時說些什麼，有時不開口，然後站起來又出去。在海軍軍官屋裏，他甚至把一疊紙牌拿在手裏，於是被邀做牌局中第四把手，可是他輸了幾次，鬧了幾回笑話，不再打了。「不行，」他說，「我就是這麼一種人——我的全副本領盡于此了。」說完走開。後來在走廊上碰見我，他拉起我的兩隻手來，用一種很奇怪的樣子凝視我的臉，然後他又握握我的手，仍舊笑嘻嘻

嘻的走開了，可是那樣子奇怪而疲倦，非常像一具死屍在笑。同時他妻子快活得哭起來，他們屋裏那樣東西佈置得像過節日似的。這時開午飯了，他們吃完飯，高希科夫對他妻子說：『最親愛的，現在我要休息一會兒；』說完就到床上去了。這時他叫他的小女兒到跟前來，他的手摸着孩子的頭，定睛看了她好半天。然後他又轉身向他妻子，問她：『彼丁卡怎樣了？我們的彼丁卡呢？』於是他妻子在自己身上劃着十字，回答道：『噫，我們的彼丁卡早已死了！』『是的，是的，我知道——當然，』她的丈夫說，『彼丁卡現在在天國。』這使他妻子覺得她丈夫神經有點錯亂——剛才發生的事使他昏亂了，所以她說：『我最親愛的，你該睡一會兒！』『我是要睡，』他回答，『馬上——我是很——』他就翻過身去，靜靜的躺一會兒。然後他又翻過身來，要想說什麼，可是他妻子聽不清他說些什麼。『你說什麼？』她問，可是他沒回答。他又等了幾分鐘，後來她自己想，『他睡着了，』就到女房東那兒去消磨了一個鐘頭。一個鐘頭以後她回來——却發覺她丈夫還沒有醒，還是不動的躺着。她坐下來動手做事，她想到，『他睡得很甜，』她告訴我們，後來她想出了神，大概過了半個鐘頭。她想了些什麼她已經記不得，只是她簡直把她丈夫忘記了。後來她醒過來，心裏有一種奇怪的感覺。首先打擊她的就是這屋裏死一般的寂靜。看看床上，她覺得她丈夫還是跟前一樣。

躺在原來的地方沒有動。於是她走到他身邊，打開被子，看見他已經僵冷了——他已經突然死了，好像挨過一悶棍似的。可是他究竟怎麼死的，只有上帝知道。這件事給我可怕的印象，直到現在我還不能完全集中我的思想。這真叫人不能相信，一個活人會這麼容易就死了——他又是那麼一個可憐的，貧窮的苦命人，這個高希科夫！真的，爲什麼要有這樣的命運，爲什麼要有這樣的命運！他妻子痛哭，驚慌，那時他的小女兒不知跑到什麼地方自己躲起來了。然而，這間屋裏又忙又亂，因爲醫生來驗屍。可是我沒法把事情清清楚楚告訴你，我只知道我非常的悲痛，非常的悲痛。想到一個人永遠不會知道活到哪一天，哪一點鐘，這麼多悲哀！一個人那麼容易就死了！……

你的

瑪卡·傑渥式庚。

九月十九日

我心愛的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我忙著要讓你知道拉達夏耶夫找我爲某作家做點工作——那位作家交託他一大疊稿子讚美上帝，因爲這意思是有大量的工作可做了。不過，雖然需得趕快抄寫，原稿却寫得那麼亂，我不知道該怎麼動手抄。確實，原稿有一部分差不多看不清。我們講好抄一頁給我四十個戈比。你看，因此（這就是我寫信給你的真正原因）我們不久可以從意外的來源得到錢了。現在再見，因爲我得開始工作了。

你的真誠的朋友

瑪卡·傑渥式庚。

九月二十三日

我最親愛的瑪卡·阿歷克塞維奇：

過去三天我沒給你寫信是因爲我那麼煩惱和驚恐。

三天以前卜維科夫又來看我。當時我獨自在家，因爲希陀拉出門了。我一開門看見是他就吓壞了，以致我在地下生了根似的站着，我覺得我自己的臉色變得青白。帶着往常那

種響亮的笑聲，他走進來，搬了一把椅子，坐下。好半天我不能恢復我的鎮定。不久他的笑容漸漸消失，因為我的外表似乎打動了他。你知道，近來我瘦了，我的兩眼和兩頰陷下去，我的臉白得像一張紙，所以隨便哪個一年前認識我的人現在不會認識我了。卜維科夫向我打量了好久，好像恢復了他的精神，因為他問什麼我就答什麼。過後他又笑起來。這樣他坐了有一個鐘頭——跟我講話，問我這個，問我那個。最後，恰在他起身要走以前，他拿起我的手說（引用他說的話）：「我們背地裏說一句，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你的親戚，我的好朋友和熟人——我指的是安娜·希陀羅夫娜——是個很壞的女人。」（他又附帶說了一個更難聽的字眼。）「起先她將你的表妹引入歧途，過後她又毀了你。我那時的舉動也像個流氓，可是那是世道。」他又笑了。隨後又說，雖然他不是一個演說家，可是他永遠認為自己為禮義所迫，應該向我做一番清楚而坦直的解釋，他接着說他向我求婚，他認為恢復我的名譽是他的責任，他請使我闊起來；婚後他帶我到他在大草原上的別墅裏去，我們在那裏可以獵野兔；他願意永不再到聖彼得堡來，因為這兒的一切都可惡，他收養了一個沒出息的姪子，他起誓要取消他姪子作他合法承繼人的權力；結果，他必得另外有一個合法的承繼人，因此他向我求婚。最後他說我好像生活在極窮困的境況中（他說，這對他一點也

不是意外，從我住的地方就看得出來。他說要是我再在這個洞裏住上一個月我一定會死；他說所有聖彼得堡的寓所全都討厭；又說他願意知道 I 缺少些什麼東西。

他的求婚使我那麼胆戰心驚；我只能哭了起來。這些眼淚他認為是感激的表示，因為他告訴我，他一直相信我聰明、明理、敏感，可是直到他確切知道我怎樣在生活以後，他才不猶疑的採取了這個決定。其次他問了些關於你的問題，說他聽說你是一個重道德的人，說他不願意欠你的債不還，問我五百盧布不夠償還一切你為我化的錢？我回答說你對我的情誼決不是錢能報答的；於是他嚷道，我說的全是瞎話；他說我顯然還太年青不可以讀詩；說那種浪漫詩歌會使年青的姑娘墮落，說書只能敗壞道德，在他那方面，他不耐煩看書。『你應當活到我這麼大』他又說，『然後你才會看出人是什麼樣。』他要求我對他的求婚要慎重的考慮——說他不願意我對這麼重要的事情馬馬糊糊，因為缺乏思考和性急常常毀掉沒經驗的年青人，可是他希望得到圓滿的答覆。『要不然』他說，『我沒有別的辦法，只好隨便娶一個莫斯科商人的女兒，好實行我的誓言取消我姪子的承繼權。』然後他硬塞五百盧布在我手裏——他說給我買糖吃的——他結束道，在鄉間我會長胖，胖得跟一個炸麵捲或在牛油裏滾的乾酪一樣；說現在他非常忙；他整天都忙着做事，他是抽空

來看我的。最後他走了。很久很久我坐着沉思。我心裏的悲痛雖然大，可是我不久就得到一個決定……我的朋友，我要跟這個人結婚；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答應他的求婚。是誰能把我從卑賤中救出來，恢復我的好名譽，使我解脫未來的貧窮、缺乏、和不幸，他就是能這樣做的一個人。對於將來我還能希望什麼呢？我還能向命運要求什麼呢？希陀拉說一個人永遠不可以失去自己的幸福；可是，我問她，在我這樣的環境中什麼叫幸福呢？總之，我不見另外可走的路了，親愛的朋友。我覺得沒有別的辦法。我做女紅做得毀壞了我的健康。我不能永遠這麼工作下去。我到社會上去做事嗎？不行；我已經憔悴得只剩下愁苦的影子，什麼都做不了。我天生多病，我只是別人的累贅。當然這婚姻並不能把我帶到樂園去，可是另外還有什麼辦法，我的朋友——還有什麼辦法？還有什麼別的路可以選擇？

我沒有預先徵求你的意見，那是因為我要獨自考慮這件事。然而，現在我告訴你的決定是不能變的了，我正要通知卜維科夫本人，他催我不管怎樣要快一點答覆，由於（照他所說）他的事務不能等，也不允許他在這兒逗留很久，因此事情不能耽擱下去。只有上帝知道我會不會幸福，可是我的命運在上帝手中，在他那不可測的手中，我就這樣決定了。人家說卜維科夫有仁慈的心腸。至少他會尊敬我，也許我將來也會尊敬他。從這種婚姻還能

奢望什麼呢？

我已經把一切都告訴你，瑪卡·阿歷克塞維奇，相信你一定會了解我的苦衷。然而，別想改變我的意思，因為你一切的努力會沒用的。多想一想；在你心裏估量一下那使我採取這一步的一切。起先我極苦惱，可是現在我安靜些了。等待我的是什麼，我不知道。凡一定要來的事情是一定要來的，隨便上帝怎樣安排吧……

卜維科夫正巧來了，所以我沒法寫完這封信。此外我還有許多話要跟你說。卜維科夫已經到了門口……

九月二十三日

我心愛的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我趕忙給你寫回信——我忙着向你表白我極度的驚奇……我順便提一下，昨天我們埋了可憐的高希科夫……是的，卜維科夫的舉動很高尚，你不選擇的答應了他。一切事情掌握在上帝手中。是這樣的，什麼事情都有個定數；神聖的造物主的意旨是既善良又難

於推知，至於命運也是一樣，那是上帝的事……希陀拉會分享你的幸福——因為，當然，你會幸福，解脫困難，我愛，最親愛的，我甜蜜的安琪兒！可是事情何必這麼匆忙？唉，當然——卜維科夫先生的事情忙。只有沒有事情可做的人才會不忙着料理這種事情。卜維科夫先生離開你家門的時候我看見他一眼。他是一個相貌堂堂的人——很漂亮的人。其實我當時若是不慌亂，我最該注意的不會是他的相貌……將來我們還能互通信嗎？我一直奇怪了又奇怪，你怎麼會把你所做的全說出來了。想想看我剛剛抄完了二十頁稿子，這件事就發生了！……我猜想你現在能夠買很多東西——買鞋，衣服，和種種東西吧？你記得我常常講到的哥羅克霍瓦亞街的那家舖子嗎？……可是不。你現在不應該出遠門——決不該出遠門，千萬別出遠門。現在你可以去買很多，很多東西，再買一輛馬車。現在天氣很壞。天下着傾盆大雨，這是一種浸透皮膚的雨——你會着涼，我的愛人，寒冷會鑽到你的心裏去。既然有我在這兒隨時可以供你差遣，那你何必因了害怕那個人反倒叫自己去冒險呢？一定是希陀拉說有無限的幸福在等待你吧？她是個多嘴的老太婆，分明打算毀滅你。最親愛的，今天晚上你不去作彌撒？我願意到那兒去會見你。是的，卜維科夫說你是個賢淑、聰明、有感情的女子，他倒說的是實話。不過，我以為他還是娶一個商人的女兒好得多。今晚天一黑，我

打算來跟你一塊兒坐上個把鐘頭。今天晚上天黑得早，所以不久我就可以跟你在一塊兒了。是的，不管怎樣，我要來跟你談個把鐘頭。現在，我猜想你正在等卜維科夫，可是我會等他走後再來。最親愛的，那麼在家等我吧。

瑪卡·傑渥式庚。

九月二十七日

親愛的瑪卡·阿歷克塞維奇：

卜維科夫剛才跟我說我至少得有三打麻布罩衫；所以我得馬上去找女裁縫來先作兩打，因為時間太急迫了。實在，卜維科夫先生爲了要趕做衣服很發一陣脾氣，因為離結婚只剩五天了，婚後第二天我們就得動身。他老是催，說不應該把時間浪費在瑣屑事情上。我非常疲乏，累得我站都站不住了。還有那麼多事情要做，也許，頂好索性不做！此外，我還沒有金色的或別的花邊，所以這又是一樣要買的東西，因為卜維科夫說，他不能讓他的新娘像個廚娘似的，而且，正相反，她得是『女人中頂招人愛的一個。』這是他說的話。因此，我拜託

你到奇芬太太那裏去，她住在哥羅克霍尼亞街，請求她，第一，派幾個女裁縫來，第二，麻煩她親自來一趟，我實在病得不能出門。我們新搬的房子很冷，又非常的凌亂。同時，卜維科夫有一位姑母，老態龍鍾，也許會在我們離開以前死去。然而，他自己說這沒什麼關係，說她的病不久就會好起來。他還沒有跟我住在一塊兒，我只得東奔西跑的找他。只有希陀拉供我使喚，還有卜維科夫的聽差也幫着料理樣樣事情，可是這三天他已經不在了。每天早上卜維科夫出去辦事，發脾氣。昨天他甚至跟警察惹了半天麻煩，因為他打這所房子的管理人：……沒有人替我送這封信，所以我只好郵寄了……唉，我差一點忘了最要緊的一點——就是我希望你去告訴奇芬太太說我要金色的花邊跟昨天的花樣配合得起來，要是她能隨身帶一種新花樣來那就更好了。要跟她說關於緞子我改了主意，我要用絲線繡成的刺繡；各件衣服上也要用那種刺繡架上的刺繡繡些花樣。你聽清了嗎？要刺繡架上的刺繡，不要平滑的那種。別忘了要刺繡架上的刺繡。還有一件事情我差點忘了：那件毛皮大衣的邊必須凸出來，領子要用絲帶鑲邊。請你告訴她這些事情，瑪卡·阿歷克塞維奇。

你的朋友

巴·陀。

附白：——我用這些事情來麻煩你真是難爲情！你爲我奔跑，這算是第三個早晨了。可是我另外還有什麼辦法呢？這兒到處都亂七八糟，我自己又生病。別生我的氣，瑪卡·阿歷克塞維奇。我覺得多麼難過！親愛的朋友，親愛的，仁慈的，老年的瑪卡·阿歷克塞維奇，我會變成什麼樣？我不敢細看我的將來。不知什麼緣故我覺得害怕。我好像在迷霧中過活。不過，爲了上帝的緣故，別忘了我拜託你的事情。我真怕你會弄錯一樣！記住每一樣東西都要刺繡架上的刺繡，不要平滑的那種。

九月二十七日

我心愛的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我小心的辦妥了你的差遣。奇芬太太跟我說她自己也想用刺繡架上的刺繡，因爲這樣更合適一點。（然而我沒有完全聽清她說的話。）她也跟我說，因爲你在信裏給了一定的方針，她是順從那方針做的，（然而我還是記不清她說的話——我只記得她說了很多

話，因為她是一個最討厭的老太婆。）這些話她不久還要親自向你說一遍。我自己呢，我覺得非常疲倦，今天也沒到辦公室去……最親愛的，別對將來失望。爲了解決你的困難，我願意跑遍聖彼得堡的每家舖子。你信上說你不敢展望你的將來。可是今晚七點鐘，你會知道一切，因為奇芬太太會親自來看你。存着希望吧，樣樣事情都會安排好。當然我指的是那些可詛咒的奢侈品，那些綉邊和裝飾！我要是看見你我會多高興，我的安琪兒！是的，我會多高興！我今天已經走過你的家門兩次。不幸，這位卜維科夫的脾氣那麼大——那麼，事情是註定了的。

瑪卡·傑渥式庚。

九月二十八日

我最親愛的瑪卡·阿歷克塞維奇：

爲了上帝的緣故到珠寶店去，告訴他說，還是不要用真珠和綠寶石作耳環了。卜維科夫先生說那太費錢了，說那會在他口袋裏燒出一個真正的洞來。實際上，他又發脾氣了，說

他遭了搶劫。昨天他還說，要是他知道，要是他預先看出來要化這麼多錢，他再也不會結婚。他又說，他本心只要簡簡單單的結婚，然後就動身走。『你別希望有什麼舞會，或大請其客，因為我們的快樂日子還縹渺得很呢。』這就是他說的話。上帝知道我並不需要這些，可是至少卜維科夫從前不反對這些。對這個問題我沒有回答他，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容易生氣的人。我會變成什麼樣，什麼樣？

巴·陀。

九月二十八日

我心愛的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關於珠寶的事已經辦妥。不幸我要說我自己也病了，不能從床上起來。正有那麼多事需要我作，我却着了涼，糟糕！我還要告訴你，禍不單行，大人變得嚴格起來。今天他斥罵艾密里亞·伊凡諾維奇，直罵得那可憐蟲十分難堪。這是我所有的新聞，不對——還有一件事情我願意告訴你，可是怕招你不高興。我是一個單純粗笨的人，只會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你的朋友

瑪卡·傑渥式庚。

九月二十九日

我的巴巴拉·阿歷克塞夫娜。

最親愛的，今天我看見希陀拉，她告訴我明天就要結婚，第二天就動身走了——維科夫已經雇好一輛郵車……關於大人的事情我已經告訴過你。我也查核了哥羅克霍瓦亞街那家舖子的賬單。並沒有錯，可是很長。爲什麼維科夫先生對你那麼不客氣？可是你得高興一點兒，我的愛。我高興，只要你幸福我就高興。我本想到禮拜堂參加你們的婚禮，可是我腰痛也許去不成了。我本來還想把結婚儀式詳細寫下來，可是沒有人會來告訴我詳細的情形……是的，最親愛的，你做過希陀拉的好朋友。你待她很仁慈，很仁慈。爲了這一類善行，上帝會賜福你。行好事永遠不會沒有報酬，也不會有了美德却永遠得不到神的正義的酬賞，那只是早晚的問題罷了。我還有很多話要寫給你。我可以把每個鐘頭，每一分

鐘，消聲在寫信上。真的，我能永遠給你寫下去！你的書有一本白爾金的故事，還在我這兒。我求你不要拿走，留給我保存着吧。不是因為這本書本身的緣故，我要念它，而是因為冬天就要到來，晚上又長又淒涼，一個人至少要念點兒什麼。你知道嗎，我就要從我現在住的地方搬到你原來住的那個房間去，這是我故意從希陀拉那兒租來的，因為我再也不能離開那個好心的老太婆了。況且，她做事又那麼出色。昨天我查看你的繡花架子，架子上還有活計繡着呢。它沒有搬動，仍舊在那角落裏，然後我又細看活計的本身，那兒還剩下幾塊碎布，看見你用我的一封信作線軸來繞你的絲線。我又在桌子上找到一片紙，上面寫着：『我最親愛的瑪卡·阿歷克塞維奇，我忙着——』就寫了這一點。顯然在要緊關頭有誰打斷了你。最後，屏風後面放着你的小床……啊，我最愛的愛人啊！……好了，現在再見吧，現在再見吧，可是爲了上帝的緣故給我一封回信！

瑪卡·傑渥式庚。

九月三十日

我心愛的瑪卡·阿歷克塞維奇：

什麼都完了！命運已經決定了！我不知道我的命運給我準備着什麼，我只有順從上帝的意旨。那麼，明天我們就要動身了。我最後一次向你道別，我寶貴的朋友，我的恩人，我親愛的人！別爲我悲傷，高興的活下去吧。要時時想着我，願全能的上帝祝福你！我自己呢，我要常常掛念你，在我祈禱中回憶你。就這樣，這段時期算是結束了。在我們新生活中，我只有從往事的回憶中尋取些許的安慰了。因此，我將更珍愛我對你的回憶，你在我的心裏越發親切了。在這兒你一直是我唯一的朋友，在這兒只有你愛我。是的，我已經看見一切，我已經明白一切——我自始至終知道你多麼愛我。我的一笑，我筆下的一劃，都能使你快樂……可是你現在務必忘記我……你會多麼孤獨啊！我的仁慈的，寶貴的，唯一的朋友，你何必還往每這兒呢？遵照你的意思，我留下那本書，繡花架子，和那封我剛剛開頭寫的信。你看到那封信開頭的幾個字就可以隨你的心意暗自讀出你願意聽的一切話——我雖然喜歡照那樣寫，現在却不能再寫了。要時時想念十分愛你的可憐的小巴拉。你所有的信我留在希

陀拉的衣櫃頂上頭一個抽屜裏……你信上說你病了，可是今天卜維科夫先生不准我離開這間屋子；所以我只好寫信給你。不久我也要再寫信給你。我答應你。可是只有上帝知道我什麼時候才能寫……現在我們得互相道別了，我的朋友，我的愛人，我的親人！是的，這必定是永別！唉，要是我現在能擁抱你有多麼好！再見，親愛的朋友——再見，再見！祝你永遠安好和幸福！我永世爲你所禱。悲傷壓得我的心多麼痛啊……卜維科夫先生在叫我了……

永遠愛你的

巴。

附白：——我的心氣悶！氣悶得要哭出來！悲哀緊緊扼住我，把我撕得粉碎。再見。我的上帝，多麼傷心！

不要，不要忘記你可憐的巴巴拉！

心愛的巴巴拉——我的珠寶，我寶貴的人：

現在你差不多要上路了，你現在正要動身了！與其他他們從我這兒把你帶走，還不如讓

他們從我胸膛裏把我的心挖出來的好！你怎麼能答應呢？你哭，可是你還是走了！就是這一會兒我收到你的一封沾滿淚痕的信！這一定是你不願意走；這一定是違背你的意願，你被拐走了；這一定是你爲我難過；這一定是——是你愛我！……然而現在你在怎樣過活？你的心不久會變得冰冷，厭倦，憂鬱。悲哀不久會吞蝕你的生命，悲哀不久會把你的心撕成兩半。是的，你會死在你住的地方，會葬在寒冷潮濕的泥土裏，沒有一個人哀悼你。——維科夫先生獵他的野兔去了！……唉，我的愛，我的愛！你爲什麼會這樣決定的？你怎麼能讓自己走這一步；你是怎麼弄的，怎麼弄的？不久他們會把你送到墳墓裏去；不久你的美麗會被沾污，我的安琪兒。唉，最親愛的人，你弱得跟一根羽毛一樣。這一陣子我到哪兒去啦？我一直怎麼想啊？我一直把你看作一個害頭痛病的頑皮小孩子。我是傻瓜，我看不見也不明白我的行動，不管對還是不對，就像這件事情跟我沒關係似的。是的，我光爲衣飾去奔走了！……唉！可是我要從我床上起來。明天我要起來，康健硬朗，重新做人！……最親愛的，我寧願把我自己投到一輛過路的車輪子底下也比你讓我這樣走了的好。憑什麼理由事情弄到這步田地呢？……我要跟你一塊兒去；要是不帶我去，我要在你馬車後面追——是的，我追，一直追到精疲力盡，一直追到我斷了氣。你知道你要去的是什麼地方嗎？也許你不知道，要

問我吧？你前面騎着大草原，光禿得像我的手掌一樣的大草原。那兒只住着些無情無義的老太婆，粗野的農人，和醉漢。那兒的樹已經脫光了樹葉。那兒只有淫雨和寒冷。你爲什麼到那兒去？維科夫先生在那個鄉村固然有他的消遣——他能去獵野兔，可是你自己呢？你願意只作一位女地主嗎？不能看看你自己，我的天使。你在哪一方面適合這種角色？你怎麼辦呢？我將給誰寫信呢？這些信我寄給誰呢？我叫誰『我的愛』？我向誰用這個親愛的名字？我又到哪兒去找你？巴巴拉，你走了我就會死——我一定會死，因爲我的心受不了這種淒涼。我愛你就像我愛上帝的光一樣；我愛你就像你是我的親生女兒一樣；對你我供獻了我全部的愛，單只爲了你，我才活着；只因爲你在我身邊，我才工作，抄稿子，藉了友誼的信件把我心中的話傾訴在紙上。也許這些你全不知道，可是的確是這樣的。那麼，我的愛，你怎麼能讓你自已離開我？不，你千萬別走——這是不行的，這是萬萬不行的，這是絕對不行的。雨會淋你，你那麼弱，會着涼的。大水會擋住你們的馬車。那輛馬車一出城門就會散了，決不含糊的散了完事。這兒，在聖彼得堡，馬車造得很蹩腳。是的，那些造馬車的人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是偷工減料的工匠，他們能造一輛玩具似的馬車，可是造不出經久耐用的東西來。是的，我發誓他們造不出經久耐用的東西來……我只能到維科夫先生面前跪下來，告訴他

一切，跟他講理，告訴他你非留在這兒不可，決不走。唉，他爲什麼不跟莫斯科商人的女兒結婚呢？現在讓他去跟她結婚吧。她配得上他，那原因我知道得很清楚。然後我留下你，因爲他跟你什麼相干，這位維科夫先生？爲什麼忽然他在你心裏變得那麼可愛？是不是因爲他能給你買奢侈品？那些東西算得了什麼？那些東西有什麼用？那些東西全是廢物。人得把人的生命看得比裝飾品寶貴。但是，我一領到下月份的薪水我就給你買一件新大衣。我要到一家我熟識的舖子裏去買。不過，你得等到我下月發薪的時候，我的安琪兒巴巴拉。唉，上帝我的上帝！想到你現在居然跟維科夫先生一塊兒到大草原去——你這一走永遠不回来了！……不行，不行，可是你一定要給我寫信。你動身時一定要給我寫一封信，就算是你最後一封信也罷，我最親愛的。可是，難道那就是你最後一封信嗎？這件事怎麼來得這麼突然，這麼無法挽回，難道這封就是你最後一封信嗎？不行，我要寫，你也要寫——是的，現在我正在改良我的文體。文體？我不知道我在寫什麼。我永遠不知道我在寫什麼。我沒法知道，因爲我從來不重讀一遍我寫的東西，也不修改文詞。現在我在寫只是爲了要寫，想在我這最後一封信裏盡量多寫一點……

唉，最親愛的，我的寶貝，我一個人的愛人……

附
錄
(法龍譯)

這就是名聲。

—

他不打算幹那職業，可是他爲那職業受過訓。將來，他的一生工作是文學，而不是工兵學。可是他却被膠着在服務中。儘管他現在做了政府僱傭的製圖員，除去從領地上得來的微少的，不定的收入以外，有了小小一筆薪水，可是他的境况還是跟以前一樣不安穩。冬天的一部分，他跟一個朋友，一個名叫列森坎普夫的開業醫生，同住在一處。密海爾照這樣安排是希望着那生活有秩序的德國人會對他弟弟生一種鎮定的影響。這同居沒經過多

●這是從A·雅莫林斯基著尼恩托也夫斯基傳第四章中摘出來的。——譯者。

●尼恩托也夫斯基的哥哥。——譯者。

久，沒達到所求的效果就拆散了。

跟從前一樣，宋思托也夫斯基從手到嘴的生活着。錢從家中寄到——對於莫斯科的家中情形他還是模模糊糊——是一件大事。他的語聲有了勁頭，他的脚步變得輕飄飄。他還清債主的賬，他大吃大喝，他打台球打紙牌試一試運氣。可是歡樂的生活過不了一兩天，他就只好又回去吃那靠欠賬或是向朋友和高利貸者借錢買來的麵包和牛奶。大概就是在這時期，他漸漸極親切地熟悉了這城中的下等酒店，注意到他從沒注意過的這自然舞台的詳情，注意到那些氣味和聲音，比方，燒好的肥肉和油膩的桌巾的臭味，呼喚堂倌的喊聲，台球相碰的聲音，不唱歌的夜鶯啄着籠底的響聲。

宋思托也夫斯基早就有意把遺產中他自己的一份折合一大筆價錢出讓，可是監護人不睬理他的意思。有時，他的盧布中有少數跑到醫生的病人們口袋中去了，他們大半是窮人。宋思托也夫斯基很受他們的吸引，跟以前受他小時住過的慈善醫院中的病人的吸引一樣。他在候診室逗留不去。他拉他們出來喝茶。他研究他們。他讓自己沉浸在這些不名一文的，疾病纏綿的人們所過的那種苦惱的，不正常的生活中。這就是他筆下的材料。講到

●意思是「沒有隔夜的糧食」或「不知節省」——譯者。

他自己，他可不滿足於貧窮下去。他對於發財，心中滿是偉大的計劃，一半是商業的計劃，一半是文學的計劃。他要跟密海爾和一個朋友合譯一本歐日勒·緒的動人作品，由他自己出版，收回四千盧布的利潤。要不然他們靠了印行一部席勒的俄文全集也可以發財。這些精美的作品一定有羣衆！其次還有喬治·桑和巴爾扎克的著作可以翻譯。他希望他譯的歐日尼·格蘭代至少可以賣得一百盧布，可是他沒有現錢來付譯稿的清抄費。只要密海爾肯爲這場借給他十個盧布就好了。他憑奧林匹司憑他剛剛寫完的戲劇，憑他將來的上髻，賭咒道，他哥哥將來會得到一半的收入。人因了缺少幾盧布的餌就

● Eugène Sue (1804—1857) 法國小說家——譯者。

● Schiller (1759—1805) 德國思想激進的大詩人兼劇作家，與歌德齊名——譯者。

● George Sand (1804—1870) 本名 Lucile-Aurore Dupin，法國女小說家，愛慕田園，富于理想。

——譯者。

● Honoré de Balzac (1776—1850) 法國寫實主義小說家，著有『人類喜劇』近百本——譯者。

● Eugénie Grandet 是巴爾扎克的『人類喜劇』中關於外省人物描寫部份的一本傑作——譯者。

● Olympus，山名，在希臘，據希臘神話，宙斯等十二個大神住在這山上——譯者。

會很容易地失敗于釣起一筆財產。結果這譯文在一個雜誌上找到了一個地位，別的全都落了空。然而，繙譯似乎仍然是一條到安樂去的路。密海爾得繼續繙譯席勒的唐·卡洛司；由他們自己印行，由他寫一篇序，由密海爾寫一首詩獻給那戲劇家，一定會成爲成功的一擊。其次，寫劇本也可以弄到錢。何不輕輕巧巧趕寫一本風行的鬧劇？可是，不，靠文學驅飯吃的人是該詛咒的！他只能寫得值得一寫的，而且要寫得儘量好。

做官對於他就跟以前的學校那樣討厭。它實在叫人受不了。他把它比做一頓番薯飯。他只忍受了八個月，就講到退休是不可避免的結局，而且這一年還沒過完，他就提出了辭呈。他爭辯道，爲甚麼要荒廢一個人的最好的歲月？況且，他正奉派到外省的一個職位去。離開彼得堡他還能做甚麼？他將來怎樣維持生計，倒不使他擔心。他總會找到乾麵包片吃的。

他所採取的步驟立刻奪了他的的一個有品位的，有升遷機會的地位和一份數目雖小却靠得住的薪水。他知道他得在莫斯科親屬的眼中，尤其他那身爲監護人握緊了錢袋的繩子的妹夫眼中，證明他自己的行爲正當。他提出辭呈以後過了十天給卡列賓一封信，

說道他爲了債務不得不辭職。他已經奉派到一個遙遠的地方；爲了拯救他那身爲官員的名譽，不得不在離開彼得堡以前還清他債主的賬。他說他的債務總數是一千五百個紙盧布，其實他老老實實告訴密海爾說債務不過八百紙盧布，其中一大部分是他欠房東的賬。他租了一連四間相當華貴的屋子，因爲他喜歡面子上裝着是房主人，可是爲要省木柴，只佔據了一間。他的景況要命得很：他沒有衣服，沒有食物，不久就要弄得睡到喀山大教堂的柱廊上去了。既然他沒有一個人可以指望，他自己的兄弟們都準備着不付給他他應得的款子，那他還有甚麼路可走？卡列賓最後必得向他的要求讓步：給他一大筆錢，算是預支了他在遺產中應得的一份。五百盧布付現款，其餘五百按月攤付，他就滿足了。然後他還清他的債務，重新開始生活。他在信的末尾還威嚇道，要是他的呼籲仍舊得不到回答，他就要把領地中他的一份賣給外人。

卡列賓，毫不動心，忠告他撤回他的辭呈。於是宋思托也夫斯基承認他的辭職也許做得鹵莽，可是宣佈道，他情願到負債者的監牢裏去腐爛——他告訴密海爾道他不得不連褲子也沒得穿地到監牢裏去——也不願在事情沒頭緒以前重去做官。講到他在遺產中一份折價出讓，現在簡直是他的責任，因爲將來會有這樣的空話，他既然成爲一個游手

好聞之徒，也許會變成家庭的負擔。不管怎樣，他是最後一次寫信了。

卡列賓又送了忠告來，却沒有錢。關於他的被保護人的貪心，他還說了幾句難聽的話，而且批評他的文學野心，勸他別讓莎士比亞迷住，莎士比亞其實只是個「肥皂泡」罷了。朵思托也夫斯基回了一封信，他對密海爾描摹這封信做「尺牘體的辯論文中的一顆寶石」。他吩咐卡列賓各管各的事，他的欠債只怪充斥于彼得堡的那些放債的驕子，而且突然向這個他懷着說不得的意見的人開誠布公地講道，生活的探索一方面成爲他的專門的研究，一方面成爲消遣了。信末，他定了他到時必得拿到錢的固定日期。這日期過去了，卡列賓那兒連個字也沒有來。

同時，他的辭呈批准了——在一八四四年十月十九日。他在他的繩子的盡頭了。『我孤苦伶仃了』，他給卡列賓寫信道，『沒有希望，沒有幫助，聽憑一切災難的擺佈，赤身露體，乞討，恥辱，丟醜……』除去這一切以外，他病了。歸根結蒂，難道卡列賓還不同意那辦法嗎？那辦法是他的救星。它甚至可以使得他重去做官。要是手頭沒現錢，爲什麼不借呢？請卡

●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英國的一個名滿天下的戲劇家——譯者。

● 意思是「他陷入絕境了。」——譯者。

列賓爲了上帝的緣故至少就他將來可望得到的財產寄一份說明書來，他好拿給他的債主看。要是他得不到錢，他只有把他的一份領地轉讓給那些他欠着債的驢子。他跟他妹夫的這些交涉加強了他對他妹夫的一切不快的印象。『卡列賓喝酒，咕——啣，咕——啣，牛飲着伏特卡，』做着有品位的官，信仰上帝。』這是他爲密海爾畫的這人的小型素描。

雖然最後，過了好幾個月他纔收到那五百盧布，他却沒有去坐牢。他愛好誇張，而且由于他錢袋的可悲的情況就跟由于他身體的可悲的情況一樣很容易沮喪。然而，當他的辭職在他二十三歲造成他一個自由人的時候，他景況的的確確是黯淡的。他是在頂頂凶惡的預兆下開始生活的。

二

在他一切困苦中維繫他勇氣的是一個大希望。當他向卡列賓炫耀他的窘困時，他寫信給密海爾說，他正在完成一個長篇小說。這是一個靠得住的固定的東西。他要把它賣給一個雜誌，或者，頂好他自己用他希望監護人會寄來的錢的一部分出版它。可是等到許久

●Vodka，俄國一種烈性麥酒。——譯者。

以後他真得到那渴望着的五百盧布，那筆錢却還不夠還賬，於是出版這本書就成了問題。況且他寫這小說的時候雖然這小說使他很滿意，等到剛一寫完他却決定全部重寫了。他剪裁，他補充，他潤飾。一直到第二年的三月間，他纔認爲這工作做完了。到了那時候，把這小說印成書的形式，季節可已經太遲了。那麼他廉價讓給一個雜誌嗎？照他告訴密海爾的話，他寫作不是爲了光榮，而是爲了麵包。倒不是說，他爲了錢就偷工減料。他要追隨普式庚，果戈理①的腳步。那些無與倫比的巨匠對於他們的紀念碑一樣的著作是有把握的，對於他們的金錢也一樣。不，他要勒緊褲帶，給自己武裝了忍耐，即使非借債不可也要留存三百盧布，等到秋天一到人們回到城裏來飢餓地尋求新的東西，他就要賭他的最後機會，自己印行那東西，要麼傾家蕩產，要麼賺一大堆的錢。要是那小說失敗，他大概會上吊。他結束這封信時，告訴他哥哥他正在讀着一篇東西，講到德國的死在貧困中的，自殺的，或是發瘋的藝術家：『我仍舊胆戰心驚。人非做江湖氣的騙子不可。』

五個禮拜的惱人的苦悶過去了，逼得他下了新決定。他現在顯然跟他的老同學葛里

① Pushkin (1799—1837) 俄國的大詩人兼小說家，世稱『俄國文學之父』——譯者。

② Gogol (1809—1852) 俄國寫實主義小說家的第一人。——譯者。

高樂維奇分享着兩個房間和一個廚房。他們親自照料茶炊，燒他們的飲食。飲食常常極粗淡，有時只是麵包捲和苦咖啡。至少他有足夠兩年穿的衣服。爲出版那本書積存起來的錢已經用光了。況且，見聞廣博的人向他擔保說，由他自己來印行那小說，一定是賠本生意。所以，他要把稿子投到 *Otechestvennye Zapiski*（『國民記錄』——作者原註）一本有着二千五百份廣大銷路的月刊。要是這東西被接受了，他的前途就得到了擔保。他有着不久以後會增加他的名聲三倍的種種新思想。他已經放棄孩子氣的事情。他不寫作的時候就看書。他能夠清楚地覺得他的心在擴張，他的力量在生長。他已經修改他的小說，使得它更好。他向密海爾擔保道，這絕對是最後一次的修改。他不再去碰它了。要是這本書被接受了，他會有心情有時間來從事繙譯緒和席勒。要是它被拒絕了，他大概會把他自己拋進尼瓦河。

宋思托也夫斯基的進入文壇是一個天然的鬧劇，在那種鬧劇中他的藝術和他的生活都很豐富。歸根結蒂，窮人的原稿並沒有放上『國民記錄』的編輯的書桌。大概由葛里高樂維奇經手的罷，究竟怎樣可還不大清楚，這原稿却跑到一個激進的，異常活躍的年青

人手中去了，這人那時比一個文丐好不了多少，可是他那兩肩之上却有一個健全的，事業的頭腦：阿薩克塞·聶克拉索夫。還是在學校的時候，宋思托也夫斯基就已經看過他的第一本詩集，一本紅封面的薄薄的小書。現在這人是個小規模的出版家，正在爲他計劃印行的一本雜誌尋求稿子。在這件事業中，他得到白林斯基的幫助，白林斯基是當代知識份子的仲裁人。這位批評家在他周圍聚合了一羣年青人，他們形成所謂「西歐派」的核心。大部分上流社會的子女們在那反動時代是自由主義者，反對尼古拉一世的專制政權，夢想着一個用西歐的形式重建起來的俄國。

歸根結蒂，窮人裏面有沒有甚麼可以使得有白林斯基的眼光的批評家垂青的地方？那麼多事情依靠着這故事的命運！宋思托也夫斯基對於他的作品的一切信心不能鎮定他關於這書會有什麼結果和他自己會有什麼結果的恐懼。晚春預報了北方的短短的、明亮的「白夜」。宋思托也夫斯基在知道聶克拉索夫拿着他的小說以後，坐臥不寧，就離

① Alexey Nekrasov (1821—1877) 俄國的思想激進的，描寫農民的詩人。——譯者。

② Belinsky (1811—1848) 俄國前進批評家，當時俄國思想界的權威。——譯者。

③ 當時俄國思想有兩大派，西歐派主張西歐的唯理主義和進步主義，斯拉夫派擁護國粹。——譯者。

開他的房間跟一個早先的同學同過了一個夜晚。他們在一塊兒重讀着果戈理的死魂靈來消磨時間。采思托也夫斯基回到家，天差不多亮了。

夜色太好，睡不着。他開了窗子，坐在窗邊，呼吸着那溫和的，擾人的空氣。忽然鐘響了。那是四點整。門開了，聶克拉索夫和葛里高樂維奇手挽手衝進來。他們跑到那驚呆的守夜者的面前，拿他們的手臂摟着他。他們好像要落淚了。從他們的不連貫的話語中，采思托也夫斯基好容易才聽懂：他們在傍晚開始看窮人，他們整夜看它，它把他們激動得那麼深，所以他們得立刻來看作者。假定他們發現他睡着了？他們會叫醒他。他們非告訴他不可。

這兒是有味的，值得紀念的一個鐘頭。他們談天，不但談到他的小說，也談到真理和詩歌，他們引用果戈理的話，每一回談到後來總是談到白林斯基。白林斯基……白林斯基：聶克拉索夫搖着這青年作家的肩頭，答應他道：白林斯基準在今天看到那篇故事。隨後他們離開他，荒謬地命令他睡覺。葛里高樂維奇躺在隔壁的躺椅上，聽見他許久許久走來走去。起初，白林斯基不信他的編輯同人催他注意的『新果戈理』。過了兩三天他纔拿起原稿來。可是他也坐着一整夜，看完了它。到了早晨他哇啦哇啦地叫人去請作者來。於是采

● White Night, 采思托也夫斯基的一篇短篇小說的題名，這裏的借用跟那小說的內容無關。譯者。

思托也夫斯基給帶到這位大批評家的面前。這瘦弱的人的口氣和態度有點莊嚴。宋思托也夫斯基雖然戰戰兢兢，却還能夠辨出這莊嚴的性質。這不是一個擺架子的，自以爲了不起的人的莊嚴，而是一個嚴格正直的人要說嚴肅有力的話時所採取的莊嚴。宋思托也夫斯基實際聽到的話是他自己寫了一本偉大的書，這本書達到了超過作者自己的把握力以外的深度。白林斯基一面說下去，他的激動一面增高，他的聲音在這種機會通常變得尖銳，同時他那假裝的尊嚴化成了熱烈。

宋思托也夫斯基從這會談中陶醉地出來。他在街頭站定眺望着阿尼契科夫橋，白林斯基就住在橋的附近，而且呆望着明朗的白晝，天空，不知不覺的行人。在他一切的夢想中，他從來沒向自己描畫過這樣的事情。他整個身體被『胆怯的意氣揚揚』支持着。他配不上這光榮，好，那麼，他要叫他自己配得上。他還會變成那神聖的圈子裏的一部份，而白林斯基是那圈子的主人。他要忠實。這是他以前其實連以後也永遠沒有再經歷過的最偉大的時刻。

這種昂揚的情緒不能支持多久。一個有他那樣不穩定性格的人不得不遭受那隨濃重的興奮而來的沮喪。此外，有着足夠的煩惱來抵銷那些興高采烈的時光。夏天帶來了暫短的休息，這休息是用旅行的方式到列瓦爾①去看望密海爾和他的夫人。他有兩年沒看見他們了。他走海路回到彼得堡，當船經過喀琅斯塔德②和京城中間的一段水路時，他痛感到精神的疲乏，還混雜了不少肉體的衰弱。他害了暈船病。他淒涼地想到他無限期地離開了他的兄嫂，他們雖然景况不好，却能互相安慰。污穢的小輪船攪着尼瓦河的河水，兩旁的平板無生氣的風景使得他厭惡的沮喪。從然，懼怕未來而且不願活下去的感覺壓倒了他。

他回到他那空虛的，奢侈的，沒付房錢的屋子，跟他的債主們短短地會談了一陣，買了紙筆，可是心緒那麼惡劣，他沒法下決心坐到書案旁邊或是去城裏拜訪一個朋友。要不是金錢上的困難分了他的心，他會給憂鬱病毀掉。可是那些困難擾亂他的工作，而它是那種必得慢慢成熟的工作。『多麼可憐，』他寫信道，『人得工作來維持生活！』不過，關於他的

① Revel, 城名, 愛沙尼亞的首都。——譯者。

② Kronstadt, 城名, 在芬蘭灣。——譯者。

憂鬱病甚至還有過這樣的說法：這病給了他那新小說兩個新思想和一個新鮮的局面，他正在忙着寫『化身』。這憂鬱病老是不痊愈。這也不單是因為他窮困，得靠借債過活。他常常是受這種心情折磨的人，這心情開始是沮喪，後來轉成冷淡和自暴自棄，接下去就成爲自己輕視自己，這是憤怒和絕望的平等混合物。

十月初，金錢方面的事情有了比較良好的開展。聶克拉素夫付了原定款項的一部，答應不久就清賬。他以往用一百五十個盧布買了這部小說，可是現在昧不過良心，又自動地加了一百盧布。這時，在出版以前，甚至在這本書在書報檢查官發還以前，這城裏已經有一半人在議論窮人了。葛里高樂維奇是他的自我任命的 *Claqueur*（法文：劇場中受雇爲伶人喝采的人——譯者註），他已經着手寫另一個作品，這也是一件大家都知道而且滿意的事情。他成爲白林斯基的圈子裏的紅人了。那矮小的人，在自居於長輩的慈愛中，忘了自己比朵思托也夫斯基矮，却對別人講道：『他是個小鳥，』同時伸出離地不過三尺的手補充道，『可是他有尖利的爪子。』白林斯基對他的熱愛，據朵思托也夫斯基告訴他哥哥的話，是由于這位批評家在他的作品中看見自己的觀念得到了證明。可是朵思托也夫斯基對於這事情的瞭解一點不能減少他的快樂，而且那時，他在火裏還有着另一塊鐵。●他

快要做一個諷刺刊物的編輯之一了，這刊物向這集團所不滿意的一切東西開好意的玩笑。宋思托也夫斯基爲這刊物計劃了一篇連載的東西，名叫『一個聽差關於他老爺的備忘錄。』那是個好計劃，意味着每月一筆很可觀的收入。

季節進行着，他給舉到了光榮的最高峯。他是巴納葉夫（Panayev）家的常客，那兒是白林斯基一派人喜歡常去的地方。在最初的眩迷中，他看不出那位主人的思想有什麼瑕疵。他熱烈地接受了白林斯基的思想，認爲舊制度的劫數已定，他們正站在新世界的門檻上。他也許不大清楚那新世界是甚麼樣子，可是他覺得在那兒所有的人，在一個新天地中會成爲弟兄，理性和基督徒的感情聯合統治着那世界。甚至在學校的時候，宋思托也夫斯基一定已經聞到過衆人討論的社會主義的香氣。而且他跟他們一樣崇拜喬治·桑。現在他給同一個湯瓢餵着。

他的名聲決不限於文學界。他說，他不論走到哪兒，總給看作一樣奇珍。每逢他開口，別人就輾轉相傳着，宋思托也夫斯基說了這個，宋思托也夫斯基想做那個。白林斯基愛他愛到發狂。新從巴黎回來的屠格涅夫，一個詩人，一個英俊，富有，感覺銳敏的貴族，變得愛上

● 意思是「他還有一件要務。」——譯者。

了他。他告訴密海爾道，要是他列舉他所有的成功，他的紙就不夠寫的。他會見許多很體面的人——事實上，他是在上流社會中。與杜葉夫斯基公爵懇求他大駕光臨。梭洛古勃親王扯着自己的頭髮，因為他沒法認得這個大家紛紛議論着的天才。事實上，這親王居然去拜望那位作家，努力誘引這奇才到他自己的，所謂的『獸苑』中來。這青年作家似乎給那尊貴的，饒舌的客人弄得慌亂起來。後者告辭時帶走了這樣的印象：那青年病樣，害臊，却又動人，有極多的持重和 amour-propre（法文：自尊心——譯者註。）

成功並沒有誘引采思托也夫斯基停頓在他的桂冠上。他有無窮無盡的思想。用一夜功夫，他寫了一篇共九封信的，完整的短篇小說，到早晨賣出去得了三十盧布。在屠格涅夫的房間裏把這小說高聲朗誦一遍，它引起了熱烈的讚歎。現在白林斯基覺得相信他了：他能把握各式各樣的主題。

他還是過着身邊沒錢的日子，當然，債務也沒還清。可是這再也不會弄他煩惱了。錢一定會來。一個編輯，聽到他的困窘，就求他賒臉收下一筆五百盧布的借款。他需要錢。他在文學界的地位固然高起來了，可也費錢得很。對於那些豐功偉業他或許喜歡稍稍誇口一點，

●屠格涅夫 (1818—1883) 俄國西歐派的小說家，與托爾斯泰和采思托也夫斯基齊名。——譯者。

就跟誇口他對那聰明美貌的巴葉納夫人的迷戀一樣。他心裏對這種騷亂其實是冷淡的。他宣佈道，屠格涅夫跟白林斯基合夥兒罵他過的生活沒條理。白林斯基用堂堂父輩的方式監督着他。『這些人，采思托也夫斯基寫道，『不知道怎樣表示他們對我的熱愛才好，他們全都愛我。』』

那登着窮人的雜誌，出版了。它在一八四六年一月十五日出現。那是當時文學界的大事。他告訴密海爾道，他向羣衆丟了一塊骨頭。讓那一羣人爲它去打架吧。傻瓜們使他成了名。他們給一本作者在其中完全抹掉了自己的作品驚得倒退。其次，他那分析的貼近，他那深入的探查，也有着新奇的地方。講到他自己那一派人，他們，連白林斯基也附和着，同意他超過了果戈理。『哥哥，我的前途，』他總結這件事情道，『是頂光明的前途。』

化身也出來了。他寫這本小說比他構思用的時間多，可是最後一段寫好和在『國民記錄』上登出來，這中間不過三四天的事情。窮人出版了兩個星期以後就登出來了。這篇小說，作者通知密海爾道，比窮人好十倍。朋友們宣佈這是一本天才的作品，自從死魂靈以後還一直沒有過這樣的東西。而且，這本小說賺回來有第一本兩倍那麼多的錢。事實上，大概六個月中間，他化了小小一筆財產。

360.00

新書預告

俄羅斯的暗夜

(回憶錄之一)

薇娜·妃格念爾著
巴·金譯

獄中二十年

(回憶錄之二)

薇娜·妃格念爾著
巴·金譯

重回人間

(回憶錄之三)

薇娜·妃格念爾著
巴·金譯

版初月五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有所權版
印翻許不

人行發

林文吳

所行發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八弄一路鹿蕪海上

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

所刷印

所刷印活生化文

書叢文譯

人窮

著基斯夫也托思朵

譯 穎 文

角三元九價定



57
59

